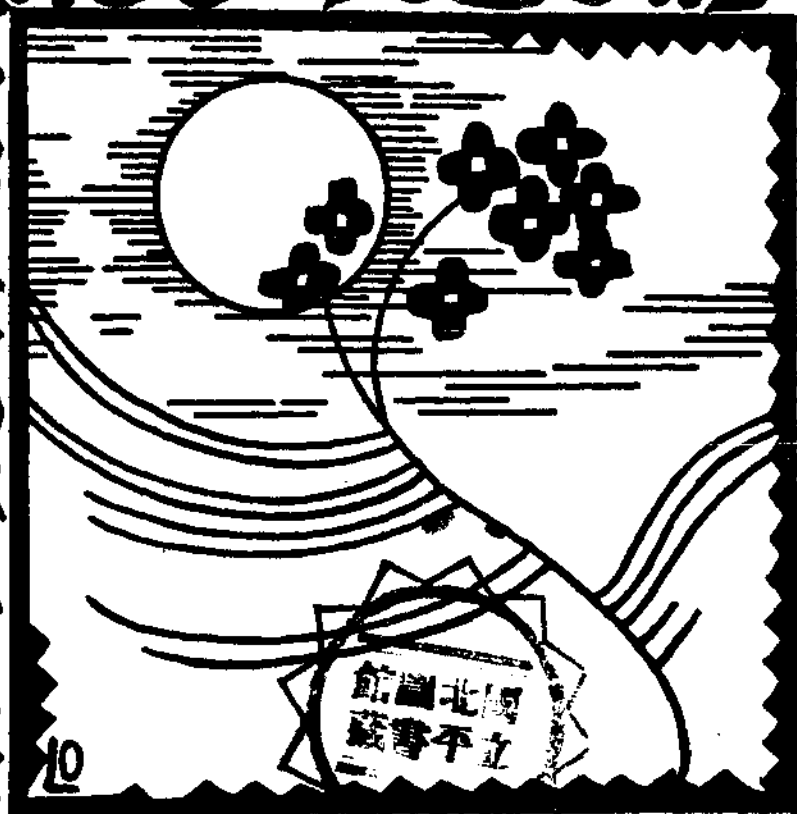


1935年11月

世界女文學



10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大中國 福利橡膠廠

製造廠

上海南京路
電話二三八〇
北

商標



註冊

深口
高跟
男套鞋



光中國之道
須厲行福利國民之策
福利國民之策
最宜是努力提倡國貨
努力提倡國貨
請用大中國福利出品

長統
軍用鞋



籃球鞋

五福
水袋牌



運動鞋



半統軍用鞋

上海總經理
順和成
順泰祥 榮
利昌 華成
同順 同
豐源 東林
福美禮
義盛和 慎
大三善
杭州批發所
扇子巷中
寧波批發所
崔衙前
江西信記號
成都永豐
各埠百貨商
店均有經售

製監社業工勇智

社址
上海
欣思威路
邢家宅

商標



註冊

完
全
國
貨

鞋套女跟高



鞋套男跟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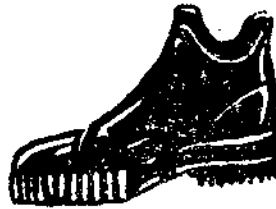
剪

刀

牌



長統軍用鞋



鞋用軍統半



鞋人中跟高

三四弄
三號

上海
江西路

一〇九七三

電話

義盛和號獨家發行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

讀書競賽進會

—— 第一期即日起開始報名 ——

本會如有重要消息當發表於文化建設月刊

宗旨——造成好學風氣提高文化水準
凡志願讀書者均可自由參加
組別——分大學中學兩種
報名手續——二寸半身相片三張，報名單二紙（函索即寄），路途遙遠者可通信報名。

報名日期——自四月九日起至四月三十日
成績考查——分劃紙及筆試兩種

會員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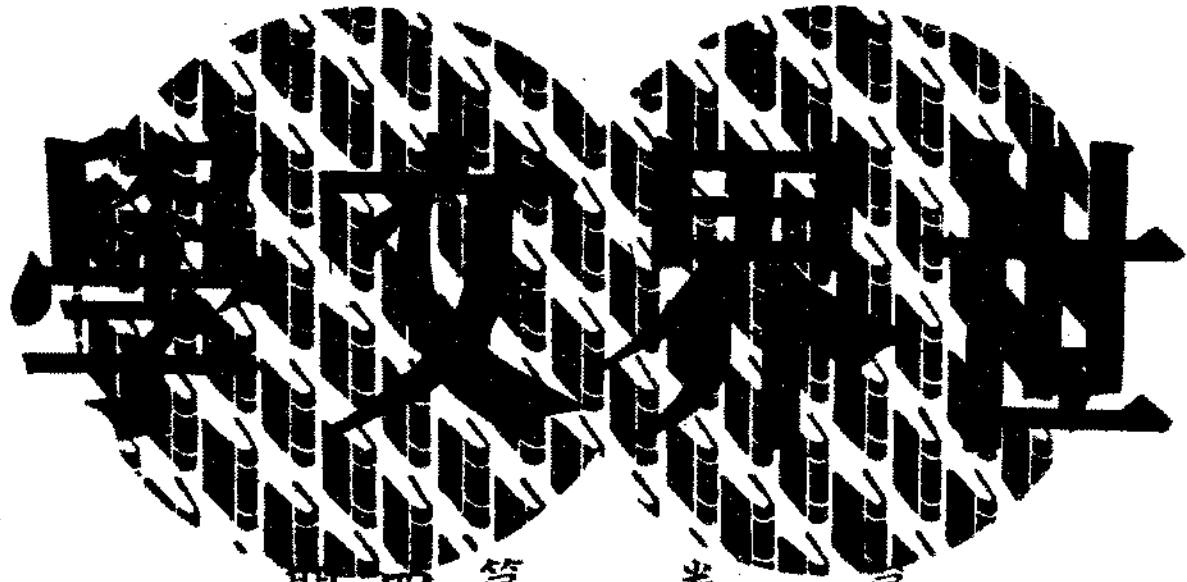
甲、獎勵
大學組第一名現金五百元，第二名三百元，第三名二百元，第四第五名各一百元，第六至第十名各五十元，第十一至第三十名各獎下期應讀之書全套。
中學組第一名現金三百元，第二名一百五十元，第三名一百元，第四第五名各五十元，第六至第十名各三十元，第十一至第三十名各獎下期應讀之書全套。
乙、附註
關於小學組讀書競賽辦法，將由各分會學辦，其辦法另定之。
丙、參加本讀書會並不徵收報名費或入會費。並由本會聘定導師，義務指導。

各組書目及參考書

- 甲、大學組**
- (1) 三民主義 孫總理著(新生命)
 - 建國方略 孫總理著(新生命)
 - 參攷書 孫總理著(新生命)
 - (2) 哲學 孫總理著(新生命)
 - 參攷書 孫總理著(新生命)
 - (3) 科學概論 孫總理著(新生命)
 - 參攷書 孫總理著(新生命)
 - (4) 政治學概論 孫總理著(新生命)
 - 參攷書 孫總理著(新生命)
 - (5) 經濟學概論 孫總理著(新生命)
 - 參攷書 孫總理著(新生命)
 - (6) 中國近代史 孫總理著(新生命)
 - 參攷書 孫總理著(新生命)
 - (7) 世界新形勢 孫總理著(新生命)
- 乙、中學組**
- (1) 三民主義 孫總理著(新生命)
 - 參攷書 孫總理著(新生命)
 - (2) 名學綱要 孫總理著(新生命)
 - 參攷書 孫總理著(新生命)
 - (3) 近代科學概論 孫總理著(新生命)
 - 參攷書 孫總理著(新生命)
 - (4) 政治學概論 孫總理著(新生命)
 - 參攷書 孫總理著(新生命)
 - (5) 高中本國史 孫總理著(新生命)
 - 參攷書 孫總理著(新生命)
 - (6) 新學制高中本國地理 孫總理著(新生命)
 - 參攷書 孫總理著(新生命)

報名處

- 本讀書會報名處，附設於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總會及各省市分會，茲開列如下：
- 總會(本會總辦事處)——上海愛麥虞限路四十五號
- 察哈爾分會 張家口察哈爾省教育廳
 - 綏遠分會 歸綏綏遠省教育廳
 - 熱河分會 承德熱河省教育廳
 - 雲南分會 昆明雲南省教育廳
 - 貴州分會 貴陽貴州省教育廳
 - 四川分會 重慶四川省教育廳
 - 福建分會 福州福建省教育廳
 - 廣東分會 廣州廣東省教育廳
 - 浙江分會 杭州浙江省教育廳
 - 安徽分會 蕪湖安徽省教育廳
 - 江西分會 南昌江西省教育廳
 - 湖南分會 長沙湖南省教育廳
 - 湖北分會 漢口湖北省教育廳
 - 河南分會 開封河南省教育廳
 - 山東分會 濟南山東省教育廳
 - 山西分會 太原山西省教育廳
 - 天津分會 天津天津市教育廳
 - 河北分會 石家莊河北省教育廳
 - 河南分會 開封河南省教育廳
 - 湖南分會 長沙湖南省教育廳
 - 湖北分會 漢口湖北省教育廳
 - 江西分會 南昌江西省教育廳
 - 安徽分會 蕪湖安徽省教育廳
 - 浙江分會 杭州浙江省教育廳
 - 福建分會 福州福建省教育廳
 - 廣東分會 廣州廣東省教育廳
 - 四川分會 重慶四川省教育廳
 - 貴州分會 貴陽貴州省教育廳
 - 雲南分會 昆明雲南省教育廳
 - 熱河分會 承德熱河省教育廳
 - 綏遠分會 歸綏綏遠省教育廳
 - 察哈爾分會 張家口察哈爾省教育廳
 - 上海分會 上海法界中法大藥房
 - 南京分會 南京法界中法大藥房
 - 北平分會 北平法界中法大藥房
 - 濟南分會 濟南法界中法大藥房
 - 青島分會 青島法界中法大藥房
 - 西安分會 西安法界中法大藥房
 - 蘭州分會 蘭州法界中法大藥房
 - 西寧分會 西寧法界中法大藥房
 - 昆明分會 昆明法界中法大藥房
 - 貴陽分會 貴陽法界中法大藥房
 - 重慶分會 重慶法界中法大藥房
 - 成都分會 成都法界中法大藥房
 - 長沙分會 長沙法界中法大藥房
 - 漢口分會 漢口法界中法大藥房
 - 石家莊分會 石家莊法界中法大藥房
 - 開封分會 開封法界中法大藥房
 - 濟南分會 濟南法界中法大藥房
 - 太原分會 太原法界中法大藥房
 - 天津分會 天津法界中法大藥房
 - 北京分會 北京法界中法大藥房
 - 南京分會 南京法界中法大藥房
 - 上海分會 上海法界中法大藥房



期四第 · 卷一第

月四年四十二國民

版出局書明黎海上

黎明書局新書

社會科學名著譯叢之一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1815-1925

現代歐洲史

海斯著
蔣鎮譯

本書即為近代歐洲史下卷內容自一八一五年以迄最近，凡歐洲政治社會經濟等的遞變無不詳加剖析，如梅特涅時代革命與反動的鬥爭，工業革命，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抬頭，中產階級的興起及歐洲大戰的前因後果，戰後社會主義的抬頭，俄國社會革命的成功等，無不精詳敘述。譯文曾聘專家再四校訂，正確流利，不愧為國內最良譯本，供大學生歷史課本最為適宜。

——平裝一冊，實價三元六角——

二三開本
八五四頁

黎明鄉村小學叢書

——種二出續——

二部教學

陰景曙編·實價四角

農村經濟枯竭和教學不普及的我國，對於二部教學的推行實為急需，本書即將在各種環境中實施二部教學的方法，詳細敘述。

應用簿籍表冊

李楚材編

本書將鄉村小學必需應用的各種簿表的製作與應用，舉實敘述，為小學教師及師範生必要參考書。

實價四角

黎明書局新書

The Tempest
by Shakespeare

——照對漢英——

暴風雨

余楠秋合譯
王淑英

本書為莎士比亞晚年精心傑作，全劇用散文詩體裁寫成，着力於探測各種人物的內心種種變動，至於其文字之幽美譬喻想像之豐富結構之精密，論其餘事，今譯者用五言詩譯成，而仍能保留原作精華，并附原文，以便讀者觀摩。

▲實價七角

黎明師範教本

——種二出續——

農業及

第二冊

本書為全書中編農業各論之上冊，內容分作物蠶桑二大部分，學理與實習並重，取材甚廣而均為我國自然環境所適合者，文字淺明，易為一般初習者所理解。

唐志才 儲勁 主編

實價一元

黎明幼稚園教材

及幼稚園教學法

魏志澤編

本書依照最新各級師範課程標準，運用極新穎的材料及編制法慎重編成，辦幼稚園者得此一書，凡關於教學上種種問題不難迎刃而解。

▲▲▲實價一元一角

西洋文學名著譯叢之一

黎明鄉村教育叢書

農村副業指導

陳增善 盧文迪 編合

本書共分三部分，導論詳述中國農村經濟與生產之現狀及副業在農村經濟上之重要，總論詳述副業經營的先決條件及其注意的事項，各論分述栽培法畜養法及製造法。材料豐富文字明晰，不愧為農村經濟破產聲中之一救濟劑。

▲實價六角五分

世界文學

第一卷 · 第四期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讀安德生

茅盾(五五九)

Moulon 論翻譯

瓦礫(五六一)

說貧窮 三則

王懋和(六一七)

一、貧窮回想錄 英國 G. Gissing

二、倫敦速寫 德國 H. Heine

三、富人

黑人文學在美國

九懷(五七三)

文學與政治

葉青(五五一)

再論文學與哲學

葉青(五九三)

白壁得(長篇連載) 美國 S. Lewis

洪深(六三九)

故事 兩則 俄國 L. Tolstoy

伍光建(五九九)

一、兩個問題 二、阿立比

告密者

日本 小川未明

張資平(五二三)

未知的境界

西班牙 P. Baroja

張友松(五八九)

黃金

法國 H. de Balzac

許天虹(六〇三)

辛弟的禮物

美國 L. Hughes

祝秀俠(五八一)

生命是這樣的長

意大利 M. Serao

席滌塵(五六三)

另一個朋友

法國 E. Bove

段薇傑(五三九)

沒有太陽的世界 德國 M. Gresshoner

史美鈞(六二二)

男子的心 意大利 C. Giogrieri-Contri

周迪斐(五六七)

兀瑪的墳 俄國 M. Egart

瓦礫(六二五)

鄰人謝克 法國 E. Zola

周華國(六一五)

三位俄國偉人的寫真

劉化南(六五七)

高爾基的三幕劇

F·W(五五七)

關於巴爾扎克

F·W(六一三)

一老婦 美國 N. Hawthorne

吳奔星(六二四)

雙重的世界觀

F·W(五六二)

戲劇中的故事和情節

陳以德(五九一)

譯詩二首

吳奔星(五九七)

知識之外 美國 L. Landon

寂寞之境 美國 A. F. Carpenter

K·M 之詩

方仁(六一九)

曠野之歌 美國 W. Whitman

伍蠡甫譯意

美國 Lewis C. Daniel 作圖

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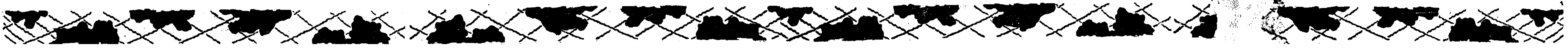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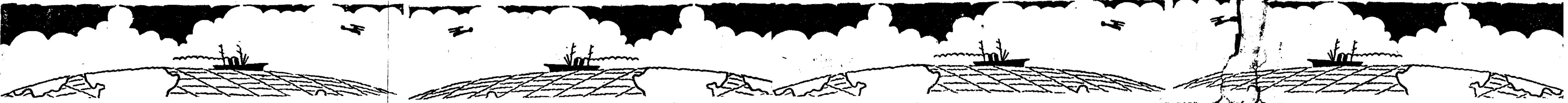
隨筆及詩

說

小

論著

散文



本 刊 第 三 期 要 目

散 評

-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伍蠡甫
 煙幕彈…………… 伍蠡甫
 陶器或蘋果 美國 V. F. Carverton …… F. W
 報章文學…………… 謝六逸
 批評的問題 美國 M. Eastman …… F. W
 為誰寫作 法國 J. R. Bloch …… 允懷
 自傳敘言 英國 H. G. Wells …… 伍蠡甫
 郁達夫論…………… 葉青

文 論

- Pirandello 與 Bunin 特輯
 Pirandello 論 美國 P. Hutchinson …… 趙景深
 Pirandello 的戲劇 美國 F. W. Candler …… 許天虹
 一點兒酒 意大利 Pirandello …… 席蕪塵
 中暑 俄國 Bunin …… 陶映霞
 托爾斯泰會晤記 俄國 I. Bunin …… 畢樹棠
 關於 Bunin …… F. W

小 說

- 母子之間 英國 T. Hardy …… 伍光建
 畢爾的女兒 美國 Z. Gale …… 孫寒冰
 人生的開端 美國 T. Dreiser …… 顧仲彝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續完) 德國 S. Zweig …… 孫寒冰
 孤寂的同情 法國 J. Giono …… 林如稷
 花園之奉獻 蘇俄 S. S. Tzrensky …… 陳阜東
 裘蒂絲 瑞典 A. Bergman …… 蔣學楷
 旅館裏的一張小小賬單 法國 A. Allais …… 周華國

說

詩 及 散 文

書 評

- Carl Sandburg 詩鈔…………… 伍蠡甫
 碼頭夫 日本大元清二郎…………… 林林
 火 日本千家元磨…………… 林林
 在星夜底下 日本田中英士…………… 林林
 一種情調 美國 T. Dreiser…………… 景芳
 等着回答 美國 T. Dreiser…………… 景芳
 可愛的剪影 蘇俄 M. Gorky …… 伍蠡甫
 哥德談話錄 德國 Eckermann…………… 黃源
 男性與孔雀 美國 D. H. Lawrence …… 爾流
 談女作家 美國 M. M. Colum…………… 景芳

- 勇敢，但是不新…………… 祖舜
 「藝術與行動的生命」…………… 允懷
 「誕生中的世界」…………… 允懷

- 三人行：劉易士——帕索斯…………… 學楷·景芳
 隨筆·雜記(篇目繁多不及備載)
 封面 作家相
 插圖 沙樂美

本刊創刊號要目

發刊詞

世界文學的展望.....葉青
文學的世界性 蘇俄 Gorky 蕭斯福
詩之目的 挪威 B. Björnson 蕭斯福

作家作品研究

徐志摩論.....葉青
斯台爾夫人及其名著 荷蘭非諾
丹麥 G. Brandes 韓侍桁
關於波華葛夫人傳.....李青崖

小說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 德國 S. Zweig 孫寒冰
自由了感到怎樣 美國 M. Komroff 傅東華
戀愛的權利 蘇俄 Romanov 洪深
星期六下午 美國 A. Huxley 顧仲彝
一幅官像 蘇俄 L. Leonov 席滋慶
說言 俄國 Andreyev 黃繼榮
約會 法國 M. Arland 馬宗融
霜夜 西班牙 J. Arderius 陶映霞

本劇

審天帝 希臘 Lucian 伍光建
鬼話第十章 希臘 Lucian 伍光建

散文及隨筆

人語 美國 H. L. Mencken 伍光建
哥德談話錄 德國 Eckermann 黃源
劉半農與五四文學革命 汪觀泉
吉訶德的精神 波蘭 I. Macuszewski 宜閑
我的舊筆桿 英國 G. Gissing 宜閑
愛，生命，笑 法國 A. France 止

幾個重要的宣言.....F. W.
詩.....劉麟生 吳劍嵐 等
雜記 (篇目繁多不及備載).....翁達藻 曾今可
插圖 藝術的社會表現 (四幅)

本刊第二期要目

文論

散評四則.....伍光建
勞倫斯的「却特萊斯夫人的愛人」研究.....傅景芳
福爾特奈研究.....趙家璧
諸文論戰總清算.....葉青

小說

又男又女的特安 英國 T. Hall 伍光建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 (續) 德國 S. Zweig 孫寒冰
哭的約翰和笑的約翰 法國 H. Barbuse 徐悲庸
一九三〇年 蘇俄 E. Gabrilovitch 顧仲彝
只有一隻手 瑞典 E. Wagner 黃維榮
實力 英國 G. J. Enstace 張友松
馬賊 英國 H. Berman 蔣學楷
未婚妻 法國 M. Audouze 蔣學楷

詩及散文

野會 美國 J. M. Mauch 蕭斯福
凡爾哈倫的詩.....伍光建
給兒子的信 意大利 N. Sacco 傅景芳
自傳文學與胡適的「四十自述」.....蘇霖
哥德談話錄 (續) 德國 Eckermann 黃源
被逐時的人生相 美國 U. Sinclair 蕭斯福
妻懷孕以後 美國 U. Sinclair 蕭斯福
印度民歌五則.....曾今可
致夫人 (一封未寄的信) 英國 Byron 何家槐

雜記及隨筆

當代四畫家.....F. W.
英國最近幾部文學名著.....其東
縱慾·亂倫·與復仇.....周樹模
紀元七十九年的羅馬 美國 T. Pratt 吳劍嵐
中國詩理與日本詩理.....杏耶
自畫像 (二幅) (篇目繁多不及備載).....魏晉

插圖

美國 W. Whitman

曠野之歌

美國 Lewis C. Daniel 作圖

伍蠡甫譯意



我現在重新檢查哲學和宗教，

我覺得它們只有在演講室裏說的
話才好算數，一經放進廣漠的
雲端，或者風景和水流裏，便
連什麼都沒有了。

自然充滿着實感，

一個人從自然得到了應合，從自
然體驗到自己的過去，將來，
偉大和愛——如果這一切之中短
少了你，你也短少了這一切。



只有每一事物的核心含着滋養，
肯替我和你剝去皮殼的人在哪裏

？

肯廢除權略而底愛我和你的人在

哪裏？

.....

你不能不受那些逗留在你後面的
人的譏諷和嘲笑，

你只好在離別的時候，用熱烈的

接吻，去報答人家待你的好，

你不能聽受那些向你伸來的手，
把你抱住。

告密者

日本 小川未明

張資平譯

最後的陽光投到街路裏來時，太陽也快要沉沒在西方的天腳下了。在那邊，有一所工場。當每天的夕陽時分，便有成羣的，在回

家的途上的工人們的影兒，吁吁哈哈地擠滿了那條街道。失業的清吉今天佇立在這附近的橋塊傍邊，痴望着那羣工人，臉上表現出羨慕的神氣。在那工人羣中，有臉色蒼白的青年，也有身材矮小但樣子強健的活潑的壯年，也有蓄長了頭髮不剪，雙睛落眶的身材很高的中年人。

這些工人們都是互相挨着肩膀，像很親睦的。有的在互相談論着走路。有的是一邊笑，一邊走。在他們裏面有一個人却追過了他們，很急地向前頭跑。

其中的大多數大概是回到正在等候着他們的家庭裏去的。他們的家庭不一定是很富足。但都是燒起了和暖的火爐，也有鍋

子架在他們的火爐上。在他們的鍋子裏像煮着什麼東西呢。在他們的家人們間也時常有說有笑吧。總之，他們雖不能獲得物質上的滿足，但總算是幸福的了。當然他更不知道有所謂生

活的絕望。但在清吉的網膜上，却深刻着絕望兩個字，這個絕望的影和色決不是過着普通生活的人們所能領會的。近來這種影和色却每天深刻在他的網膜上了。此時，他想着了冷寞的暗澹的自己家中的四壁上常浮泛着的失了神般的灰暗的氛圍了。這個氛圍便促他的心陷於幻滅。他又覺得像有小小的冷銳的爪常在緊抓住他的靈魂。無論看見任何種東西都會妨礙着他的眼睛，使他祇覺得所看見的東西是不愉快的陰慘的對象，並且也祇是使他心裏感着焦燥。清吉想，他們的生活雖然貧困，但在他們的家庭裏一定沒有這樣暗慘的氛圍。

就在這時候，有一個青年吹着口笛，手裏揮動着他的空飯盒，和

他的朋友並着肩頭，像很快樂地走向他們的前面去了。清吉不轉睛地儘痴望着那個青年工人的背影。在街路那一頭已經給淡灰色的暮靄遮住了。從那頭的街底，點出了種種的燈火。祇一瞬工夫，便變成夜世界了。

祇要有職業給我，一定從就職那天起，忠實地爲僱主勞動，要這樣才可以安慰在過去長期間中爲貧窮而嘗盡辛苦的妻子，他這樣地想着。過後，他又覺得這祇是一種幻想吧了。自己已經用盡了智慧，絞盡了腦汁，到處找尋職業，覺得稍有點希望的地方也不知去過幾十趟，請求他們介紹或推薦。但是他們祇是說這一句：『看吧，最近之內有機會的時候……』。在他們裏面沒有一個人能深知自己是貧苦到要掉進絕望的深淵裏了。有的說，十日之內可以有希望的。但過了二十天，還不見有動靜。並且他們裏面，也沒有一個會問及自己在這個月裏，怎樣去養活妻子。

清吉離開了橋堍，漫無目的地走向街那一頭，再走下一道斜坡。他的眼睛裏只是映着每天早晨從家裏出來，走向工場或事務所去工作的人們的影兒。在這些有職者的裏面，有些是穿着很漂亮

他在一家賣兒童玩具店的面前走過去，看見店裏陳列着許多新式的珍奇的，一定是多數小孩子們所喜歡的玩具。有錢的人便把它們買了回去，哄他們的小孩子們歡喜吧。自己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有薪水可領，買這些玩具給自己的小孩子呢？他再在肉店前走過去，又在糖果店前走過去。於是他又想：自己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有錢買那些貨品回去叫妻子歡喜呢？

他空望着許多活潑地歡樂地走向歸家的途中的工人們，便禁不住要想正在家庭中等候着他們的妻子們的情狀。他們的妻子是怎樣地表示着和顏悅色去迎接她們的丈夫或父親呢？同時他又想起了此刻正在不點燈火，全無暖氣的小房裏的一角，相擁抱着沉沒於絕望的深淵裏的自己的妻子們的慘狀了。

他險些兒要碰着由前面飛奔過來的自由車，忙向街側一閃，躲

二

在一家小店的屋簷下了。他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是苦笑着自己的哀傷的姿態。

他忽然略停了一下脚步，不知不覺地自然走向y鐵工廠那方面來了。他所站立着的地點，有點陰暗。那邊有一帶的地溝，接着是一條像陰暗的小巷的街弄，穿過這街弄，便是鐵工廠了。他從多方面聽見，再沒有其他的工廠工人能像這y鐵工廠的工人常常發

生變動的。當然，這工廠決不是工人的理想的工廠，清吉是早就知道了的。但是，他已經困苦到要餓死的情形了，急不擇食，祇要有工做，便決意投身進去，以便解決燃眉的生活。他早就注意到這家的鐵工廠了。不幸的是在前好些時候，在這家工廠並沒有缺員，無法遞補進去。不過，他仍然是像蛇一般的固執，常走到這家鐵工廠的門首來，不斷地注意那門口的揭示牌。

他想，自己今天到這裏來仍然是一種徒勞吧。前天的午飯時分他來看那塊揭示牌時，並沒有什麼佈告，也不見貼有什麼條子。他想，今天去看還是和前日一樣吧。同時冷寞的門前的情景便映到他的眼裏來了。不過，他仍然沒有立即走回去的決心。他已經走到這地方來了，索性去望望吧。這天剛近黃昏的時節，他就從寂寞的貧民窟的狹巷裏走出來。他走向散植着有幾株枯木——星影已經掛在這些枯木的樹梢上了——的廣場上來。在這一帶地方都敷着石灰屑。在鐵工廠做夜工的鐵槌的音響真是夜以繼日。火光燦亮地裝飾着那窗戶。他一面聽着這種鐵槌的音響，一面想，假如能夠拿得到一天的飯錢和房租，無論如何辛苦的工作，自己也願意忍耐着做去，不再放手了。他注視着已經看不清爽的地面，走到工廠的鐵門前來了。他忽然發見了在那揭示牌上貼着一張白紙條。一剎那，他想莫非是自己的幻覺吧。但他的身體像給那張四角四方的紙條吸引了去。他的雙眼也死釘在那紙條面

的文字。

——募集工人三名——定於××舉行體格檢查及學歷試驗。志願者希從速將履歷表送交本廠辦公室。

他看見這幾行文字時，總鼓不起勇氣來。其實他反因這張紙條而感着絕望。他的周圍像完全陷於黑暗了。他想，橫直給運命踐踏夠了的自己也決不會通過這個大部分給運命之手緊握着的試驗吧。他垂着首這樣地想着，在夜道上走向街市裏來了。

但是一瞬間之後，又有一種決心——自己必須通過這個試驗的決心，又激烈地鞭撻着他了。他想，今夜裏回去要把履歷書寫好，明天一早就送到工廠事務所裏去。於是他踏着投射着鬧熱的光影的街路，想像着自己走到試驗場去時的情景，慢慢地走回家門首來了。

他在家門首忽然停了足，略探望一下家中的情況。家裏面冷冷靜靜地，聽不見半點兒聲息。他在今晚上算帶了些微的希望回到家門首來了。妻當然是還一點不知道的，她今夜裏還是一樣地忍耐着飢寒坐在家中的一角落裏，低俯着首在沉想什麼事情吧。他想像到妻子的這種慘狀，完全失掉了走進家裏去的勇氣了。

他絕無響氣地推開了房門，走進六鋪蓆的房裏來了。在昏暗的五燭電光之下，妻手中拿着一大張展開着的信箋，雙眼緋紅地在痴坐着。在她的身傍，約三歲多的小孩子橫臥在很薄的一張墊褥

上，呼呼地熟睡着了。他一看見這樣的情景，一切便明白了；由故鄉有信寄來了，妻讀了後就傷心地哭起來了。

「信裏說了些什麼話？」清吉走近妻的傍邊，他想將她手中的信檢過來，但是妻忙把那張信箋藏到她的背後，不肯交給他。

「有什麼好秘密的呢？」他說着像跳了過去的一樣，把妻手中的信搶過來了。

在這封信裏面除不肯借錢的話以外，尙寫着一件令人讀後極感不快的事。妻之所以哭，當然不是因為借不到款，明明是因為另一件事。清吉也並非不知道妻偷偷地向她的外家借錢，他也知道妻近來是熱望着她外家那邊寄點錢來接濟。當然清吉並不敢指望這宗借款。他想，假如自己真有半點意思去指望這宗借款，那就會感着非常的無恥的了。不過看見這封拒絕借款的信時，也不免有點不高興。其次，信裏面尙寫着一件事，使得他讀了後，深覺難堪。——信裏說：如果儘等儘等都是這樣貧苦，前途沒有半點希望的說話，那就不如早日分手的好些。你的意思怎樣？那是要你自己作主的。如果你還是不願意和他離開，那以後也不必再寫信來向父母討錢了。

清吉讀了後，拿着那封信的手在不住地戰抖。他的臉色的變化及蘊含着激怒的神氣，在坐在他傍邊的妻，一切都明瞭的。

「所以叫你不要看這封信！」妻似安慰着他說。

清吉的胸口像完全給什麼東西塞住了，半句話也回答不出來了。他也覺得是自己不該從妻手中搶過那封信來讀的。

他此時覺得什麼也不再管了，儘讓它來臨算了。在這世界中，唯有妻是自己的知己。現在他，不免要懷疑，妻也在通敵向自己謀叛了。於是他不禁睜着憎惡的眼睛睨視着妻。

「你立即回到你的外家裏去不好麼？小孩子我會負責。」

清吉立起身滿臉發青地說了。

「誰說過想回外家去？」妻像很悲恨地回答，仰起頭來看他。

「你不是哭了麼？」清吉的心還是不容易平復。

「一切都是我一個人不是！因為我沒有和你先商量過，就寫信去向家裏借錢。我是想到人情的淺薄，——雖說是父母和女兒，但講到金錢就這樣的冷酷，——所以我哭了。我從前祇以為父母一定是最有人情，最愛兒女的。我還是當他們也像從前一樣的愛我的慈愛的父母！」她說了後，又啾啾地哭起來了。

清吉此時不免要回溯到結婚當時了，種種的景况便浮到他的腦膜上來了。岳母是眼小體胖，頭髮稀薄，身軀矮細的婦人。最初會見清吉時，一開口便問他每月的薪水有多少，口邊浮着微笑，以慈祥的眼睛儘注視着他。

「這樣看起來你的母親也是我的敵人呢？」清吉還是怒狠狠地對妻說。

此時小孩子像在夢中遇見了什麼東西，驚醒過來，在啼哭。妻忙把小孩子抱了起來，露出乾枯了的乳房給他含着。他俯瞰着這樣疲憊的，雙眼發赤的妻，在心頭上又湧起了一陣不能言喻的悲哀。妻是什麼也不知道的。對她發怒是全無理由的。他雖然這樣想着，但仍然是抱着一點疑心。

「有這樣可愛的東西，怎麼捨得……」妻說着又拿起袖口揩眼淚了。

「剛才懷疑你，實在對不住了！」清吉雖沒有說出口，但在心裏是這樣想着。

把僅存下來的三張污穢不堪的墊褥，並從妻身上，把到這時候還穿着的套衫（羽織）解了下來，就在那晚上，一併送進附近的當店裏去了。因為第一要買些食物，第二要把清吉的套衫贖出來，好穿着到工廠去應試。

一看見呼呼地睡在一邊的小孩子的可愛的臉，一望見沒有半句的訴苦，祇是一心一意地在為家庭犧牲的妻的可憐的樣子，清吉想，無論怎樣的大難當前，——縱令是以這全社會為敵，亦不辭一戰，——也要為這兩個同道者打算，即流血亦有所不惜了。自己非始終愛護這兩個弱者不可。雖說是祇一瞬間，但他很後悔剛才不應該那樣地懷疑她，恨惡她。他此時，給眼淚曇住了的眼睛，祇是投向一張履歷表上面，伏在桌面前，在填自己的履歷。

夜愈深，外面的噪音更加嘹亮。他興奮起來，在那夜裏，終夜睡不着，翻過頭來，看見妻在摟着兒子，發出輕微的鼾音睡着了。她還是在青春期中期的女性，但雙頰的肉已經瘦削得非常可憐了。

三

應募者頗多。但清吉算是三個合格者中的一個。從那天起，他便要上工了。

在從前，他每當夕陽西下時，便佇立在街路的一隅，茫然地望着從這工廠走出來，回家去的人們，羨慕他們之有業。現在自己居然是其中的一個了。他雜在許多的工人之間，同樣嗅着從許多鬧熱的小菜館裏向街路上流出來的會刺激食慾的酒菜的香氣和油焦的臭氣，在有明亮的燈光——會眩人眼睛的燈光——的大商店面前走過去。他不禁要回憶到自己在過去的可憐的境遇了，同時在想，在這廣漠的社會裏面，也一定還有和自己一樣的在失意的境遇中的人們吧，也還有像從前的自己一樣佇立在橋邊，在羨慕自己的可憐人吧。

回到家裏來時，妻很歡喜的在迎他。小孩子也忽然地歡呼起來，在房裏的四周，跳來跑去。

「看見爸爸回來了，你看，歡喜到那個樣子！」妻看見兒子的歡躍，便笑着這樣說。

在冷冰冰的家裏，燒起了和暖的火，鍋子裏像煮着什麼東西發出咕咕的響聲。在妻的瘦削的臉上，也帶了點紅潤的色澤，似乎有點生氣了。清吉環望了一下家裏，又起了種種的思潮，心裏覺得非常的難過。

「在過去長期間，受盡了許多苦。今後或許稍稍可以享點幸福吧。」他一個人在對自己說，同時把疲勞極了的身體投到火鉢面前來，祇是默默地望着妻身上的新製的夾套衫。

第二天，他仍然是在機械工廠的旋盤傍邊工作。

「喂！螺旋拿到這裏來！」在那一頭有一個同事，不知向那一個在怒號。皮帶的軋軋的音響和齒車的迴旋的聲音混合起來，在清吉的周圍起了一陣陣的雜音的旋渦。清吉抬起頭來望了望那一邊，他的視線碰着了名叫S的一位同事的眼睛。——S還是和剛才一樣，立在那邊機器的後面，儘凝視着自己。S看見他抬起頭來了，又忙翻過臉去。

清吉從初進工場那一天起，就覺察了S在這工廠中是受着全體工人們的擁護與尊敬，體軀矮小，臉色淺黑，眉毛厚密，沉默寡言。在他的工作服的衣袋中，常裝着有小冊子一類的刊物。那位S到底從那一個時候被僱入這工廠裏來的，却無從知道。但他所說的話，一般工人似乎早有默契，非聽從不可的樣子。

清吉並不覺得這位S有半點的傲慢也不覺得他會對同事者

多所囉嗦，或干涉工作；久後，祇覺得他是很令人親近的人，對他總引不起半點的惡感。從他進工廠來的第二天起，S的黑瞳子一有空隙，便儘凝視着清吉。他知道S是在很深刻地察看他的工作情形了。

不過，清吉決不因此而有所恐懼。他想，只要忠實地工作下去，其餘一切都不必理睬。但是，其後S的瞳子仍然是不斷地投向他身上來，所以他有時也抬起頭來回敬他一下。在這時候，S像很難為情的，忙翻過臉，低下頭去。看見S的這種神氣，清吉知道了，S決不是抱有什麼惡意在察看自己的。自是以後，清吉便不甚以S的投向着自己的瞳子而介意了。

過了一會，是放工的時刻了。以汽笛為信號，工人們都爭先恐後地離開了工廠，走出大鐵門外來了。恰像一陣強力的黑色的狂潮，沖破了水閘而奔流出來。冬天的薄暮時分，街上又忽然地熱鬧起來了。在這人羣中，有高談闊論的，也有說笑的，有些同事却很愉快地吹着口笛走回去。這時候，清吉忽然覺着有人在後面趕來，向他的肩膀上拍了一掌。他翻轉頭來一看，原來就是眉毛濃厚，鴨舌帽深覆在額際的S。清吉給意想不到的同事在肩膀上拍了一掌，真不知要怎樣地向S表示才好。

「喂！早就想和你認識認識的。怎麼樣？我們到那家小館裏去喝四兩好麼？做一個紀念。……」S態度自然地笑着說。

清吉當時也覺得實在不便拒絕了S的熱意。兩個人便走進一家小酒館裏，在一張小桌前相對着坐下來了。

在飢餓和寒冷中顫抖着的身體，澆過了幾杯之後，覺得舒服了許多。清吉俯着前身，儘望着S的潤澤的黑瞳子說話。S一時把帽子脫下來，一時又戴上，慢慢地開胸剖腹地把他境遇完全告訴了清吉。他覺得S是一位極可親愛的同事了。

別了S以後，清吉想着他的境遇了。S說他此時祇是和老年的母親兩個人生活着。清吉祇同情於S的單調的生活，覺得他未免寂寞了一點。清吉回到家裏來時，還帶着幾分醉意，把今天的愉快的遭遇，和陪着S喝酒時的感想一切，告訴了妻。

從第二天起，他和S之間，增長了更親密的關係。

四

一天的清晨，清吉從惡夢中驚醒起來。那個惡夢中的不快的印象儘是纏着他的腦間，許久許久都不能消滅。他望了望窗口，由窗隙射進來的灰色光線告訴他，今天外面是陰曇的天氣。因為平時由窗隙射進來的都是美麗的金色的光線。他從家中走出來時，再回憶着昨夜夢中的事了。手觸着了齒車，手指被截斷了。這豈不是不好的前兆麼？他在這幻想中覺得非常的煩惱。他爲這一類幻想而煩惱決不是祇限於今天。每有這樣的幻想的那一天他

對於迴轉着的機械是特別的注意。他一想到，縱令如何的注意，但偶一不慎地碰着機器，死了或負了重傷時……對於未來，他的心便起了一陣戰慄。

他想：今天就這樣地不見陽光的混過了去麼？在午餐之後，有短時間之休息，望着玻璃窗外揚起砂塵狂號着的寒風的光景，他不禁蹙起他的眉尖了。他看見幾株杉木的枝梢在狂風裏顛簸的慘痛情景，也覺得有點傷心了。

「喂，清吉兄！」S走過來，輕敲了一下他的肩膀。

清吉翻過臉來凝視了一下S的神色。他的態度還是和平時一樣微笑着在前頭走，把他引到他們的機械室的外面來了。在那邊有一間貨倉。S把清吉引到這貨倉的後面陰僻的地點來了。在這附近，不見一個人影，只是聽見風聲。他再定神一看，在那裏還有清吉從不認識的兩個工人，一個戴着黑眼鏡，長着很厚的鬚和頭髮，一個穿着咖啡色的冷衫，胸體短小，臉上有點青腫。

「喂！兄弟們！我們是有所志望來商量的。聽我的報告吧！那個胸體短小，臉上有點青腫的工人，在這樣說。這時候，戴着黑眼鏡的工人，已經立在清吉的背後，像監視着他的態度。

清吉不須等到聽完了那個人所說的一切，由他們的表情，早明白了他們的企圖了。這兩個工人是D工廠和C工廠的代表。

「簡單地說：我們所以有這樣的企圖，第一是要求增加我們的

薪水。這工廠在近來已經賺了很大的利潤。外面的物價一天一天的騰昂。但是我們的工銀不單一文不加，並且還要延長我們的勞動時間。稍向廠主請願，便說：請我們滾蛋！他們的利益是誰替他們努力賺來的呢？在不久的以前，C工廠的同事給機器榨傷了手，右腕完全變為廢物了，送進病院去時，是住在地下室一樣的暗澹的病房裏，真像是安頓舊家私的小房子。但是在二樓三樓却空着許多光線充足的病房。病院的醫生和看護婦，他們吃誰人的飯呢？他們每月的薪水，不是從我們的汗血所換得來的工銀裏扣剋下來的麼？他們高級辦事員稍為有點不舒服，便說病，住進去。那些看護婦終日是空閒着，說七道八。她們不是當私娼便當娼頭吧了！我前一次去探望一位同事的病狀時，在他房裏，連半點的火星也看不見呢。他們把我們工人並不當人看待。那麼，要設立那個病院做什麼。所以我們這樣決議了：第一增加薪水，第二不願捐助病院稅。假定他們不採納我們的請願時，我們便要無定期的同盟罷工！」

臉上有些青腫的工人這樣地報告過了，他的眼睛藏在很厚的臉皮的底下。戴着黑眼鏡的工人，在這時候，從懷裏摸出了一把快利得發亮的尖刀，轉放進他的大衣的袋裏了。

「請你聽從我們的請求。請願書由我寫好，再請你送到經理那裏去，好麼？」S這時候還是和平時一樣，很穩靜地說。但他的

粗厚的眉毛似在嘩嘩地跳動着。

上工的汽笛吹起來了。清吉和他們三個約了再會，便分頭散開去了。

放工之後，S不知從那一時候起，就先走出到鐵門外，專等着雜在工人羣中的清吉了。他把一面沉思一面走路的清吉叫住了，一同在薄暗的街路中走着。S早看破了清吉的憂鬱的神氣。但他們仍然是開胸剖腹地在互相談論各人的生活。S像忘却了今天在工廠貨倉後面所商議的秘密計劃了。

清吉忽然逗了一口熱氣。他想着了二三天前起就病倒在床裏的小孩子，但他並沒有告訴S。他反思量到S的境況來了。

「令堂今年的歲數呢？」清吉問S。

「我媽麼？六十五了。」S很真摯地回答。

清吉便想：S的母親這樣老了，他還敢作這樣大胆的企圖；他覺得S的心思真是有點難測的了。

「我的小孩子正在患病……」清吉像祇對自己說，下半句說

得非常不明瞭的。

「那很對不住你了。你很擔心吧。病勢厲害麼？」S的說話却非常的明亮。

「發熱近四十度了。醫生說，應當入病院的。不過太花錢了。也……」清吉對於金錢，加強了一點語氣。

生存着的人是不能看輕金錢的。他想，一個人有時候爲金錢而戰，也有時爲金錢而屈辱；不過因人的境遇不同，有時要反抗，有時又要受屈辱。他想，S如能夠了解自己在目前的境遇是與其反抗不如屈辱，反爲有益的，那就好了！

S到底能否察及這一點，當然無從知道。他在暫時之間，祇沉默着低下頭走路。

「要多少錢才可以入病院呢？」過了一會，S這樣問他。S的話調和平素一樣的穩靜，沒有何等的變化。

「沒有二十元，怕很困難的。」清吉想有了這個數目，準定夠病院的開支了，所以才這樣回答。但他也只是想像吧了。S不再回答，只是低着頭走路。清吉偷望了一下S的神色，他痛切地想着：今天向自己宣告比死刑還更痛苦的判決的便是這位友人了！

過了一會，兩人便告別了。臨別時，清吉重新向S發誓，他願意堅決地加入他們的團體。S沉默着點了點頭，並緊握了一下清吉的手，然後頭也不回的走向那邊去了。

五

到了晚上，天空雖然是很晴朗，但寒風却更加凜烈。清吉傾聽着風聲，看見完全不知道自己心事的妻，覺得她實在是可憐。在數天之後，自己就要因爲領導同盟罷工的罪名而被帶進牢裏去了。

自己再失了業時，她們將怎樣生活下去呢？回憶起來，自己從長久的放浪生活裏才漸次解放出來，進了這工廠，算是有職業了，但尙未滿兩個月呢。近來妻的瘦削的頰上像漸次長了些肉了，不過從前爲貧困而受的傷痕似乎還在她的臉上殘留着，這個傷痕尙沒有平復。假定再失了業時，像失了母雞的雛雞的她，便不能不抱着小孩子在風浪激烈的社會裏浮沉。他想到這點，心裏又覺得異常的難堪。

因爲熱度太高了，小孩子儘在說囁語。他看了一下小孩子的臉，像燒熱了的蟹一樣的緋紅，眼球中也充斥着血液，病勢比晝間更好了，祇是一刻一刻的趨於險惡。妻非常擔心，一刻也不敢離開小孩子的枕畔。

「今夜裏非送他入病院不可了。」但是在清吉，尙有比他此刻所想的更重大的問題在目前緊逼着他。他像要發狂一樣，不能不在籌思那件事情。

「爲多數的人們的利益而犧牲自己！」他們是這樣對自己說的。但是什麼都不知道的妻子也要爲那些無一面之識的人們而犧牲麼？

「自己必須丟開妻子而爲平素不甚明瞭其生活底蘊的他們而作獻身的犧牲麼？」

清吉忽然想着剛才那個戴黑眼鏡的工人從懷裏取出利刃來

的情形了。那個人是在監視着自己的。自己若不聽命時，他便下手奪取自己的生命了。他們並不是根據正義來請求自己加進的。他們的確是藉兇器來強迫自己，也不容許自己有半點的自由，自己在那時候除默從之外，別無辦法。清吉在這時候以為應當對他們復讎才對呢。但這些話還是第二層。他第一担心的便是再次失業之後，祇是漫無目的地在街頭流浪。一想到那樣的無聊和痛苦時，寧死也不願意再過那種生活了。想來想去，結果無論受怎樣的羞恥與屈辱，也不敢再離開現在的生活而稍向危險的方面接近了。

夜間將近十二點鐘了。他偷偷地走向工廠經理的住家那邊來。向門房說明有重要的事要報告給經理的。門房叫他在一間很冷的會客室裏等候着。他一個人戰抖着全身，等候了許久許久，才看見平日在工廠裏，大多數的工人們所認為是個殘酷的惡魔，——退伍的陸軍大尉，體格強健的經理，笑容滿臉地走了出來。他故意裝出寬厚的態度。他半閉着眼睛，一面傾聽着清吉的報告，一面頻頻地點首。

「啊！竟沒意料到有這麼一回事！……原來如此！……照這樣的講起來，大家要求請願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爲什麼不和平平地來商量呢？……假如這樣的事件突然爆發了，給全社會曉得了時，這不單關係工廠的名譽，就連爲你們的將來打算，也是沒

有益處的！……謝謝你，特別來報告給我的好意。這些話請你不要再和工廠的老板們說，祇有我一個人知道就好了。……我想，祇叫那些主謀的幾個人到我這邊來，勸告他們一番，……用最和平的方法把這件事消弭下去。」經理說到這裏，聲音愈加低小，眼睛也愈加細起來，他伸長脖子到桌面上來，傾耳細聽清吉的一五一十的報告。就在這瞬間，清吉才覺着自己實在是太沒有良心了。但是到了這時候，不說又不可了，雖然支吾着，終於把他們三個人的名字說出來了。

「你叫什麼名字？」經理到這時候，忽然改變了態度，睜開了他的巨眼，像怒號着般的訊問他了。清吉不覺戰慄了，仍然是和剛才一樣支吾着，但也把自己的名字說出來了。

「卑鄙的東西！不過單留一碗飯給你吧！」經理說了後，態度和剛才出來時的完全兩樣了，聲勢兇兇的退入裏面去了。清吉望着他的後影，才想起他平日在工廠裏那樣兇惡的面影了。

他想自己是聚九州之鐵鑄成大錯了，後悔也無及了。他的心完全受着悔恨和羞恥的苦惱，也不明白回家去是應當走那一條路了。

一直到兩點多鐘，他還是睡不着。就是在那時刻，忽然聽見有人在外面敲門。妻因爲看護兒子的病，好幾夜沒有睡，疲倦極了，衣不解帶地就熟睡下去了。當他聽見有人在這晚時分還來敲門，不

覺得驚起來。他想，莫非經理馬上去報告了警察的結果麼？

在這刻，又聽見再次敲門的音響。

他環視了一下自家裏面，然後很小心地走出去，先把門扉揭開一條小縫，望了望外面。他看見立在寒風中的正是鴨舌帽深覆額際，穿着黑呢大衣的S。他儘站在門口等候着清吉把門打開。當清吉望見S時，不禁駭了一跳，幾乎要栽倒下去了。他的咽喉像給什麼東西鎖住了，半句話也說不出口。

「半夜裏走來，攪擾你了。令郎的病怎樣？好了些麼？這一點點，請你先拿去使用吧。」S說着，從大衣的內袋裏檢出了一個白紙包來，交在清吉的手裏了。

「請早點歇息吧。再會。」他向儘立在門口發痴的清吉告別了後，便在暗空中消滅了他的黑影。

清吉走回電燈下來，把紙包拆開來一看，裏面有十圓鈔票兩張。看見了這些鈔票時，他的臉上立刻慘變起來，臉色也轉變蒼白了。他的雙唇顫動着，雙眼和狂人一樣的在發亮，手中的鈔票也掉在土席上面了。

清吉像夢遊病者一樣，從家中跑出來了。

「我是狗！是畜生！」他自責着，在狂風裏亂跑了一刻。走到了街路裏，停了足，茫然自失地傾着首在沉想。他覺得像有一枝燒熱了的鐵棒插進胸裏面去了，又像有融熔了的鉛汁傾注進胸膈

裏面了。他不住地用雙手在搔他的胸口。

「啊！天亮了時！」他像發譫語般地說着。但是他想等到天亮時，那三位朋友便要給繩子細起來了，那完全是自己告密的罪過了。因為自己不是個人，把朋友就進陷穽裏去了。他覺得在今後，自己在這地球上沒有立足的餘地了。于是他更覺苦悶。最後，他想着經理那樣的陰險的臉，就想走去放一把火，把工廠燒掉，自己便躍身進火裏去，焚死了算了。他一面想着一面望着東方的天空。天亮了……到處還是滿積着雪白的晨霜。

臨天亮時，他走到工廠的鐵門邊，把頭撞過去，他昏倒了，眼睛也失掉了視力。但還有意識。他盲目地再以全身之力，把頭向鐵板上撞去，他覺得頭蓋像碎裂成一片片那樣地，耳鼓不住地嗡嗡地鳴響起來了。從眼睛發散出緋紅的火花。他再咬自己的舌頭——舌頭像切斷了下來那樣地用齒緊咬着。于是他昏倒在地面上。但他仍然還有意識——生存着的意識。在他的撞破了的頭腦裏還是能夠感覺像這樣醜劣的畜生的生命何以竟這樣地經久呢？但這祇是意識而已。身體早已經一點也不會蠕動了。

在那時候忽然聽見有汽車駛前來的音響。他盲目地想把自己的胸體移近到汽車那邊去，好讓富豪所乘的汽車把自己軀斷這一口氣，把和狗一樣的自己的胸體軀毀到四分五裂。但他想移動身體也祇是一點點的意識而已。到最後，連意識也斷絕了。

黎 明 書 局

新 書 預 告

審計學	張忠亮編
市場學	侯厚吉編
商業地理	侯厚吉編
保育法	沈毓芬編
英文教育名著選	章 益編
童子軍訓練綱要	吳耀麟編
童子軍技術教材	吳耀麟編
戀愛的權利	洪 深譯
公民訓練法	劉百川編
勞作教學實例	楊駿如編
廢物利用的工藝	宗漢梁編
珠算筆算混合教學法	陳耿光編
農業及實習 <small>第三冊 第四冊</small>	唐志才 儲 勁合編

——版出將即·中刷印在——

手錶

法國 Abel Hermant

席·滌·塵譯

我想起我學生遇到的最好的伴侶之一——一個英國人，因此也算得是最好的了——是詹姆士·提。我和他相識了六年，祇在他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日死了，這番相識才算告終。在那段比較短短的時

間以內，我看到詹姆士確有七次，你簡直可以計算我們相互間所談的話。我們極爲親密，一同說笑打諢；可是我們骨子裏並沒有怎樣的深交。他的事我不知道，我的事他也不知道，實際我們對於雙方一點也不知道什麼。我們當然永不發誓，說我們應該如何地要好，除了在背上一拍，或彼此叫聲「老朋友」。可是，我深信他甘願爲我而死，一如我也甘願爲他而死，不過他却絕

不會猜到，我會得依舊活在世上來懷疑他之所以死，是否與我有着間接的關係。

第一次會面的日子也是七月十日，一九一三年七月。我約摸在中午時候到拍爾麥爾街皇家自動車俱樂部裏去。那天天氣熱而悶人，有許多人在那房屋地下室

來，我的一隻手依舊在我的頭上面，我的臂盡力撐開的時候，我禁不住一聲懊惱。我什麼都顧到——單單忘記了除去腕上的手錶！

我祇用一隻手臂盡力飛快地游到埠頭，另一隻手臂舉在空中；但是，惡作劇已經做成，我的錶已經停了。當我到得大理石的石級，約摸有一打的年輕人用譏刺的弔慰，狂放無比的歡迎我（因爲上面提到的基本規則也有例外的），他們曾經親見我下水，等着看我再露出水面。英國人是一個單純的民族；一點點小事就叫他們有趣；他們竟也好像甯願這應該是小事。他們中有幾個對我說，他們起初倒也沒有聽見

我的失察，直到我沈下水面的時候，有幾個含着坦然的冷嘲承認老早就看見，可以來警告我，但他們不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好奇心太強了，想知道在確實的經驗上，手錶投在冷水裏會有怎樣的動靜。他們同聲問我：「它停了嗎？」原來他們都熱烈喜歡戲院，而這正是最後的一場，使他們覺得有趣。

我注意到詹姆士·提——因為他是一羣人當中最直言無諱，最嘈雜不休的。他那時年紀才二十二歲，是一個英國人毫不虛偽地謂為出色的傢伙。並不是因為他的身材體格有多少與衆不同，而是因為他一張姣好的臉，眼睛是這麼坦白，可又這麼惡作劇，神彩是這麼充滿了生之歡樂，生之康健與美麗。可說沒有人走近他身邊去，不想分一點從他身心兩方面發射出來的青春之力。

我請他把姓名告訴我——這是我對他一種特別的要好。我極明白我是遠了

禮儀（其實他也如此），但他好像對於我的請求，覺得榮幸。他面孔顯然紅了起來，吞吞吐吐說不清他的姓，我因此一點都聽不明白，于是不將他的洗禮的名字告訴他，他只說出他的名是傑梅。以後，他們不住地將我指給所有來洗澡的人，說我「帶了錶倒跳入水」，他們又不住地問我「錶可走嗎？」然而這種聲譽並不令我高興，我就忙忙穿好衣服，一溜烟逃了。

但第二天，天氣依舊熱，我照舊在那個時候去，在那裏再碰到傑梅，他問我錶的最新的消息，也許他會得把這問題麻煩我到老死，要不是在七月十四日我就離開了巴黎。我們已經這樣相熟，所以我求他將他的名片給我，我自己的却沒有帶着，不能夠也給他一張，我只告訴他我的地址可以在名人錄裏找到。永久的友誼就此訂定。我們的友誼又暗中持續了一年。我在一九一四年六月再回到倫敦，到了之後，馬上俱樂部去。我在那裏立刻遇到傑梅，他

彷彿我們前一天才分別的樣子接待我，不說「你近況怎樣？」却說「錶走得好嗎？」我抱怨他不寫信給我。他以英人那種真實的坦白回答我，他的率直，真覺得可愛：

「我不能夠寫法文——我就連說也不能；你這方面，英語也說得這樣壞，所以就寫英文，你大概也讀不來。」

證明他的記憶並未衰弱，他的感情也並未改變，他約了幾個熟人，要開一個宴會請我。他並說笑地宣稱這個宴會要每年舉行一次，叫做「錶宴」。我却不同意在那規定的日子到牛津去赴宴。

「不興！」他說。「一定要在牛津。」於是這宴會就照他們所規定，在牛津密脫爾旅館舉行。到了六個人。我們吃得簡單，祇喝一些蘋果酒，但傑梅却放懷多飲了一點，談笑興奮，當他走進了大街，他是十分喝醉了。他突然之間大聲喊道：

「麥辯達玲塔在那裏？我看不見。」

他們把它拿掉了。」

于是他縱聲哭起來。我指點他道：「街現在是在右手邊，沒有人能夠從我們現在這所在看見這座塔。他却大聲道他非叫自己相信塔並沒有被人偷去，不然他就不能夠睡覺；他一定要親眼見到才與——親眼見到那有八個塔角的美麗的塔。我們領他到了街的盡頭，又將他帶回旅館。」

第二天，我們一回到倫敦，我們就聽到法蘭西斯·斐迪南特被刺。接着戰爭爆發。中間有五年工夫，我不聽見傑梅的消息。

我毫不疑惑，以為他已經戰死。我真正地悲傷；五年之後，在一九一九年七月我第一次回到倫敦，我常抱了一顆沉重的心想念到他。我竟覺得我不能夠到俱樂部去；但最後我却決定去走一遭。我見那裏圍集着一幫完全不同的人；許多軍官，有幾個可怕地殘廢，給我一種震動心胸的印象。他們有更加動人哀憐的情形，那就是他們挨受痛苦的樣子。他們做出不在乎的模樣，

硬要裝出和「一般人一樣」。我尤其注意一個年輕的人，他的腿已經齊膝截去；我見他靠了一個小孩子的肩膀蹣跚走着，直走到游泳池的邊頭，他在那裏把頭向前一投，進了水裏，游來游去，幾乎好像他是應用着四肢。當他起來，我才看出他就是傑梅。

說來這彷彿是件出乎尋常的事，但相隔這麼許多年，遭遇了這麼淒慘的事故之後，再得相見，我們第一次所起的感情却不是歡喜。我們彼此都在顫慄。我從他眼神裏，清楚地看出他甯可不看見我；我更看出爲了什麼不可思議的緣由，他對於那發生在他身上的變遷，覺得羞恥。可是他却帶着類似舊日歡快的風味來問我：

「錶怎樣了？」

他提醒我，明天恰巧就是我們宴會——錶宴——的又一週年，因爲這錶宴是曾經規定一年舉行一次的。於是我們就決定同到牛津去。

第二天我們到牛津去，這一次祇有我

們兩個，傑梅也沒喝醉。他想在那裏過夜，說他尤其想到河上去。我們離了埠頭不到兩分鐘，平底船的突然一跳，也並不是劇烈的一跳，却把傑梅投到河裏去。他從此不再起來，我也一時找不到他的屍身，他那可憐的而兩足殘廢的屍身，直到兩小時以後。

他怎麼會得溺死的；四十八點鐘之前，還顯然很徐徐地游泳來去的他？

我深信：縱然他企圖裝得同平常一個模樣，他已失去對於生命的愛好；我深信他這末次和我會見，也使他太新鮮活潑地喚回舊日的時光；我深信他的死是出於自願。因爲，我不能相信祇是我的想像在作怪，當我想起出事之前他眼睛釘緊地看着他的手錶，他口內喃喃低語道：

「它會得停嗎？」

A. Hernant (一八六二) 是法國當代著名的作家。他文格清新，最善描寫人生種種的方面。他尤其喜歡諷刺法國的貴人社會。他除小說以外，還寫許多喜劇。——譯者

明 黎

書 叢 小

編主凡夫王
角三價實冊每

- | | |
|---------|------|
| 算學消遣集 | 陳漱生編 |
| 絕妙詞鈔 | 李寶琛選 |
| 三十六鴛鴦 | 呂曼雲選 |
| 竹布衫 | 何家槐著 |
| 往者已矣及其他 | 王夫凡譯 |
| 女生生活素描 | 熾燾等著 |
| 花椒 | 陳大悲著 |
| 水面落花 | 徐蔚南著 |
| 家庭幻術 | 俞雍衡著 |
| 阿霞姑娘 | 席滌塵譯 |
| 自知之術 | 郝禮東譯 |

書叢小學科會社

- | | | |
|-----------|------|--------|
| 社會學研究法 | 蔡毓麟著 | 實價二角五分 |
| 日本殖民與人口問題 | 包懷白著 | 實價三角 |
| 經濟學研究法 | 朱通九著 | 實價二角五分 |
| 西洋五大經濟學家 | 唐慶增著 | 實價二角二分 |
| 戰後經濟學之趨勢 | 朱通九著 | 實價二角 |
| 最低工資立法的研究 | 蔣學楷著 | 實價二角五分 |
| 外交政策論及其他 | 吳頌皋著 | 實價五角 |

版局書明黎

編合 冰寒孫 甫轟伍

西洋文學名著選 (英文本)

實價一元八角

本書出版未及三載，已再版四次，價值可見。自本版五版起，更刷新內容，增加特色，舉要如下。(1)重行精選西洋文學名著三十餘篇，悉為坊間選集所未載：如羅拔新哀絲綺思、歌德格爾、魯拜集選、基茨夜鶯歌、瓦格涅革命論、雪萊說愛情、華盛頓別妻書、藍伯求情書、哈代母子之間、莫伯桑嫁妝、柴霍甫打賭、小泉八雲文學中的情緒、哥舒兒外套、海涅石像、辛克萊詩人、新俄小說三架鐵機等，更為罕觀精品。(2)每篇均有短序，以精扼之筆，本社會史觀立場，剖析時代精神，作者意識，及作品風格等。(3)卷首添一長序，歷述西洋社會史的發展，證明本書所選各篇如何反映一階段中之階級意識，終乃歸納此紛歧之意識為若干主型。(4)綜觀全卷，可以辨識西洋文學主潮，及西洋人生觀念之全部。(5)編者批判悉根據中國現代立場，傾向青年生活之合理化，一掃拾人牙慧，食洋不化等病，尤為特色之尤。(6)每編附簡明註釋，文字之難，迎刃而解。

版出局書明黎

另一個朋友

法國 Emmanuel Bove

段薇傑譯

——窮人日記的一頁——

作者1888年4月26日生於巴黎，為現存之名作家。

他在一種裸露而且苦澀的陽光下，善用幻覺的確切，來描畫一切原始性的人物，和他們底夢想，他們的欺詐。他取許多特殊的場合，以一種像俄國大作家的筆調，給予他那些創作的人物一種怪僻的力量。

他底名著有：——我底朋友們(1924)——一個晚間的拜訪(1925)——亞爾比(1926)——一夜之罪(1927)——貝公·勒·勃魯意埃耳(1927)——勃魯特爾家之夜(1927)——同盟(1928)——父與女(1928)——亨利·杜薛門和地底陰影(1928)——心和面(1928)等。

比起法國式的公園來，我是更喜歡英國式的公園。這并不是

須把眼光朝上轉動一下，就看見太陽了。

因為法國公園的秩序和調和不合我的意，也不是英國花園的模仿

早晨的幾個鐘頭是一天最美的時候。所有太野心的或太卑

自然誘惑着我。很簡單地，只不過爲了我不願意確切地知道，我是

微的思想一到晚間都離開了靈魂，夜間使我們變了一個新的生

在什麼地方。英國式的公園是神秘的。那裏有瀑流，有不認識的

物。

小徑。雖說人家很快就能找出他的出發點來，然而人家是能獲得

對於我，正午是我快樂的極限。那一天我更覺得舒服。我聽

些時迷失的美妙幻覺的。尤其不致於經過那些高的假山而引起

鳥的歌唱，我真不懂這種歌唱怎麼會如此的悅耳。我以為再沒有

別人的注視。八月的一個熱的晝間，我在蒙梭利公園中散步。雖

比這鳥語更能使我安慰的了。

說是正午，然而太陽却沒有掛在天空的中央，我不必移動我的頭，只

在一條被了陰蔭的小徑上，我慢慢地前進。我尋找一張安置

在路邊的樣子，最後，在公園的正中央，一處樹木和淺草的深叢把我和都市分離了。

天是藍色的。空氣在陽光中震蕩着。幾隻昆蟲并不怕比它們更強的別的昆蟲，在淺草上跳躍。在這個被保護的自然下，平地，和樹林底音樂都不覺得奮發。土地給人家踏着發出聲音，它是絲毫不像田野，要消滅人們底聲音。

我喜歡以麪包去餵鳥。這正是一種慈悲靈魂的表記。我既找到我的樣子，我就從衣袋中拿出來我帶來的麪包。

我看見一個人在隔開幾米突的地方望着我，同時我周圍已經有十幾隻鳥了。我感到那人的視線落在我身上。我不會停地拋擲麪包屑，我拋得更近了，鳥也更走近來，感到一種更大的滿足的。鳥給我們證明這種信任是能使我們快樂的，雖說我知道它們不論向誰也都給予這種信任。

那個陌生人老還在注視我，於是我向鳥說話了。我給它們小名，我希望它們中間有一個落到我的指尖上來取麪包屑。我常常到公園裏來的，似乎這些鳥都已認識我，然而却沒有一隻走近來。

我想着這個注視我的人，也許在那兒說：「人羣中真有些貧賤的人啊！這就是一個窮人，一個與些鳥來分享他所有的一點兒東西的不幸人。無論如何他該是一個好人，我從來不曾見過一個窮人肯如此作的。」

的確他說了這些話，我意識到自己的偉大。我後來只餘下一小塊麪包了，我便把它分成極細屑子。陌生人走近了幾步，鳥都飛跑了。我轉身朝着他，微帶責意的眼光，看他的臉。

「先生！」他溫和地說：「請不必怪我，鳥就會飛回的。」

於是我才敢端詳這個陌生人，他穿着很好，中等身材，年歲很大。他帶了一副獨眼鏡，穿了一雙可以不經意地統在腳上的膠質半節靴。他用了如許的善意看我一秒鐘，使我似乎覺得他底眼鏡上蒙了一層水蒸氣。

——你時常到這兒來嗎？

——是的，先生。

我是從第一眼起就不覺得拘束，來認識這末一個人。我毫不恐懼，以同情的態度向他說話。

——無疑的，你是很愛生物的吧？

——我是很愛的。

爲了取得一種方便的姿勢，我機械地站了起來，把麪包屑擲給那避到四圍草地上的鳥。

——你有一個善美的靈魂。他靜默了一陣之後說。

我沒有回答，然而竟使得我充滿了快樂。如果我願意的話，甚至於我能哭出來。

我老更細地投擲麪包屑。這位陌生人的確有很大的感覺

性，每當我看他的時候，總看見他正低下頭去。

——看啦！爲了使得我不看他，他指着鳥說，「它們又來了。」

——但是我再沒有麵包了。

現在我應該懺悔了。在說：「但是我再沒有麵包了」的時候，我的聲音含有惡劣的調子。所有的人都是有他們的弱點的。人是不能完善的。我說：「但是我沒有麵包了。」似乎是我責備他沒有看到這一點，似乎是他已經預先看到我是沒有麵包了，似乎是我想要他替我買麵包讓我繼續去拋擲。

我還算聰明，立刻就懂得自己這句話的惡意，於是不經意地改正那句話說：

——今天鳥是已經吃夠了……

——你這樣相信嗎？

陌生人是那般好沒有注意到我的用心。

我們都走開了。他走得很慢。是我自己使我去和他走在——道的。他時常停步，瞻望天空。

——如何的一天啊！

一個無限的快樂侵襲了我。我覺得這個人對於一切簡單的東西都有一種很大的愛。他對於一切細微的事物都感覺興趣。現在我只需要一點兒友誼，我知道最聰明的表現就是不向別人要求那種他們所不能給你的東西。我懂這種道理。我是一個明哲

的人。我只要取得那種存在的東西。然而，甚至於這種東西我還不能獲得呢。

我遲疑地走近這個陌生人，用一種忽爾急促忽爾遲緩的脚步，正如一個女人靠近一個過路的男人時所用的。

我聽見一切的聲音。公園中幾乎一個人都沒有。有時候，從淺草的那一邊，可以看見兩三個影兒。

他，陌生人低頭走着。我們不知道我們向什麼地方走。

有一個不幸的人坐在一張櫈子上，吃一塊麵包和一點兒肉。人家常是要尋在外面吃東西的人所能夠睡眠的地方。陌生人用一副憐憫的眼光看看他。啊！請不要相信這會使我嫉妒啊！相反地，我看見世上甚至於還有人同情於別人底不幸，我心裏真快樂。不，我並不嫉妒。我不嫉妒那些真正的乞丐，那些不需求任何東西的人，那些不驚異自己是窮困的人，以及那些當別人憐恤他而他毫不注意的人。這個在櫈子上吃東西的人不是一個陰謀的人。他甚至於沒有用一個聰明的眼光去看這個陌生人。這是一個窮人，一個我所愛的那種窮人。

我們沒有交換一句話，只往前走。走在一個穿着得考究的人旁邊，是這樣的愉快啊！這個陌生人，這幾乎是我底一個父親。在他底行爲中，在他底靜默中，我感到了一種保護的力量，以前我是小孩的時候，和父親一道出去，也沒有感到過如此的安寧。我總在恐

懼，怕人家打他。我底父親，我是如何的愛他！

不時地，陌生人向我轉過來，搖頭凝視我。然而我是多末愚蠢，我不知道要如何地去看他才好。他很溫柔，那是顯得比我還可笑的溫柔。他又很冷淡無味，更帶着不相稱的柔順。

我小心地迴避他的眼光，他那眼光據我猜想，是來考察我那些破舊了的衣服，過大的鞋子，以及我感覺非常整扭，圍在脖子上的東西。

我們走近了公園的出口，幾秒鐘內，他應該要說話了。我是如何地想要我們再回到公園中間去呢！

我們都停下了。靠近籬邊有一個看守人的崗位，塗上一層黃色。

一切都已完結了！我們就要分離了。

我打了一個寒戰，幸虧陌生人沒有看見。天氣很熱。我低下眼睛，覺得眼臉都濕潤了。

這個陌生人雖說出了滿臉的汗，但是他並不揩拭。他這種的不在乎，使我很快樂。我把這種不在乎看作胆怯，和對我的同情。

在我，這是許多年來第一次得到一個朋友的印象！

陌生人從他的衣袋中拿出一條手帕來，一條還是摺好的手帕，在揩拭之前，他向我說：

——你在什麼地方吃飯？

——先生，我不知道。

從這句話中，我感到的確有使找出於我有利的回答，但是我的思想遲鈍，而且時間迫促，也不容我去想。

——你願不願意和我一道去吃飯？

雖然一餐飯，這是多小的事情，而且很快就會完的。然而你不知道這個邀請是使我如何快樂呵！

不幸地，我是從來不敢回答別人對我的招請。我總是怕答應得太快了。

——不……謝謝……我恐怕會攪擾你……我口吃地說。

——來罷……既然我請了你，你就該來……

一個瘋狂的快樂侵襲了我。我看見在我頭上的天是藍的，公園在右邊，路在左邊。這一切是無限的大。

——啊，先生……好罷。

『好罷，』我已經答應了。然而你不知道說出這個好罷來，是如何不容易呀。我從沒有說過好罷。我不知道說好罷。我覺得與其說好罷是幸福還不如說它是自由。

★ ★

陌生人住在一層靠地的樓房。是否因為有一種陰暗的感情才能使他住在房子的最下一層呢？然而我覺得，即使很有錢，我也不能住在靠地的一層樓的。

到了門口，雖說是已到了家裏，這個陌生人並沒有到衣袋中去找鑰匙。他按鈴。一個年青而且天真，但是據我猜想是固執的使女，出來開了門。

——朋友，請進，陌生人指着一間客廳向我說。

我進了客廳，爲了恐怕鞋底碰壞門口的氈子，所以我沒有擦腳，

我正預備摘下帽子，陌生人却說：

——你不必拘束：還是戴着罷……這是在你家裏……

現在我能夠說這命令使我服從了，因爲無疑地，它是能夠對着像我這樣的人發的，但是陌生人爲什麼要這樣說呢？這裏有這末許多東西拘束我，最好還是都它們一齊拿開去的好。

同時我還是摘了帽子。我向前走兩步，看見一隻塞着稻草的而且製得柔軟的獸。

陌生人讓我留在過道裏，幾秒鐘後他又回來了。

——來罷！請到飯廳裏來罷。我已經叫人替你預備了一份

食具。

我跟隨他。

——請坐……這就像是在你家裏一樣……

陌生人望着我底手，又說：

——親愛的朋友，你應該問我是誰？我要告訴你。我叫作波

弟爾·馬爾得。我愛那些受着生活之嚴酷打擊的人。從你怯弱

的外表看來，我猜想你是一個有善良靈魂的人。因此我特意來認識你，來幫助你，來鼓勵你。我希望你底高傲心情一點也不因此而委屈，因爲我能夠做你的父親。但是你不妨把我看作一個朋友。每次我能夠使得一個人的生活少受些困苦，我就那樣作。你，你是很值得人家眷顧的。

我聽着這些話并不想去了解其中底意義，因爲我恐怕在這些話中會有些使我不高興聽的字眼。我底靈魂是在那幾個我所喜歡的「親愛的朋友」、「來幫助你」、「高傲」等字眼上休息着。我還不能夠相信我那找尋許久的朋友就在這裏了，在我的眼前了。然而，他是在這裏而且我感覺得我簡直沒有預備什麼話向他說。

——親愛的朋友，請不要以爲我的心是乾涸的。只要我力之所及我總是要使得不幸的人生活得舒適一點呢。除了同情於卑微者底不幸之外，我是不懂得任何更加重大的事情的。

這些話使我很感動。我似乎覺得我坐的椅子是沒有腳的，我的腳踵不是踏在地板上，我只是生活在一個夢中。一個新生活將要在我的身上開始了，我有一個朋友，他將要用他一切的財物和他的心與我相結合。

——啊！先生，你向我所說的這一切是如何地使我感到幸福

呵……

——你知道，這就是我所想的……來罷，應該吃飯了……並且

下個星期日我還要來看你，就在你的家裏，在你的小房間裏……你住的那一定是一間如我所想像的在六層樓上的小房間。

——是的，先生。

——你不知道我是如何地了解你呵……我看清了你整個的生活，當你醒了的時你就起來……你略為散步……你喜歡禽獸……你去吃早飯……你又去遊蕩……你去午餐……你睡眠……單獨的，你是單獨的，完全單獨的。沒有人煩厭你。但是，事實上你以什麼生活啊？

——以我的恤金……

——啊！是的，你有一筆微小的恤金。你運氣還算好……你是個聰明人……我佩服你。

這餐中飯我要永遠忘不了。在波弟爾·馬爾得先生和我之間是有過如此的一番信任，那麼精微的關心，竟使我今天想到那已是毫無所存的時候，還難免不痛心呢。

星期日終於到了。波弟爾·馬爾得先生應該在下午四點鐘，過了最熱的時候來看我。

我在準備中就過了一早晨。我買了酒，一盒餅乾，還有檸檬。我的房間佈置得比平時有秩序得多了。我坐在床上那墊褥破了一個大洞的地方。我等候着。窗戶打開，好像不會利用活動窗簾，外面強烈的光線映着整個房間。

我如同人家將要做完無數件易忘的小工作時，感到一種滿足。

只有兩隻玻璃杯子還沒有洗。我很知道。我要留着，等波弟爾先生來時再洗，顯得更有禮貌些。

忽然，我聽見樓梯上有些腳步聲。這一定是他了。我站起來，而且拿了杯子，當他正在敲門的時候，我就預備洗。

我聽見他到了房門口，雖然我已經把我的門房號數告訴過他了，但是他仍舊找到樓上的另一邊勒哥安住的地方去了。我是如何希望我底鄰居看見波弟爾先生到我的家裏來啊！

有人敲門。我去開了。

這是他。雖說是星期日，但爲了拜訪我，他只穿一身舊衣服。他這樣的穿着的確很雅緻。他進來，在門檻上就摘下帽子。

——你看，我說。我正在洗杯子呢。先生，請坐——我給他拿上了一張最漂亮的椅子。

——啊！朋友……你不要管我……我隨便在那裏都好坐的。

他坐在床上了，坐在我所坐的那個地方，因爲那個地方的褥子已被坐得凹下去了。

——這間房子還不錯呢……很乾淨……空氣很好……只是高了一點……但是空氣很……

——你這樣覺得嗎？

——像這樣的房子是很少的……

他稱讚我的房子，並不使我高興。我曾經希望他到這裏來看過之後，會在他家裏供給我一間舒適的大房子住的。現在我知道這個希望已經無用了。

——你也許是自己做飯罷……

——啊！並不，先生……

——你不自己做嗎？

——不，我在飯館裏吃！

——你是在飯館裏吃嗎？

——是的，先生。

——但是那裏很貴呀！在飯館裏吃……

——是的，不過我也有個打算……

——嗯，那是另一回事……當別人處在你的這種地位的時候，

那是應該曉得打算的。

——先生，我很知道。

靜默了一陣。波弟爾先生眼看着窗戶用拳頭按着我的床，不時地他提起了腳踵來而且敲着地板。有時候，他也轉身來向四下裏注視。

當我正尋找一塊抹布的時候，他說：

——啊，不必擦杯子……你不應該浪費……我只喜歡喝點清

水……你知道，在這裏這并不是很壞的。你這裏不一定有水吧？

是的，門口就有水……

——這很好……以前我不曾告訴過你我是如何地要這樣做。那是因為我剛認識你。現在我要對你說，我是如何地覺得你的不在乎和你的簡單是偉大啊。

這些話我認爲是含有真理的，我感動了。我柔順地看着波弟爾先生。我覺得我們之間的隔膜更會消滅掉的。

——你要喝點酒嗎？先生。

——如果你願意的話，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他說「我的孩子」啊！這次我一切的悲哀都消失了。我顫抖地替他酌滿了酒，當他想要站起來的時候，我說：不，不，你不必動，——然而我却不能一點不潑地把酒遞給他。

他向前低着頭來喝，正像人家在酒舖的櫃台前喝一樣。

這使得我不大高興，我想他一定是沒有注意到我把杯子酌滿了，如果我是這樣作了，那也是因爲他的話攪亂了我。他這樣去喝不致於沾濕了他的衣服，而且他還能是像在他自己家裏喝一樣。

——我的朋友，你是一個感覺靈敏的人……

這秒鐘之內，我相信他是看入了我的靈魂呀！

——我愛那些像你一樣的人。人類的困苦很使我感動。請把你的生平告訴我，是否你心上也有些事故，你信任我好啦。

敘述我的生平！是否一個人的生平該向朋友們述說呵！是否一個人能不說謊，不誇耀，不增醜地去述說他的生平啊？至於信任，是否當人家要你信任他的時候你就信任他嗎？說我的生平，向一個剛來的人說？不，那是不可能的。

波弟爾先生等着聽我說話，假裝着一副很當心的神氣。我說得很對：「假裝着」。因為雖說他的眼睛是注視在我身上，然而有時候却很快地轉到我房間裏的別的東西上去了。

——你就是用這個盆子洗臉嗎？

——是的，先生。

——這是不大合適的……來罷，向我說你的生平啊！信任我罷，我對於你是個朋友，是個兄弟……

——兄弟？

——是的，我也因為窮困痛苦過呢。

——你也為窮困痛苦過嗎？

——是的。

我感到我只該從他的眼睛裏去娛樂自己。至於在我的心裏，他已經降低了我的尊敬。

——你不要喝一點酒，先生？我問他時，我還等待着給他一個有禮貌的謝絕。

我錯了，波弟爾先生接受了。

你曾經注意過我是如何地時常為別人所誤。我確實知道別人要說一件事，但是別人却向你說出相反的答復來了，然而那却不應該變了我們的意見。波弟爾先生沒有拒絕是為了某種極小的，我不知道的理由，不過現在的整個的他是拒絕了我獻給他的酒。

這次，我慢慢地酌酒，為了使得波弟爾先生能夠避免讓我看見他俯下頭去喝。雖說祇酌了半杯酒，他依然是低了頭去喝啊。

——那麼什麼時候你才能對我敘述你的生平呢？他一邊在尋找一個地方攔下他的杯子一邊說。

你看見他是如何地尋了這個地方來攔杯子啊！如果他真是愛我，如果他真是能被情感的驅使來依附我，他就不會有這種矯裝的神氣，他竟把杯子攔在地下了啊！

——那麼，你的生平呢？

——啊，先生，那是沒趣的。

他站起來了，走近了我，撫摸我的頭髮。

我既希望他停止，我又希望他繼續，這反的兩種情緒把我分割了，然而快樂確是照着我。我希望他停止，那是因為在這種撫愛中有某種人類之間的可笑事物之流露；我希望他繼續，那是因為這

是一種深刻的友誼之表現。

——小孩子，小孩子，他一邊離開我一邊說，我要走了，親愛的朋友……

——你要走了嗎！

然而我，我以為我們是能夠一起一直談到夜裏的！

——當你願意的時候，你可以來和我一道吃早飯。我並不勉強你。你是自由的。我也不和你約定。我是極尊重別人的自由的。

啊！我獨自一個人，波弟爾先生是如何地不知道我不尊重他的自由啊。

他拿了他的帽子，還沒等到出了房子就戴上了。我深深地知道他曾勉力地裝出和藹的樣子，而現在他是疲倦了，所以也就只好走了。

我已瞥見我將要嘗味的孤獨。

我也站了起來。

——你走了嗎？

我不知所措了。

——先生……先生……不要走罷。

波弟爾先生狠狠地退了一步。蒙着驚恐，他謹慎地推開了房門，似乎是想都沒有想。

——請不要走啊……沒有了你我將要孤獨了……你不知道

當我孤獨的時候是如何地痛苦啊……停下罷……你說呀……你

對於我是如何地可愛啊……

波弟爾先生安閑地放下了門柄。

喂！我底孩子，你安靜些罷……你知道你該為我思想的。

我曉得要挽留他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有什麼比這種雖說人家想挽留一個人而仍然挽留不住再還難過些的事。

最後的一次奮發中，我走近了他，而且像那種沒進過教堂的人一樣滑稽地跪下了，口吃地說：

——你不答應我……我不知道作了什麼……你了解我，請原諒我……你能夠為我思想，我能夠犧牲一切……你停停吧，先生……

我又站起來，然而波弟爾先生還是向後退，已經到了樓梯口。

——朋友，勇敢些吧，我不會忘記你的，我很愛你，再見，你可以到我家裏來……

他終於走了，甚至於沒有聽見我向他說我將要為他犧牲。

留下我一個人獨自坐在床上。還是白天。鄰近一家有人在奏六絃琴。有時候同一個曲子接連地奏上兩次。許多鳥在藍色的天空飛過。它們飛得那樣快，似乎是依着一條直線。它們真黑得像那些回暮時節的鳥一樣。

我站起來。我取了帽子。我停了一陣免得再遇見波弟爾先生。然後我開了門，樓梯邊上沒有一個人，我出來了，而且我一直散

步到夜深。

★ ★ ★
我將永遠記得我生命中最悲慘的這一天。

昨夜我睡得很遲，因為在床上我還想念波弟爾先生呢。不像別人一樣，我是太好了，我再沒有看見他的過失。我曾呆想，波弟爾先生在他底床上也一般地想念我呢。於是我就看我的錶。那時候我決定了第二天到他家裏去，去告訴他在十一點十分的時候，我們兩個人的思想的確是彼此會過的。

等到第二天的早晨，我覺得這個意思是太可笑了。雖說我們已經有三天沒有會面了，但是我並沒有改變我的主意。他曾經堅請我到他家去吃早餐的，我又何必害怕妄用他的善意呢！

儘可能地我好好的穿着了。在我的房子裏，我總覺得我還打扮得不錯。但是等我出了門口之後，等我到了街上混進了羣衆中間，我才覺得我是穿得如何難堪啊！這並不是因為一種對比。我根本沒有被人家看見。那只是因為我想到人家認清了我過着的這種生活，人家會說：「只有他才配」。同時我也不能自信，我恐怖了。我痛苦。沒有一個人關心我。

十一點半鐘我離開了我的房子。依習慣說我是出來得太早了。但是今天我要到波弟爾先生家裏去呢，外面空氣新鮮，沒有塵土。

天氣熱得逼人，一輛洒路的水車淋濕了我的腳。我慢慢走。雖說我早已決定了的拜訪，現在已是實行了，然而我心裏還在感動着。

我到了波弟爾先生的屋子前面，各處的鐘聲正敲着十二點。我即刻進去。走廊裏沒有前次那麼清涼，所有的房門都閉着。夏天裏的房門似乎是從來不應該打開的吧！

電梯沒有在，我只得爬樓梯，梯塔真大啊，比我所踏的還大。到了房門口，我摘下了我的帽子，我又戴上了。我喘息。但是我尋不出上六層樓的理由。

應該按鈴了。然而我只靠在門柄上，沒有去觸那個機關，我等了幾秒鐘。

——先生在家嗎？我一隻手撐在牆上另一隻手放在衣袋裏向一個使女問。我從見到了這個使女之後就採取了這種姿態，因為我是不會應付傭僕的。我是想使這個使女知道我，雖說我穿着得這樣壞，但是我的身價究竟還超她之上呢。無疑地她已經明白了，也許是爲了惡意，也許是爲了報復，她問我：

——什麼先生？

我好不容易取得的鑰定，這下子又給失去了。

——你的主人，我帶着傲慢說。

但是我隨即後悔我的不懂慎。總之，我看見這個女人對我的

處置了。如果她回答我：「我底主人！他沒有在這裏！」我又怎麼辦呢？因此，我即刻又加上一句話：

——你是認得我的呀……我前次來吃過飯的……

雖說我用了這種懷着恐怖的謙遜來說了這兩句話，但是後來我和波弟爾先生說話的時候，我却并不想說她的壞話。

——是的，他在家，請進……

我摘下了帽子，其實在這個使女面前我是不願意如此作，因為也許她會想到這是爲她作的。

——我該去通報是誰來了呢？

爲了回答這句話我遲疑了一下。

——你說是那位曾來吃過飯的先生。

——每天都有人來吃飯，究竟是那一位呀？

這次我不能不說出我底名字了。她將要嘲弄我，她將要笑了，可是，無論如何我的名字總是我的名字，我說出來怕什麼的？

——巴東先生。（譯者按巴東即法文「手杖」之意。）

——巴東嗎？

——是的。

——很好！請候一候。

我在過道上一張椅子上坐下了，那些椅子是人家只攔帽子和雜物的，但是也只坐像我這樣的人的。

一張門推開了，波弟爾先生穿了一件寢衣沒帶領子，從那裏出現了我，我一跳就站起來。

不動地他把手伸給我。

——原來是你啊……我是如何地高興看見你呀！來……請進來……我給你介紹一個朋友……一個像你的人……請進……

請進……

——一個像我的人？

——是的，請進……

我沒有時間思索。我幸福地，昏亂地向前走，正像是在某些我所能記起的夢境中一樣。

突然地，我立刻停住了。我底血停止循環，都升到頭上來。波弟爾先生用手指着我。使女在我後面。人家在說話。我只聽見一些字。門慢慢地自己向牆那邊轉過去了。

在那裏，在那張我會坐過的靠椅上，我看見一個窮人，一個像我一樣的窮人。我沒有長久去看他的必要。即刻我就認識了的。確，在那裏，在那把靠椅上有一個窮人。

——請進……我底朋友……

我沒有回答。現在我懂得了一切。波弟爾先生并非愛我。

他愛的是那些窮人。

——請進啊……巴東……你怎麼啦？

——不……不……我要走了……我病了……

我向後退。波弟爾先生慢慢地跟隨着我。我猜他一定不敢更靠近我一些。人家是從來不敢靠近那些突然改變了態度的人的。

——但是請停停吧！我親愛的……請停停……這是像在你家裏一樣啊……你是我的朋友。

我總是向後退，我推開了門。

我出來了，讓門開着。我是能把門關上的，但是我沒有勇氣去關。門既然沒有關，所以我和波弟爾先生之間還有未了的事情。他能夠跟隨我，能夠懇求我進去，然而我不知道我能作什麼。

我之所以讓門開着，那是爲的他能夠去關，爲的他能把我們的友誼永遠地斷絕，爲的至少在我的孤獨中，由於別人不了解的緣故，我有能夠去忍受的理由。

當我下樓的時候，波弟爾先生只是站在他的房門口。似乎門口就是他能夠走的極限，至於樓梯那簡直是一個深淵。他俯着身，驚叫我。不敢把腳踏到第一級梯子上去。

——喂！巴東……來罷……你怎麼啦？

我，我慢慢地走了。當我到了走廊裏的時候，我停住了。是否這是因爲我的痛苦并不如我所想像的那麼大啊！傾聽着樓上的動靜，我很想再窺探一下。

門啪啦一聲關了。完結了。

走在街上眩目的光線中，剛才一切在屋裏的黑暗中所發生的事，似乎都在過去中消失了。我沒有哭，我從不當時就哭的，我底神經是緊張到雖說我一點都不笑，而我的臉是收縮得像笑的程度了。

許多天過去了。

如果我沒有保存着，波弟爾先生知道我爲什麼走的那種印象的話，我很久以前就可以遺忘了這個難堪的故事。他的確知道我爲什麼被一種卑賤的嫉妒心所驅使，如果把那個窮人換成了一位富翁坐在那間飯廳裏的話，我的確是不會走的啊！

透過了我的腦經，他的確認清了我的一切卑下的思想。是的，毫無疑義地已經全部認清了，因爲如果我處在他的地位的話，我也能夠猜出的。

文學與政治

葉青

——文學底作用——

引言——一 至上論與功利論——二 文學作用於政治——三 政治作用於文學——四 文學作用底限度——五
再論至上論與功利論——結論

引言

文學有不有作用呢？這個問題，是沒有一定的意見的。它正同一切問題一樣，都有兩個相反的答覆。那就是我們人所共知的文學至上論和文學功利論。所以要答覆這個問題，就必須考察文學至上論和文學功利論兩者。

文學至上論底說明，是說文學至上，不供用於人，它自身就是目的。我們之於文學，是「爲文學而文學」，並無所圖。文學功利論不然。它以爲文學供用於人，自身並不是目的。我們之於它，是「爲人生而文學。」就中更進一步的，把「爲人生」解釋得更爲具體，說文學是一種工具作用在維持社會或改造社會。維持社會或改

造社會是一種政治的行爲，所以文學是與政治有關係的。「爲人生而文學」一公式，大可寫成「爲政治而文學」。

那末這兩種意見，那個是，那個非呢？這是我們底一個根本問題，必要首先解答。而在我，則是贊成後一命題的，「爲政治而文學」。但要說明爲「政治而文學」，必須說明「爲人生而文學」。在此以前，還須說明「爲文學而文學」公式底錯誤。

一 至上論與功利論

現在我們從抽象地檢討文學底至上論與功利論起。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說文學有用，並不會污損文學，侮辱文學，而是一個事實問題。以爲說文學有用，就在污損文學，侮辱文學，那

完全是一種貴精神而賤物質的見解。依它，應用和實利是多少的不好啊！其實，文學本不是甚麼神聖的東西，何來污損與侮辱？它原就是生活中的產物，為描寫生活底一種。把它崇拜起來，看得多少尊貴和神聖，乃是一種觀念論的錯誤。

這種觀念論的錯誤，同玄學一樣，看重抽象的本質。由此生出的崇拜，又同宗教一樣地沒有道理。而實際上，還是下流的宗教。在從前的中國人，乃至現在還存於鄉村的，把人造的文字加以尊敬，有所謂「敬惜字紙」者。其可笑，其荒謬，是誰也知道的。然而文學至上論者底見解，竟同這般人一樣。他們不同的，僅僅一則「敬惜字紙」一則敬惜文學而已。所以文學至上論乃是一種拜物教的思想。

這我們還不必說它底形式邏輯底觀點呢。它底錯誤，實在說不完。我們只要知道文學至上論是以觀念論為基礎，而觀念論又與宗教有瓜葛，宗教底錯誤是人所共知的，那末文學至上論底錯誤，也就非常顯然了。難道還有人相信拜物教麼？

現在我們必須知道的是：人為一種生物，其行為底目的在為生活。因此他底行為是人生的。無益於他的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的事情，絕不會做。經濟、政治、法律、道德、教育等等，其作用非常明顯。哲學、科學、文學這一切屬於智識底範疇的，同樣地有用，只不過欠明顯罷了。觀念論者既知道觀念嚮導行為，而一切智識都

是觀念底系統，那怎麼要來否認文學底作用呢？

並且，我們還必須知道，一切為生活而有的行為，又都是生活底產物。像今天所有的文學，以藝術的手腕把事物描寫成文字作品的文學，在原始時代是沒有的。而它類底內容，又是以生活為題材。就是神鬼小說，亦不能外於生活，那是宗教生活底描寫或人類生活用宗教思想描寫出來的東西。所以我們要肯定文學是生活底產物。既然這樣，交互作用底原則，就必要發生效能。為生活所產生的文學，當然要作用於生活。那又怎能否認「為人生而文學」這個命題呢？

要「為文學而文學」底見解能夠成立，就必得是人生只有文學一件事。然而實際上，人生所做的很多。那末交互作用底原則，就不允許有孤立的事情。而所謂目的與手段，原隨場合不同。文學因此在某種場合是目的，在某種場合是手段，不能固定於目的。所以它在作為手段而存在時，就要顯出作用來。「為文學而文學」底話，是把文學與人生，與其它一切活動分開而作孤立的東西觀察的，當然不對。

所以文學底功利論，非常正確。不是人生為文學，乃是文學為人生。因此「為政治而文學」一命題，也就能夠成立。

自然，在人生中，文學底作用當不止於政治。基於交互作用底原則，它可以為用於一切，如經濟、法律、道德、風俗等等。但在對於這

些事項的作用中，以政治為大。而且這些事項所受的作用，都可說是政治的。因為一切現狀底保守和變革，是一種政治行為。所以「為政治而文學」底命題，就是文學功利論底具體口號。「世界文學」底發刊詞中，把一面高唱人生藝術，一面反對文學底政治作用指為矛盾，是有道理的。

二 文學作用於政治

現在我們就來看文學是怎樣作用於政治的吧。

文學不是別的，文學是用藝術的手腕描寫事物。它除開技巧外，是同哲學、科學一樣，有思想和事實。不過它不同於哲學的，是表達思想用事實而不用邏輯。不同於科學的，是對事實用選擇的和具體的描寫而不用分類的和概括的描寫。另外，它就是加上描寫底技巧。

因此，在作用上，我們可以從兩方面看。

先就描寫事實而論吧。

人們對於事實，最容易感動。因為事實有激起感情的作用。見了乞丐生憐惜之心，見了不平的事就要發生憤怒之感。而這些事實，又極平常，是人所易知易見的。大家看了，都能懂得。因而亦都能發生感情作用。所以還有一種普遍性，足以發生廣泛的傳染。

而且可以特別加強它作用的，是問題劇和社會小說等。它們提出問題，使大家感覺現實之當改革。而描寫黑暗的自然主義作品，更容易引起不滿意於現實的要求。浪漫主義的作品，雖不予現實以打擊，然而使人追求理想的。並且讀者讀過後，自會把理想與現實對照，生出改革底要求。所以文學作品不僅能夠刺激感情，還能夠刺激思維，使你讀後去想想。

次就描寫方法而論吧。

技巧底優秀，可以加強事實底感動性。為甚麼呢？因為所謂美，是要訴諸感覺的。不然就無從鑑賞起。所以要把事實描寫得活靈活現，使讀者如身歷其境一般，纔叫做美。而這樣，就更能使人感動了。這種技巧，為文學所獨有。因而這種作用，亦為文學所獨有。

這些，不僅說明了文學能影響人，而且說明了這種影響不是科學底描寫事實所能及。因為它不選擇，不具體，所以只能發生理智的刺激。文學在這裏，却有它底妙用。

它能夠影響人，就能夠影響政治。因為人底行為沒有不通過意識器官的。要有甚麼思想和感情纔能有甚麼行為。文學既然作用於思想感情，當然也就作用於行為。作用於行為的，就要作用於政治。而文學所作用的行為，還特別是政治的行為。

為甚麼呢？須知文學所描寫的事實，是社會的事實。人稱文

學作品爲生活之觀照的，在現今恐怕沒有人不承認。就是描寫景物的東西，亦處處有人底思想存乎其中。寓言的作品，其主人公雖是草木鳥獸，然而所說的話是人話，所做的是人事。神鬼小說亦然。它同樣地觀照生活，所不同的，是其中人物之名爲鬼爲神罷了。所以凡屬文學作品，都可歸結於社會事實底描寫。

而社會事實，或整個的社會，是在一定的制度之下的。這制度與政治相應，原爲一定的政治形態所允許。其實，就是整個的社會，可以說，在基幹方面，由政治造成；在枝葉方面，由政治通過。你不會見着一個政治運動成功後，舉凡經濟、法律、教育、風俗，乃至哲學、科學、藝術的思想，全都改變，而使整個的社會不同於從前麼？

那末，描寫社會事實的文學，對讀者所激發的思想和感情，因而加於讀者的作用，就必然影響於政治了……文學就這樣作用於政治了。

三 政治作用於文學

當然，政治也作用於文學。這裏，我們亦得予概略的說明。

第一，我們要知道的，是政治先文學而產生這一個事實。就社會進化論和社會進化史講來，在一切行爲中首先發生的是解決物質生活的生產。要產生有剩餘，纔能養活得起以政治爲事務而不生產的人。文學比政治要不急需一些，所以必生產更發達能養活

更多的不生產者時，纔能有專事文學的人。因此文學比政治後出。而凡先在的東西，都爲後來的東西底原因。歷史本是一串因果關係底系統。政治既然先於文學，所以政治就要作用於文學。前面所說文學對於政治的作用，是文學底反作用。凡被產生者都能轉而影響產生者。

並且，如果思想爲環境所形成的道理是真實的，則政治作用於思想也是真實的。因爲先在的政治，構成產生思想的環境之一。而文學作品底內容，就是思想。它所敘述的事實，作用在表達思想。既然政治是形成思想的一個因素，所以亦遂成爲形成文學的一個因素了。於是我們可以說，有甚麼政治就有甚麼文學。

自然，比政治還先在的，有生產；與政治同爲思想和文學底環境的，有別的東西。換一句話說，有比政治乃至一切都更爲本源，更爲基礎的東西。它對於文學，自然有決定的作用，就是政治也在它底決定之下；但我們這裏是論究它以外的文學與政治底交互作用。

既然政治影響文學是真實的，那末它是怎樣影響，又到甚麼程度呢？

我以爲政治作用於文學的情形有兩種。一種是無意識的。……一種是意識的。……

這兩種作用，在前者是絕對的。……後一種政治作用，只有相對的性質。……所以在這裏，我們可

以說政治作用於文學是很有限的。

四 文學作用底限度

但是文學底反作用，也有一定的限度。

雖然我們說過，文學對於政治是一種很好的工具，它比哲學和科學都更容易刺激人，而且有較大的普遍性；但它底作用在宣傳，只是一種宣傳底工具。它是把既有的思想拿來用事實表現出來。

因此它能夠宣傳思想而不能夠發現思想。

然而社會底維持和改造，是需要思想的。……這必取足於哲學，科學，尤其哲學。文學所宣傳的思想，也從這裏來。文學自身並不能發現甚麼思想，創立甚麼學說。

所以要成爲一個有政治作用的作家，必須獲得哲學。……而不必獲得哲學，即被認爲創造思想的作家，必然自身就是哲學家。

十八世紀底盧梭 (J. J. Rousseau) 第德諾 (D. Diderot) 和福祿特爾 (Voltaire) 就是顯明的例子。

並且，文學作品在思想宣傳上，也很有限。用事實所表現的，在哲學、科學上一句話，它要寫一篇小說或一本小說纔能完畢。在對話中表現的思想，也很不多。這是明顯的事實。

它在宣傳上，與其說是以思想說服人，倒不如說是以感情刺激人。以感情刺激人，固然有一種奮興底作用。但感情究竟是不能

持久的。它只有一時的作用。而且因爲缺乏思想，感情發作過後，就趨於停頓。甚至有別的理论來影響他，使發作了的感情消滅下去。

因爲它不能給人以很多的思想，又因爲它不能給人以完整的思想，所以只能……給以動機底作用。當前的實際如何，需要甚麼策略，必須系統的思想，具有方法作用的，纔能解決。

所以文學對於政治的作用，有一定的限度。它只能作宣傳——初步的宣傳……廣泛的宣傳……超過這個限度的作用，我以為是沒有的。

因此，文學不能包辦宣傳。同時也不能代替其他的東西，如哲學、科學、社會思想、政治思想等。這些都是提供思想的，有發現和創立底作用。在它們裏面，哲學最基本，但爲用最緩慢、最間接、普遍性也最小。其爲用迅速、直接、普遍性很大至於與文學作品同等的，是社會思想和政治思想。而且它們對於社會的維持和改造，有主要的和直接的作用。文學在這裏是比不上的。

所以把文學底作用說得過大的作家，完全是出於培根 (Bacon) 所說的職業成見。它底作用及其一定的限度，如我所已說。作家要誇大雖不妨誇大，但事實並不像那樣。

五 再論至上論與功利論

文學作用有限度，是實在的。然而這並不會否認文學底作用。所以我們總觀以前說來，文學有作用的證明就把文學至上論底錯語指陳出來了，只有文學功利論纔是對的。一切都如我們在開始之時所說明的一樣。

但至上論也並不是全然沒有道理。因為文學家之於文學，確然有毫無所圖的事實。他們底從事，由於興趣所在的很多。當然，興趣為環境所造成，並不是先天的。但是為興趣而文學，確是把文學當成目的。

並且進一步說，即使他在最初，別有所圖，把文學作為手段；然而在以後，情形亦會相反。為求名而從事某種活動的人，到後來，便忘掉了求名，而一以某種活動為務。因為任何種活動一開始，就有其獨立性，要作用於人。這種情形，正同人造出來的實際，一客觀化後就轉而支配人一樣。為買稿子餬口而走上文學之路的作家，可以有為文學而努力文學的行為。

哲學、科學、藝術底情形，也同文學一樣。試以哲學而論。哲學家在最初研究哲學，是有所圖的。後來，研究上了路，竟為哲學所迷。他不獨傾全力以從事，而且為哲學犧牲一切，例如娛樂、休息等等。有時還「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這不顯然是為哲學而人生麼？

所以形形色色的至上論，對於當事人說來，是有道理的。作家

之於文學，不是因為文學對於他有甚麼作用，乃大抵由於興趣之所在和文學對於他的反作用。這是不可抗辯的事實。

從此可知功利論是社會的，也必須要站在社會底立場纔有完全正確的意義。我們說文學底作用，不能對於作家自身而言。主要的是說：社會產生的文學，在社會上有甚麼用。這是主張功利論的人，所必須知道的。

而至上論呢？那末在我，就是當事人底自白。文學家說：文學對於我沒有用，我是把它作為我底目的而活動的。我不僅沒有為人生而文學，乃是為文學而文學，並且還是為文學而人生呢。這裏我們顯然看出至上論是個人的，為文學家底職業觀點所拘囿。

可是我們談文學底作用，應該客觀地估量。文學雖為文學家底生產品，然而文學是離開生產者而獨立存在的。並且論它底作用，不應該對作家個人來說，應該對社會上的人來說。因此，至上論在這裏也並不能說是真理。

所以在至上論和功利論之前，我們應該主張功利論。自然在某種場合內，這兩種東西可以統一。假如我是作家，我對於自己主張文學至上論，而對他人則主張文學功利論，那是沒有可爭議的地方的。這一點，須得聲明。

結 論

歸結攏來，文學是有作用的，而作用之所在，則在政治。這是作品底內容和技巧所規定的，十分自然。要文學沒有作用，除非沒有文學。

所以文學功利論是正確的。與觀念論、形式邏輯和個人主義打成一片的文學至上論，沒有正確性可言。如果有，亦限於個人而

高爾基的三幕劇

去年蘇俄文壇的新貢獻，有高爾基的三幕劇葉戈·波里契約夫 (Yegor Bulichov) 描寫革命前夜，俄國商人兼保守的富農之意識。雖然莫思科劇院排演這齣劇本，很是成功，但劇本本身沒有多少動作，也沒有柴霍甫那

般的心景，所以比較地宜於捧在手裏來念的。

波里契約夫是劫數已定的人，劇中專寫他臨死前的行為。和他這種苦痛相應合的，是他的同類——農民——的苦痛。他們見到前夜之必需演成驚心動魄的事體，他們的恐怖正如波里契約夫之死的惴懼一樣，時刻地增強。蘇俄批評家稱讚高爾基這個劇本，真無微不至，唯一的原因，就是爲了它繪出「資本主義的解體。」其實真能吸引着讀者注意的，乃是波里契約夫的心理。這老人

比較妥當的，則把它統一於功利論的場合中。

不過文學底作用有限，對於政治只有宣傳底作用。雖然它底宣傳作用有不可忽視的地方，但也只是宣傳，說明現狀底維持和改造的，並從而發生指導作用的，還別有所在。

葉青 一九三五，三，一三。

對於生存抱着十分強烈的，生物的執住。雖然他心下明白他已在死亡的路上，他還希望能夠使自己相信，這場病是不關重要的，他撇開醫生，去尋不學無術的治療者，隨又撇開不學無術的治療者，再去尋醫生。他感覺到他的一生只在無聲的擷取中渡過，他周圍的人羣固然是充滿私慾的野獸，他自己也是這末一個動物。他恨上帝抑卽所謂「某種東西」，因爲他早就失却宗教的信仰，他只以爲身受的苦痛都出上帝之賜。這一切的心理綜成人類一大悲劇。

朵斯提格萊夫 (Dostigayev) 是葉戈·波里契約夫的後部，也描寫潰裂的商人羣，但是不及前部之有集中的印象。——F·W

版出而書明黎

本教範師明黎

農業及實習

唐志才 合編
儲勁

本書遵照教育部最近頒布各類師範學校科目時間，並參酌江蘇教育廳委托江蘇省立鄉村師範聯合會所擬四年制課程慎重編輯，其方法依農學上之系統，及教育上之便利，順序排列，有條不紊。全書計四冊分三編，上編為農業總論一冊內述農業大意農業氣象土壤肥料等基本學科，中編為農業各論二冊，下編為農業應用及教學法一冊，今第一冊第二冊已出版，第三四二冊在印刷中。

第一冊實價六角

第二冊實價一元

作合及濟經村農

編合 遠靜馮 穎世王

最近教育部定「農村經濟及合作」為各級師範學校必修課程，該課程標準即係本書編者王先生所手訂。本書計分十六章詳論什麼是合作、農業、農業生產的要素、土地問題、農業經營、農場管理、農業勞動、農業信用、農業政策、農村消費合作、農村生產合作、農村販賣合作、農村信用合作、農村合作聯合會等，理論清新，全依教育部標準編著，專供各級師範學校採作課本之用。

實價一元一角

三二開三三六頁

算計折八購現 · 批整校學待優

讀安德生

茅盾

因為醫生說，治失眠還有一個方法，就是臨睡之前讀幾頁輕鬆而有趣的書。

於是我就照辦。常常在睡覺以前讀一篇安德生的「童話」。因為讀安德生了，於是我又找出布蘭特斯那本十九世紀的名作家來讀，鼻頭那篇安德生論。我覺得布蘭特斯的批評文章也和安德生的「童話」一樣輕鬆而有趣。且抄一段「大意」在這裏做我這「覺得」的物證——

「誰要是講故事給孩子們聽，誰就自然而然的會在講述的時候做許多手勢，裝許多鬼臉，因為孩子們聽故事，同時也當真是看故事，孩子們差不多同狗一樣的，一句和氣的話或是一聲惡狠狠的呼喝倒不如一個和氣的手勢或者板一板面孔更能惹起他們的注意。因此，誰要是用文字來講故事給孩子聽，他必須有這樣的本領——音調要能夠抑揚頓挫，要能夠突然來個停頓。要能夠做手勢，裝出吃驚的一付面孔，要有暗示那故事將要轉向快樂方面的微笑，

要能滑稽，能親熱，要有提神的使人忘倦的懇切而認真的口吻——這一切，他必須織進在他的文字中，自然他的文章不能夠直接唱出歌來，畫出彩色來，也不能跳舞，但是他必須把歌，舞，畫，都裝在他的文字中，就好比是關牢在那裏似的，一翻開書來，牠們就霍的直跳出去。要辦到這地步，第一，就不要用迂迴曲折的敘述，什麼都得從嘴巴裏新鮮鮮當場出彩——哦，說是「講出來」還嫌不夠，應當是味嗎嗎，帝帝打打，而且是嗚嗚嗚像號笛。你看安德生——

「三個兵丁在大路上開正步走——一，二！一，二！」

「那麼——拉開嘴巴的喇叭在吹，大底達大打！有一個小孩兒在裏頭！大底達大打！」

「還有『蝸牛爸爸說：「聽哪，落在牛蒡葉上在打鼓呢，勃侖侖騰！勃侖侖騰！」」

「有時安德生是這樣開頭的：『這你就聽着！』立刻就抓住了注意。有時他學着孩子們的滑稽口氣：『這麼着，那兵丁就割掉

了那女巫的頭。啞，她躺在邊了！」這一句簡括的不很同情的然而絕對清楚的講到一個壞蛋被除滅的話說了以後，我們會聽得孩子們笑的。……」

夠了！誰讀了安德生，誰都能感到他的有趣。然而他爲什麼

那麼有趣呢？我覺得布蘭特斯給我們還出個所以然來了。如果我們的兒童文學家用了勃蘭特斯的眼光去讀安德生，一定會讀出許多巧妙的法門。

本刊特別啓事(一)

本期因編者適有私人事務離滬，以致出版日期稍行延遲，尙祈讀者諸君原諒，是幸。

本刊特別啓事(二)

本刊特別歡迎下列各項稿件：

- (一) 世界各國文壇最近的情報；
 - (二) 最近世界各國文學長篇名作的述要；
 - (三) 比較前進的文學批評的翻譯或述要，不問原文係單行本或雜誌文；
 - (四) 世界各國(英、美除外)詩歌的翻譯；
- 以上各稿均請附寄原文，或說明原文出處。

本刊特別啓事(三)

「三人行」及黃源先生譯「哥德談話錄」下期繼續登載。

Moulton 論翻譯

瓦· 碟譯

我們如果將文學作一整個的研究，自然會遇到許多特殊的困難。不過，首先我們感到的，在我想，倒不是困難而是成見。要研究文學的全景，而不自由地採用譯本，這顯然不可能。現在有一種普遍的成見，以為翻譯文學，總是暫時的辦法，並且只能得到第二流的學問。可是這個觀念的本身，乃是文學研究的一個部門的產物。在這裏，文字與文學，常是纏結不開，要把牠們想作兩伴東西，也是很難的。然而這觀念經不起合理的考察。假若一個人，不讀希臘文的荷馬史詩，而讀英文的譯本，他必定要失掉了一些東西。可是問題來了，他所失掉的，是文學嗎？顯然的，那構成文學的一大部份的要素，是沒有失掉；古代生活的表現，史詩裏敘事的進行，英勇的特性與事蹟的概念，結構的巧妙，詩的想像——所有這些荷馬文學的要素，都展開在譯本的面前。自然有人要說，文字是文學構成的主要原素之一。這是對的，但是我們必須知道「文字」一辭，包含兩種不同的東西：大部分的文字現象，與別的同宗文字，有共

同之點，可以由此渡到彼的；文字中另有一部分元素，則是獨特的（方言的）固定的。英文譯本的荷馬讀者，所失掉的不是文學，而是希臘文。並且他也不至於失掉希臘文的全部。巧妙的翻譯家，可以在他的譯文裏，傳出些希臘方言的 *ethos*（特質）寫出並不錯誤的英文，但是却不是英國人要寫的英文。然而雖有一切的努力，譯本的讀者總要受顯然的損失；古典的學家知道這損失是多末大。可是討論的要點，並不是比較文字的價值與文學的價值，而是文學的統一性有實現的可能。接受譯本的讀者必定可以保有文學的一切因素，除了文字以外；然而就是文字，他也可以獲得相當的部份。若是讀者因這理由而拒絕譯本，則是從文學領域的大部份，把自己截開來了。無論他的文學知識如何精細，正確，總脫不了偏狹的毛病。

此外，我們還須明白，對於翻譯的偏見很像一種可以實現的預言。在這種偏見盛行的處所，翻譯的本性，常被認為十分鄰近於小

學生的「翻譯」。而在另一方面呢，却有非常值得注意的事：許多第一流的古典的學者，如何獻身於翻譯，以為這是註釋的最好形式；第一流的詩人莫里斯，亞諾爾德，特萊頓，波柏如何使自己成為兩種文字間的舌人。真正有學識，有詩才的人，簡直可以在英文裏使荷馬，優力匹底斯，亞力斯多法尼斯，如同在希臘文中一樣的光芒万丈。許多有最高文學修養的人，也常發表關於翻譯有力的見解。愛默生在他的論書裏說：「我毫不遲疑的從譯文裏讀我以上所舉出的書，及一切好的書。在一本書裏，所謂精華的部份只要是真正的識見，或博大的人類情操，這都可以移譯的。……我很少讀希臘文，

拉丁文，德文，意大利文——有時甚至法文。因為在一本好的譯文中，我很可以得到原文的一切。我非常感謝偉大的英國首都語，因為它像大海，收容了天下各地的河流。各國許多原文的著作都用我祖國語言譯出了，如果丟開譯文，偏要去看原文，這就如同我想要到波士頓，却泗過查理河。」我們還可以從歷史去找更多的例證。路德把聖經譯成德文，英國的聖經標準譯本，給英、德兩國的文學意味的語言樹立基礎。

——譯自 Richard G. Moulton: *World Literature and its Place in General Culture.*

雙重的世界觀

哥德在浮士德的前後兩部裏，分別提示雙重的世界觀。前部只不過是個人的世界。浮士德在這裏的出發點，是知識的成熟和青春的要求。後部展露較大的世界。第一幕是如同展覽會似的世界——有宮庭，社會，財富，快樂和美。第二幕是科學的世界。第三幕是藝術的世界，調和了古典的和浪漫的兩個動向。第四幕呈露權力的世界，在那裏有榮譽和經營。直到第五幕，前後兩部的世界觀才達到了尖銳的對立。（譯自 Moulton: *Goethe's Version of Faust*）——F·W

生命是這樣的長

意大利 Matilde Serao

席·滌·塵·譯

收到下面這幾封信，又把它們交給我，因此好把愁苦的思想的最後一滴從心頭驅除的女子，現在依舊還活着，但她現在是在遙遠的地方，而且被人遺忘了。現在去離風暴翻盪她的心胸的時候，已是這麼長久了；現在去離她達到平靜的海面的時候，也已這麼長久了；現在去離她不再爲愛而顫動的時候，也已這麼長久了。假如我現在發表的這些信，萬一被她注意到，她也許竟會不認得是誰寫的了。因爲愛是這麼短促的一種東西，生命却是這樣的長。

我的夫人：

這是很奇怪。爲什麼我現在寫信給你？在以前我是從不寫信給一個女子的；我也從不獻一首詩給一個女子的。可是，昨天晚上，我爲你寫了一首詩，今天早晨却又將它撕掉了。而今天晚上，我又來給你寫信。這一切令我莫明其妙。自然，我也許正患着什麼

神聖的，神秘的熱病。或者我也許祇是變得孩子氣罷了。一個人到三十歲年紀應該羞於是孩子氣的，尤其是我一向有着強旺聰明的名譽，我不敢失掉它。我想像你現在正在發笑，這念頭使我痛苦，使我臉色轉白。事實是，你老是在笑的，我却從不曾看見你微笑過。你一笑起來，前額粉白，眼睛裏閃着光芒，好像從你眼角裏打出火星來，於是鼻孔似乎看不見般的顫動，嘴唇微微地在口角邊張起，因而露出那下面的牙齒。你老是笑着一切的——會得有什麼東西使你發愁嗎？告訴我，我會得立刻把那東西取來，因此可以看一看你默然的沉思。我相信你從不思想，正像你從不微笑一樣。你的明信片是這麼粉香，這麼小巧，這麼玲瓏，這麼富於機智，裏面寫上了活潑歡快，短小興奮的語句，但就在一個角上，一個字——「夢」——凸顯了出來——又和諧又動人……夫人，你也曾經做夢嗎？我常常做的，我歡喜做什麼夢就做什么夢。那是種同時奇妙地美麗而又奇妙地淒涼的東西。我真要如此設想：夢是含有命運意味的東

西，在夢裏一個人的意志完全處於附從的地位。你做的是什麼呢？我問你這個輕率的問題，為的是不要得到什麼回答。我要恨你，倘使你當真告訴我你是做些什麼夢；我不知道我將怎麼辦，倘使你告訴了我。我承認，太太，我是害怕。我不能告訴你我害怕着什麼；但這種未知正因為是未知，愈覺得可怕。那末，你一定要使我安心。對我說說將來……不，那是危險；那末，姑且講講過去。你迴出尋常地走了。我宣誓你走得太快了。我有着這麼非常重要的話對你說。雖然，即使你多留兩天，我也許不會把那些話告訴你，並且我依舊覺得——像我現在這樣——我非得要告訴你。那是禮拜一，真地，誰也不應在一個禮拜的頭一天，就走開了。但是，倘使你等着，直到禮拜六才走，那我也要說你不應以一走來了結一個禮拜的。你穿着黑的；我疑惑你是否戴着什麼人的孝——或者，也許是為着別的事情戴孝？啊，夫人，告訴我那埋在你心底墓裏的死者的名字！天是曙曉，你可記得？——一個灰暗的黎明，像潮濕而沉睡的城市本身一樣灰暗。我們幾個人爬起來伴你到車站，我們都有一些昏眩，天還是這麼早。你是笑着，我記得。於是你一一握手。輪到我握手，你停頓了一下，站在那裏的走道上，手放在我的手裏。我朝上望着路，你朝下望着地。你低低地對我說「謝謝」。你又謝我什麼？我不能夠回答你，因為朝風使我的聲音聽起來微弱顫抖。於是你跳進火車，我們圍了攏來，向你揮手，看你走了。

不錯了，我不曾看見你走。在曙色中，我覺得眼前有一陣霧。我那一天做些什麼？我不知道。人們說我樣子像個癡子，四處亂跑，眼睛發呆，一無所睹。我非常害羞，我可以告訴你。我模糊記得你帽子上的白羽毛在風中飄動。為什麼你把我的手帕帶走了？你寫信告訴我你不在家你的小秋海棠枯死了。……也許是因為你不在家的緣故。我很替它難過。有一枝秋海棠死了，因為孤寂的緣故。誰會來負此責任？沒有人。我疑惑花是否也有它的天堂。許多花應該到地獄裏去，它們使人犯了這樣的罪過。地獄裏有了這些花絢麗爛漫，但又永不燃燒，一定是多麼美麗可愛！你會從這封信看出我是極快活——當真極快活。實在，我什麼時候都是快活的。我的朋友們對我說，誰也趕不上我這末快活。啊，如果我不怕說句笑話，我將說我是透頂地滑稽有趣。我的親愛的太太，我已經給你寫了不少最最不可恕的廢話。但我要得你允許寫些嚴肅一點——祇是更嚴肅一點的東西。或則你寬恕我一切，或則你不要寬恕我。我是一個罪人。但我也是一個孩子——一個口吃着，顫慄着，祈求着的孩子……

魯西阿諾 六月二十日

再：你也到萊姆抗洗澡嗎？沒有……什麼人？

二

我的引我痛苦的人兒，我的甜蜜的人兒，我的熱情的老虎，我的眼睛死沉沉的小羚羊，我的引我痛苦的人兒，我的擁抱一切的愛人！

趕快——趕快寫信給我，告訴我你愛我，告訴我我是你的魯西阿諾！打一個電報給我說你愛我。自從我看見你，自從我最後一次看見我無眼的「吉泊賽」到現在已有兩天工夫。在這兩天工夫裏，我還不曾看見過你；這使我一想到就全身狂怒而不耐煩——現在是看不見你，直要到明天晚上才能夠。我發着熱，我現在老是這樣。你就是我的熱病。我的上帝！怎樣一種愛呀！在我胸中，就在我血肉之內，有一種柔情，彷彿我裏面有一根藤蘿，朝上朝上地長着，於是又朝下長着，再左面右面地長着，咬嚙了我的本體。於是我又重新誕生，祇爲片刻之後再受苦痛，再被撕碎。在我的頭裏，就在這鬚骨的下面，我能夠感覺到一隻小小的指爪十分媚人地挖着我的腦子。我睡不着，我服下安神藥。這藥給了我不少的受用：可是我甯可愛你的接吻。我當真甯可愛接吻！列梨亞，我的百合花，我是完了！我似乎從現實中跳了出來。我要從你，從你的身心，從你的名字才獲得我的生命。我在痛苦之中。我被那些消耗我精力的紛然的事務環繞着；我能夠聽見我的朋友對我談話，我握着人們的手……但這一切好像是一重紊亂的蒼白的魔障，一番模糊的喃喃，或者一個幽靈般的景像——像霍夫曼所夢見的東西。唯一

甜蜜的，溫柔的，有色有香的，洪鐘微響的，熱情震動的音調是愛！列梨亞，我是完了！我們一同昏迷罷，列梨亞，我的穿着紫衣，像酒神祭尼那樣貞潔的處女。太陽照着，但是無用；今夜星光將要閃着——但那也一無用處，因為你既不在星裏也不在太陽裏。我要死了，親愛的夫人！我懇求你，救救我！給我一切——給我生命的宴席！給我信仰，你是我的救主。來罷，你一定不要讓我死。這愛是怎樣一種可怕的東西！當我停下來想想我真像個什麼樣子的時候，那是如何陰沉可怕。我的知覺被麻木渴望危險的心情所吞噬了；又被瘋狂地想望懸崖絕壁的心情所制服了——這就是所謂熱情！列梨亞，我的列梨亞！我的，我的，我的列梨亞！你的信當真就是你的一部分；我心裏全曉得。它在我頰下燒灼，在我的心上鑄刻。你不該寫那樣的信給我；你不該拿你的信使得我瘋狂，你的信就像流質的火。給我雪罷……給我冰罷……我在燒着。請哀憐些，沉着些罷。讓我的愛自己想滅，不要把我毀在你的火焰中罷。啊可愛的列梨亞呀，你又爲何這樣可愛，這樣無心地殘酷，這麼有心地仁慈呢？我愛得你那個樣子。不要告訴我你是誰。我不希望知道你。我祇要愛你，你這可愛的，神秘的人兒。你是人神合一的史芬克斯，把我的心拉出；但我不想來知道你的秘密。請不要響罷。同我一起死，默默地，死在我們的愛底深深的秘密中。啊，同我一起生活着！同我一起生活着，列梨亞，而且愛我！你是真理的化身，你是燃

燒的光，你是當午的發焰的太陽。對於我，你代表最高方式的愛，比任何理想還要奇妙的現實。我的想像，我的理智，我的心，我的嘴唇，我的眼睛是都因戀愛了你而狂亂了。你看着罷，明天夜裏。要如你不來的話，我將一命歸陰了。我在等待的痛苦中像蛇樣的絞盤，而且苦惱。啊上帝！這是怎樣的愛呀，無淚但又這樣無望？這是怎樣的愛呀，它的微笑即是苦刑，它的瞥視就是火？上帝，上帝——我不能忍受這個，這是忍受不下，我被絞捩得成爲粉塊，我的心碎，我的頭碎！啊我希望我能把這一切形諸文字——在我這激盪難平的愛中的一切顛慄，燒灼，遲疑，昏亂，熱狂，急切，我還希望能夠使你爲了我的熱病也在昏迷！我在燒着，列梨亞，我要死了。

魯西阿諾 九月十日

三

親愛的朋友：

我從你最後一封信看到你依舊受着激動，狂熱，煩惱不安。平靜你自己罷，無上甜蜜的列梨亞。想想看，你恰有着同我一樣多的應盡的責任。你是知道我親切地愛你，這也不用重說了。你是我

唯一曾經愛過的女子。我唯一的願望就是再看見你平靜沉着下來。我不想爲了攪擾你的生命，我心中必得抱歉，我是甘心在我愛的火裏犧牲自己，如果那會得使你幸福的話。你是知道——我親切地愛你。如果愛終究存在，那末我也會真地愛你過了。我本有指導我生命的原則，我現在輕視這原則，我真想把這輕視，注入你的心中。請你冷酷地輕視一切罷，那末你會幸福了。不要強迫你自己去看別人哭泣，也不要自己哭泣。祇要笑，你就將幸福了。懷疑也有它的歡樂。懷疑是恰配像你那種崇高的心靈。也許我們不久就會得會面。我力勸你要記得在會面的那一天抑制自己。藏起你一切的情緒和笑影。你不曾看見我正是這樣地做嗎？人生是如此的庸俗而可笑。

魯西阿諾 十二月二十日

Serao (一八五六——一九二七) 女士原是 Maples 的接電生，後來改入新聞界，和她男人在羅馬創辦一種報紙，她很能寫作，有意大利的喬治·桑之稱。後來又在 Neuge 辦了一張報，也很成功。本文是一九一九年的名作。——譯者。

男子的心

意大利 Cosimo Giogrieri-Contri

周迪斐譯

格奇理爾聽得門鈴響，接着就有人進來——而且在大廳裏說話。但他一些兒都不動。這會是什麼人呢？是從那藥劑師店裏來的侍役嗎？還是那烘麵包師？還是那女傭人？他心裏很明白他自己的清簡而單調的生活的面面。從他書齋的樓上，他可以聽得每日種種聲浪的音節，好像一隻織布機在轉動的音節。就是有些新奇的東西，會達到他的耳邊，他也好像是曾經聽過，不會特別覺得有興趣。譬如那邊有個藥劑師，這是新來的，謝謝上帝！但是為什麼他要因此轉動呢？他不知道什麼，也沒有法子去改變事情的發展。他有些呆了，只是想：『過一歇那產婆阿卡娣就要來了。那醫生也要來了。那時候門鈴響得更厲害，但過了一兩個鐘頭，一切都可以完了。』

他心下鎮靜，再拿起書來看，對於窗外的滿園春色，一些兒都不高興看。他的書齋簡單狹窄，和他的生活一樣。他一面看書，一面回想起他的歲月。他廿五歲結婚，現在已是三十歲了……過了五

年無聲無臭的結婚生活，不見得怎樣快樂，也不見得怎樣不快樂。他母親的穩健計劃已完全實現，而他也不去阻礙這個計劃，因為他很懶，沒有心想去自作主張；而且他不很相信自己成事的能力。他母親有中年婦人所共有的極平凡的願望，她恐怕兒子陷於不良境遇，用語重心長的神氣，勸他過一番；而且她常常說：『你和譚麗結婚罷；她可做你的女人，她是你能娶的唯一女人。她原不很美麗，但很端莊而有才能……而且她處境頗好，縱不富裕，但你不能一味想和金錢結婚……她應該能夠替你組織個美滿的家庭，養些活潑的子女，此外你還要些什麼呢？一味想起那類的東西是不好的，你要知道……』

他確實沒有想起什麼。他已和譚麗結婚，去討他母親的歡喜，並且已經習慣依照母親的快樂觀念去找尋快樂了。

但這種快樂是黯淡的沒有生氣的，正如夢裏看見護病的人一樣。他母親很知道她平常所說的幻象是什麼意思。在格奇理爾

「『幻象』是指他的表妹愛娜。她是他姑母的女兒，而這姑母的丈夫，乃是一個富商。格奇理爾在童年的時候，常常跑到她們家裏去遊玩；但是他後來長成起來，他那姑母的猜疑心，和兩家境遇的不同，竟使他們間隔了一條鴻溝，從此他就慢慢的不再到那邊去了。而且這個頗長妖麗的小姐，常常盛裝艷服，香氣襲人，這便成爲格母所極端反對的『幻象』。」像他這樣的人，她會向他要求些什麼呢？她肯和他結婚嗎？天啊！她的目標要比這個高得多……她真愛他嗎？他也明白，她不過賣弄些風情，來取樂自己，那裏有一絲兒真地想到他呢？」

這些話竟無情地逐漸消滅了他的夢想，正如滴水穿石一般。所以他就和譚麗結了婚——而且很是定心的……

現在，過了幾年黯淡而沒生氣的生活，譚麗是快要生兒子了。起初格對此提不起什麼興趣。現在他假定時機已到，讓他養育另一個人，好來防戒幻象的生長。時光一月一月的挨過，他覺得心房裏充滿了快樂，好像河水汎濫要沖上陸地一般。一個兒子，是一種生存的眞諦，補償了他以往種種煩惱，以及戀愛與快樂的犧牲。

他這時站起來，走出書齋，不覺已到了走廊。忽然有一陣消毒藥品的氣味，從他妻子的房裏發出。他偶然傾耳細聽，恐怕還會聽見些呻吟聲啊……但是外邊忽有一個人影來到他的面前，吐出一

種強烈而鎮靜的語音，打斷他的思想：

「我在這裏，我在這裏！你在害怕嗎，唉？」

這是醫生，又是他的一個老同學，在某一時期，常到他的家裏來。醫生的肚子很大，紅光滿面，他那輸送新生命到這世界來的工作，似乎多少增加他的氣力。

「我是拚命趕快來的……她現在怎麼樣？好嗎？嘎……你不要着急……假使我是你的話，我就要跑到外邊去，或者靜靜地留在你的書齋裏。我在一兩個鐘頭後，就會來告訴你我們所做的是怎麼樣。」

他笑着跑進臥室。格也就回到他的書齋裏。他有一會兒很想跑到外邊去，但是被那驚喜交集的心理牽制住。他很奇怪，這是因爲他神經受了刺激呢，還是別的……

他仍舊坐在他的書桌邊。一切過去的思想都回到他的腦子裏。他這孩子的產生，要將他的生命送進未來的新境地，然而他的實際思想却充滿以往的陳迹。

所謂陳迹，就是愛娜——總管是愛娜——愛娜以及她的名字，她的本身。

他在結婚以後曾經好幾次見過愛娜。她從不曾結婚，她歡喜自由，她說話老是這樣帶着笑。現在她已有廿七歲了，還是獨自居處。她很喜歡旅行，所以很忙，可是她的風采仍不稍改舊時的美麗。

。她有時來探望他們夫婦，而且和葛麗很要好。她並不對他說什麼——只是微笑，而且她和他握起手來，總是用一種普通交際的樣子。格常常想他的母親只不過有一半錯罷。愛娜或許不很野心，但她確不是容易親近的。

大廳裏的人更多了嗎！有一人很低聲的對女傭說話。這聲音使格聽了一驚。接着書齋的門開了，現出一個美人的面龐。

「格，是我呀。我可以進來嗎？」

他用兩手在桌上做了個無可奈何的姿勢，好像要把一切的思想都收藏起來——這是一個關在監牢裏的犯人的姿勢。愛娜走上來，却靜悄悄地一些都不慌張。

「我是跑來探望探望的。葛麗怎樣了？」

格似乎心神很不定，她呢，對他只是親愛地注視，而且繼續說：

「可憐的格，你有些憂悶……」

「不，」他低聲說，「有醫生在那邊。」

忽然間他想起這個與戀愛和生命極有關係的女子，覺得有些不安，因為這時候他是很細心，而且清醒了。他不禁對愛娜的窈窕身材橫了一眼，這是多麼宜於生育孩子呀。

「請坐一下，愛娜……這是你的好意到這裏來。」

他說話時，聲帶有些特別，好像音樂轉了調子一般。愛娜只是驚異地對他看，沒有講什麼。過一會她問道：

「你需要些什麼嗎？我可不可以效勞一點？」

他聽了並不回答。兩人間的靜寂就延長下去，好像他們在循環中脫了輻一樣。兩人似乎都在細聽一些別的語音，想起那曾經一度說過而現已忘却的，或祇會想着而從未說過的話。後來格忽發一奇特的問句，打破了這靜寂，這問句竟會從他那樣怕害羞的人說出，就顯得更加奇特了；而在愛娜聽起，好像是一種無上的寵愛。

「愛娜，你是多麼好啊……爲什麼你到現在還不結婚呢？」

她臉好紅，粉頸都赤化了。但她還是勉強微笑，故意裝出鎮靜。

「格，你此刻在想些什麼呀？我一個人住着，是因爲——因爲

沒有一個人要我……」

「噫！」

格不禁笑起來。真地沒有一個人嗎？怎樣，她所交結的，比全城別的女子，總共所有的「青年男子」還要多咧！

「那個告訴你的？」

「我的母親。」

「你的母親對於這一層，是不知道什麼的，可憐的東西。好，那末讓我們說，我曾發了一個誓。」愛娜說時仍帶着笑，可是很明顯的，她已有些踟躇不安了。

「一個誓？但當我們兩小無猜玩在一起的時候，你總是想別

的……」

「一個人到後來才發誓的……」

「你的誓是在什麼時候才發的呢？」

「我不能斷定……哦，大概是五六年前……」

「你的意思是說當我結婚那個時候嗎？」

她再也答不下去，覺得愈加踟躇難安了，只好緊緊的咬住雙唇，她實在已說了一些蠢話。

「哦，是的。」格接着說：「我記得那年你會生病……沒有一個人知道這是爲着什麼……我記得——我正和葛麗在瑞士玩……我到後來才聽到這個的……而且，」他微笑着往下說，「那就是你下這決心的時候嗎？」

「格，再會，」愛娜從着肩這樣說。「我現在去了。我還要回來的……你打電話給我，並告訴我一切的情形——」

「是，我照辦就是了。你不想握手嗎？」

「好，就在這裏。」

她伸出她的手。他握了，不禁有些依依。這是什麼道理呀？她的手竟會顫動得那樣厲害？他把他握得更緊點，這竟（哦，急促而强有力的某種感覺！）好像她已委身於他，她已屈服……

他又獨自一個人留着，只對他所要講的和所想要的覺得驚異而恐怖。他似乎看見真理立在他的前面，而且問他：「你不懂得嗎？」

？」

不，他從來不曾懂得。他一任自己被母親的淺見所指導，走向巉巖的邊際，終於陷下去。現在他却在真光裏照見過去的一切。當他常常去看愛娜的時候，她的臉面上總愉快得有光彩；又當他和她疏闊的時候，他總覺得她有些不快活；後來她生病了，跟着那幾年的自暴自棄，堅決反對和任何別人結婚……但當時她爲什麼竟一些都不說起呢？難道她是爲了自傲，而又不肯嗎？還是她怕別人批評呢？不，她對這兩個都不明瞭……

現在呢？忽來這一個秘密的洩露！……以及她的發報，她的手顫……愛娜還是在愛他……「不，」他自己想道，「這是不可能的」。但他的心，却因天性的發作，暗地裏跳個不住。這的確是如此……

一聲苦悶的叫喊，打斷了他的思路，把他帶回到現實中。一個是他自己骨肉般的孩子就要生了下來，而且孩子的生命還可以延續到將來。他於是又想到他的空快樂，有他的兒子在身邊。但愛娜的想念仍是存在。而且在他看起來，這兩樁大享樂，一樁已是不可能，而且已經消逝了，另一樁却就在眼前，而且很確實，所以他希望它們倆必須多少能夠混合起來，互相發榮，互相滋長……

「格奇理爾謨」

醫生立在他的前面，面孔蒼白，神色慌張。格嚇得跳起來，低聲

問：

「這是怎的？出了什麼亂子不成？」

「是的，」醫生深沉地說。「她很危險。竟有許多出人意料
的麻煩。現在仍有一線的希望，不過我們還得要有外科的幫忙。
我想我最好告訴你……」

格聽得手腳無措。他想起那可憐的婦人，正在苦痛中掙扎她
的性命，並正在飽受着痛苦……

「而且要請問你一些事情，」那醫生繼續說。「你的良心會
告訴你，怎樣的做是最好。倘使我只能保全兩個中的一個，那應當
保全那一個，產母呢還是產兒呢？」

「什麼！」格大聲的喊，面孔蒼白得像死人一樣。

「是的，事情已到了這個地步。科學所能為力的，只是保全他
們中的這一個，或那一個。這是我可對你担保的。要想雙全恐怕
不能……你想了一會再告訴我……」

一轉瞬間，格覺得當前就是他的新生命，這生命似乎是命運之
神所賜與的一種引誘。兒子呢，是他一生目的之所在。愛娜呢，會



帶無限快樂以俱來。一切的一切，都將大起變化；一切的一切，都將
從此更新。他以後的生活，決不再會暗淡乏味，却是光明燦爛，正如
他平日所夢想的一樣。以相愛為義務，以熱戀為習慣……倘是萬
一死去的話，他就可和愛娜結婚……他只要伸出手來去選擇。誰
可以批評他呢？他不是照着生命的定律和人類的需要去做嗎？

「天哪，天哪！」格哭着喊。

「你並不愛你的妻，」他的心只往下說，「而且你將繼續地和
一個與你毫無益處的婦人同居着，終身孤苦，而無子女，你試想一想
怎好再放棄另外的一個……以及一切你自己的過失……快……
只兩個字……難道這有什麼為難嗎？快，蠢貨，你說產兒。」

他抬起了頭，面無人色的說道：

「保全產母罷！」

附註：本篇作者生於一八七〇年，是意大利當代的名作家，能寫

詩，小說，短篇故事，和劇本。——譯者

申報月刊

號月三
(版出日五十月三年四廿)

— 目 要 —

- 評壇六篇
- 中日經濟提攜與中國紗廠業……畢雲程
 - 中日關係的演變……婁立齋
 - 日本獨霸東亞之現階段及其經濟基礎……歐陽執無
 - 英國遠東政策的動盪……王紀元
 - 英法倫敦協定與德國覆文之檢討……若
 - 喬治運動與英國政局前途(英國通訊)……樊德芬
 - 羅斯福之經濟理論與工業復興(美國通訊)……張金鑑
 - 蘇聯的民食問題與口糧證制之取消(俄國通訊)……徐潤身

- 帝國主義控制下的國際化地域……
- 中國金融業之危機及其前途……孫懷仁
 - 談戲劇之理論與實踐……洪深
 - 國畫十講……陳兼與
 - 近代西洋畫的精神……俞寄凡
 - 最近法國文藝界之動向……呂文甲
 - 狂歡的解剖……橫波
 - 雪地……時玳
 - 暮年……黑嬰
 - 鄉村教師……徐盈
 - 寒夜……唐錫如
 - 風的習俗(V. Lidin著)……狄謨譯

每冊五角
全年二元

申報月刊社

上海漢口路三〇九號申報館

現代

第四月號 第六三卷 三期出版

汪馥泉主編

反「讀經」存文特輯

- 反「讀經」存文……汪馥泉
- 說到測字……陳望道
- 但，地球是在迴轉着……鄭伯奇
- 無題可讀……曹聚仁
- 存的甚麼文……陳子展
- 青年讀經與中國文化……葉聖陶
- 讀經與存文……王雲五
- 關於復古文運動……唯明
- 「讀經」存文：其社會的意義……
- 爆竹……謝六逸
- 「人」與「言」……顧仲樂
- 「讀書會與沙龍」……承先
- 英國漢學家賈爾思逝世……趙景深
- 日本文壇宿將坪內逍遙逝世……慧先

我們為什麼有學哲學的必要(哲學講座)……劉鴻鈞

定價

零售每冊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國內郵費在內
國外另加

- 政治經濟……郭靜之
- 希臘內亂與巴爾幹的風雲……唯明
- 日趨尖銳的貨幣戰爭……李琪生
- 農村復興與中日經濟技術合作……鄭師許
- 我國考古事業之回顧……
- 王星拱論(作家論)……王特夫
- 創作……魏金枝
- 賭……魏金枝
- 苦悶中的青年應如何生活(青年生活導引)……李清
- 一三五(生活素描)……黃華
- 國內外……明時
- 日本政局中的暗潮……雨時
- 合肥農村展覽會……
- 作家大會後的蘇俄文學界……任白濤
- 波斯的文學……任白濤
- 瓊瑤層層(文化界雜訊七十餘則)……慧先

上海四馬路二八八

現代書局發行

電話九二一〇

黑人文學在美國

尤·懷

導言

美國國產文學的成立，距今只有三十多年。在這以前，在文學的領域中，「美國」是不存在的。美國的文學是歐洲文學，尤其是英國文學的「殖民地」。所以在質量，國產的美國文學都是十分貧弱。而在這一份貧弱的文學產業中，黑人文學，却佔去了不小的一部分。

黑人文學所以在美國文學中能占取一席重要地位，就是由於牠的「原始性」。「原始」一名詞，並不含有菲薄的意義。原始不同於野蠻。事實上，野蠻人的藝術或文學與今日美國的黑人的文學，適成兩個極端。試以今日非洲的野蠻黑人而論，其藝術是十分硬性的，其藝術紀律之森嚴，直與古典主義不相上下，而為美國黑人文學基調的舒放及自然的精神，却正是非洲黑人藝術所缺乏的。這情感的舒放，紀律的忽略，成規的蔑視，是美國黑人藝術的特徵。這特徵是由於美國的特殊環境，美國黑人的特殊生活方式所造成——

「不同於文明的歐洲文學，也不同於野蠻的非洲藝術。故所謂「原始性」者，是指黑人的文學，在內容形式上，較之「文明人」的文學更少受紀律成規的束縛，較之「文明人」文學更為自然而少造作；在這意義上，原始性的涵義，實等於「創造性」或「創始性」，而創始性却正為構成國民文學的主要條件，是使一種人民的藝術所以有異於別種人民的藝術的東西。

黑人文學之存在，在美國開始為白人所覺察，乃是二十世紀以後的事；民族意識的覺醒使美國人珍視一切美國國產的東西，因此引起他們對於黑人文學的注意。但黑人文學之在美國，正像黑人——在美國，備受白人岐視。現代美國的南方作家，雖都傾向於在黑人生活中，找取他們的藝術資料——如保羅格林 (Paul Green) 的戲劇 (在亞伯拉罕的胸懷中，*In Abraham's Bosom* 一書) 在數年前曾獲得普利塞獎金 (Pulitzer Prize) 彼得金 (Julia Peterkins) 的小說 (近作黑人的四月，*Black April* 及紅皮姊姊瑪利 *Scarlet Sister Mary* 亦曾獲得上項獎金) 海華德 (Pu Bose

Meunard) 的戲劇與小說——然而南方作家對黑人作家的藐視，仍不減於二十年前的情形，例如，在十六冊的南方文學叢刊中，被收入的黑人作家的作品，沒有一篇。幾個著名的黑人作家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華盛頓 (Booker T. Washington)、丟波 (W. E. B. Du Bois) 的名字僅僅在書目欄中略有提及，至黑人詩人鄧巴 (Paul Laurence Dunbar) 的名字，則在洋洋十六冊中，竟未之一見。又如在伯梯教授 (Prof. Fred. L. Pattee) 的近著一八七〇年以後之美國文學中，竟不曾提起半個黑人作家的名字來，而對於許多不值一顧的白人作家，反連篇累牘的加以討論他。因為這樣，所以我們對於黑人文學，不容易獲得系統完整的、正確可靠的智識。

(一) 黑人文學的社會背景

一種文學的發展及特徵，必有其社會背景在。黑人文學最足以證明這句話的真實性，因為黑人的社會生活具有一種特殊性：一千幾百萬的黑人，離開他們棕樹森林的非洲故土，來到機械文明的美國做奴隸！所以美國的黑人文學不同於歐洲的白人文學，也不同於非洲的黑人文學。在他們的每一件文學作品上，都有着「美國」的「黑人」的清楚的鈴印。

原始性與創始性是奠定黑人文學在美國文學界中的地位的

東西。但這種原始性及創始性實由美國黑人的生活條件所決定。黑人是奴隸，難有受白人社會中的教育的機會，但這種教育機會的缺乏，反給予黑人以文學上的成全，使他們在文學的創作上，雖欲東施效顰，步人後塵也不可能。對於白人的文物，黑人即使採取其內容，亦必改變其方式。他能賦予一切東西以新的形式及色彩。在黑人藝術家及文學家的身上，並不壓着傳統的文學教條的重負，也沒有藝術的成規的桎梏。他可以在藝術及文學的作品中，自由地表現其性靈而不受任何紀律之限制。因此，黑人的藝術及文學是一種民間的藝術，大眾的文學，是一種無藝術的藝術，「不文」的文學；而在這意義上，反成爲世界上最純正的藝術及文學。當美國的白種作家正在埋頭於模擬維多利亞的風格而唯恐不肖，在競競於獲得大西洋彼岸的批評家的好評時，黑人作家却處處以美國爲背景，爲黑人而寫作。這是指一般的黑人的民間文學而言。若在個別的黑人作家，例如十八世紀的費忒萊 (Phyllis Wheatley) 以及今日的無數黑人作家，頗多效顰白人作家的地方，因之而抹殺了其藝術文學上的創始性與原始性的。

藝術及文學，像政治法律、宗教倫理一樣，是建基於「經濟」的上層建築物。我們可以從藝術及文學的作品中，分析其經濟的根源。但經濟之反映於文學藝術上者，究不如反映於法律政治宗教倫理上之直接而明顯；有時簡直難以辨認。而經濟基礎之反映於黑

人文學中者却十分明顯而露骨。在每種黑人的藝術或文學的作品中，都有著一種特殊的經濟制度——奴隸制——的烙印。黑人的民間傳說不必說，就以黑人的宗教詩歌（Spirituals）及哀歌（Blues）而論，黑人在美國度過奴隸生活先後有二百四十年。長期的奴隸生涯，形成了他的特殊的生活習慣及行為方式，這習慣與方式又必然地驅他入於逃避現實及宗教迷信之一途。生存對於黑人，不是希望而是無盡的勞役與痛苦。生命是一個慢性的凌遲處死的過程。世界是一個受難之所。他的反抗，先後歸於失敗。在他的自身中，他已經不能尋出任何可以獲得釋放及解脫的希望。在這情形下，他唯有皈依白人，接受與吸收統治者的文化，直至同化於白人而後已。這時候，白人的「天國」之說，突然成爲黑人的沙漠中的樹影。他神迷心醉於這個神聖的憧憬之中。他對於天國的信仰簡直近於瘋狂，因爲在現實中不能發見任何希望，故「出世」實爲黑人精神的唯一避難所。現世的苦難，比了來生的幸福，算得什麼呢？人生如夢，對於現世，又何苦認真呢？

黑人的宗教詩歌就是這種出世之思想與宗教狂熱的藝術的表現。在黑人的宗教詩歌中所包含的宗教熱誠，與普通的在白人禮拜堂中每星期日悠揚歌唱悅耳動聽的讚美詩歌，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黑人的宗教詩歌是一個整個民族的慘痛而虔敬的喊聲。這是黑人宗教詩歌所以爲黑人宗教詩歌的社會背景。

黑人對於美國藝術的又一貢獻，就是他的「爵士」舞與「爵士」樂。即使爵士舞的起源不盡出於黑人，但在今日美國的爵士舞的風格與發展之應溯源於黑人，却是毫無疑義的一件事。爵士舞也是黑人的逃避現實的精神之藝術的表現，與宗教的詩歌無異。在今日，爵士已成爲歐美青年的普遍的嗜好了。跳舞在大戰後已成爲舉世的狂熱，那些青年男女們都想在男女的狂亂的擁抱與舞蹈中爲他們的快要發狂的熱情，找得一種發洩。他們需要麻醉，但他們却不要那種使他們睡眠，使他們沉默的舊式麻醉劑。他們需要一種寓忘懷於狂亂，寓安息於疲乏的強烈的富於刺戟性的麻醉。爵士舞正是這種麻醉品。爵士舞的狂亂的旋律，發洩黑人的內在生命力之衝動的藝術。黑人向以長於爵士舞及爵士樂著稱，而在這爵士舞樂中所反映着的，却是一種「不關心」的狂熱與歡愉。而這種心情正是美國黑人生活之必然的結果。爵士舞的精神，在下面的幾行小詩中，表現得最爲清楚：

亂走亂闖，無所羈絆，

亂走亂闖，十分勇敢，

覺得快樂，萬事不關心，

永久無挂慮，永久不憂愁。

常往不知名的地方跑，

常顯出我的無煩惱。

不要愛任何人，那太不值得了；

永久孤零地，亂走亂闖；

這種「爵士精神」也常常瀰漫於黑人的文學作品中。但當然不是一切黑人文學家的作品都是如此。有些作家，在他們的作品中，往往顯出一種過度的嚴肅性與做作的莊重性。這傾向在十九世紀最爲猖獗。一些黑人作家們所受的白人教育把他們與大眾隔離，而在文學上傾向於模擬異種人的標準。現在此種傾向雖猶未完全消滅，但今日的黑人作家，已對此發生反動而向之作克服的鬥爭了。

在黑人的文學中，我們很難找出與種族問題無關的作品。儘管所處理的題材取種種不同的方式：或則爲種族的壓迫，或則爲「黑人的優長」，或則爲種族的絕望的呻吟，或則爲種族反抗的怒號，或則爲有產黑人的頹廢，或則爲無產黑人的鬪爭，要之是圍繞着種族的中心。種族色彩之濃厚，在世界各國的文學中，無過於黑人文學。內中社會背景是不難尋索的：種族的意識，在黑人比之任何人種更爲深切的！

(二) 黑人文學之巡禮

黑人文學中最先爲白人所認識的，是他的宗教詩歌。宗教詩歌的產生，雖遠在十九世紀，但其重要性之受美國白人的注意，則是

二十世紀以後的事。事實上，黑人宗教詩歌在美國享有盛譽，是在歐洲大戰之後。至於在對黑人較少種族偏見的英國則早在十九世紀中，黑人的宗教詩歌已爲各級階中人所熱誠地誦唱了。

黑人宗教詩歌的特色是它的宗教熱誠之強烈，及出世思想之濃重。白人的耶穌與黑人的耶穌不同。前者是在星期日才被記起，而在其餘六天都被拋在腦後的耶穌，後者則爲一個民族的受難的靈魂的象徵。在釘死 (Crucifixion) 一首宗教詩歌中，黑人的宗教熱誠躍然紙上：

他們釘死我主，

但他默然不發一聲怨言；

他們釘死我主，

但他默然不發一聲怨言，

無一言，無一言，無一言。

他們釘他在樹上，

但他默然不發一聲怨言；

他們釘他在樹上，

但他默然不發一聲怨言，

無一言，無一言，無一言。

他們釘穿他的身體，

但他默然不發一聲怨言；

他們釘穿他的身體，

但他默然不發一聲怨言，

無一言，無一言，無一言。

鮮血淋漓流下，

但他默然不發一聲怨言；

鮮血淋漓流下，

但他默然不發一聲怨言；

無一言，無一言，無一言。

他俯下他的頭，死了，

但他默然不發一聲怨言；

他俯下他的頭，死了，

但他默然不發一聲怨言，

無一言，無一言，無一言。

在宗教詩歌以外，另有幾種黑人的民間文學，那就是民間傳說，哀歌及勞働歌，哀歌是一個被壓迫民族的日常生活之自然的藝術記載。牠以詩的形式表現民間傳說，所以與古代的歌謠很相像。

至於勞働歌更顯然是黑奴的日常勞役的產物，是藝術化了的「勞働呼聲」，牠的音節旋律與工作的旋律相合拍。

除開民間文學，黑人文學的發展以詩為較早。黑人詩壇之奠基者為十九世紀的保羅鄧巴（Paul Laurence Dunbar）鄧巴在當時美國的南方文壇佔着數一數二的位置。他的技巧雖算不得第一流，但有特殊的風格，而方言詩歌尤為他的特長。在用了大衆語而寫作時，鄧巴顯出他藝術上的偉大；在用了詩人的言語而寫作時，則因心嚮於白人的標準太殷，他的詩作，只是郎弗羅（Longfellow）的模擬體而已。

鄧巴以外，十九世紀的黑種詩人有 Albert A. Whitman, Mrs. Harper, George Moses Horton, David Corrothers 諸氏。他們——連鄧巴也在內——藝術上的共通弱點，是華而不實，做作而不自然，傷感而少力量。

在歐戰之後，正當黑人的宗教詩歌風行新大陸的時候，在黑人文壇中，突然有「新青年」（Younger Generation）作家羣的興起。主要的人物是休士（Langston Hughes）麥克開（Claude McKay）可崙（Cullen）韜曼（Jean Toomer）諸氏。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之間，新青年作家羣的興起，是黑人文學史中劃時代的一件大事情，黑人中的資產者與智識份子，一致稱頌這種文學潮流為黑人的「文藝復興」。而且牠的重要性不僅局限於文藝

的領域中。它簡直是民族解放的先聲。他們一致有着一種美妙的信念：由於教育，由於黑人文學藝術的創作，黑人可以推翻白人的白種優秀說，因而取得與白人平等的社會地位。『凡產生偉大的文學及藝術的民族是從來不會被世人當作低劣的。』約翰生 (Weldon Johnson) 這樣說，『黑人在美國的地位問題只是一個民族間的心理態度的問題……而最能改變美人的心理態度以抬高黑人地位者，莫過於從文學及藝術的創作中，顯示出黑人與白人之智力的平等一事了。』

新青年作家羣，在藝術的立場上，是藝術至上主義者。他們深信，要證實黑人種智力之平等，一種具有世界性的文學及藝術的創作實為必要，而具有世界性的文學，其取材必須超出狹隘的直接種族問題——種族壓迫問題之外。他們主張純藝術為藝術，而藝術，遊離種族切膚問題的藝術。在文學的作品中，不應該滲入種族的色彩。如其有之，那只能限於表現黑人的天才，黑人的特性，至於種族的及社會的壓迫問題則應摒在文學題材之外。

新青年作家羣抬頭之社會的背境，是美國的「繁榮」之興起。「美國天堂」這時候正成爲一個時髦的口號。黑人中的資產者對美國的繁榮的盛筵，正想分一杯羹。而文學及藝術則爲入席的門券，這是新青年作家羣之所以必然地站在藝術至上主義的立場，必然地使其藝術遊離於社會現實的原因。

同時另一方面，在黑人的文學中，流行着哈倫 (Harlem) 情調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所反映着的，是哈倫跳舞廳爵士場中的頹廢的黑人而不是勞苦的黑人大衆。白人批評家對這種作品最爲激賞，在美國的出版界中，這種作品，真有汗牛充棟之觀。這種作品的客觀的社會作用，是替白人解除了黑人精神上的反抗的武裝。

將新青年時代以來的黑人文學的發展名之爲文藝復興，固有未安——黑人在過去並無了不得的文藝可資今日之復興——但這一時期的文學，在黑人的文學史中，確爲一個最重要的階段。人才之衆，收穫之豐，在黑人文學史中，皆屬空前。如韋曼費喧 (Rudolph Fisher) 杜波司 (Burghardt Du Bois) 懷德 (Walter White) 之於小說，休士，可倫，麥克開之於詩歌，哈立司 (Abram L. Harris) 勞克 (Alain Locke) 佛雷情 (Franklin Frazier) 約翰生 (James Weldon Johnson) 查利約翰生 (Charles S. Johnson) 歇勒 (George Schuyler) 之於散文，都達到藝術上很深的造詣。雖則今日的黑人文壇中，尙未產生偉大的作家，不朽的名著，但我們必須記得，今日的黑人文學，已是空前，那一個燦爛的前途，正有待於黑人文學家之努力創造呢！

試看最近的黑人文學的趨勢，在詩的方面，漸由「美」而趨向於「力」。「抗爭」的情調已代卑遜哀鳴的心情，成爲黑人詩歌的基調。十九世紀的 J. D. Corrothers 式的詩人的感傷的呻吟：

在現在的日子做一個黑人，

啊，上帝，我們造下何種的孽呢？

已被二十世紀的麥克開式的詩人的挑戰的怒號所取代：

假使我們必須死的話，讓我們不要像蠢豬一般，

被追逐到一處不榮譽的地方，

圍繞着我們的是些瘋狂而饑餓的獵狗，

在向着我們不幸的遭遇作猙獰的嘲笑。

假使我們必須死的話——讓我們尊貴地死吧，

庶幾我們尊貴的血不致徒然洒去，

這樣在我們所與抗爭的惡魔的眼中，

也將博得一個雖死而猶榮！

同胞們啊！我們必須迎上我們的公敵；

雖則衆寡懸殊讓我們勇敢到底吧，

對於敵人千下的打擊，我們只須報以致命的一擊！

管什麼在我們面前輪着的是張開的墳墓？

像人們一樣，我們必須面對着那謀害的怯懦的一羣，

被迫退至牆根，垂死——但仍將奮力去擊退！

盪漾在十九世紀的黑人詩篇中的自承卑劣的心情，哀懇謙遜

的語句，在今日詩人的作品中已被肅清。今日的詩人可憐休士，辦

南忒（Gwendolyn Bennett）的作品，充溢着黑人種族優越之自

傲。

可憐的詩是這樣的：

我的愛人是黑的，正如你的是白的，

但我愛她甚於

那些有着蒼白的頭髮，更薄更冷的血的無情的姑娘……

在辦南忒的詩句中，也表現着同樣的態度：

我愛你的棕色，

我愛你胸部的圓黑，

我愛你的聲音中的碎顫的悲哀，

我愛你的無定的眼皮所投的陰影。

在休士的詩中，除種族優美的自傲之外，又加上一種非洲風光

的憧憬：

我們應該有一處滿佈着樹木的國土，

樹木上棲滿了啾啾的鸚鵡。

——明潔的白天

不如這地方——鳥兒盡是灰色！

在小說的領域中，取今日的黑人作品與以前的作品相比較，已

有顯然的變化。過去的黑人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屬於中產者的典

型。黑人作家總有在較富裕較上流的黑人生活中，找取題材的傾向。懷德的火石中的火 (*Fire in the Flint*) 以一位醫生作主人翁。浮散忒 (*Jessie Fanset*) 的有着懺悔 (*There is Confession*)

以一位舞女為明星拉孫 (*Nella Larsen*) 的 *Quicksand* 以一位學校教師作中心人物，杜波司的黑女宮主 (*The Dark Princess*)

以一位黑種的貴婦人作他的女英雄。但在今日的小說家費喧，麥克開，休士諸人的作品中，人物的典型，大不相同。在傑里攷的牆壁 (*The Walls of Jericho*) 回到哈倫 (*Home to Harlem*) 不是沒有

笑的 (*Not Without Laughter*) 三部創作中，中心人物都是沒有受過教育文化之恩沐的無產窮人。在這些作家的筆下，窮人的生活

被表現得比上流人的生活更為動人，更富戲劇性——賦予黑種窮人生活以更多的戲劇性的，是黑人的特殊的種族背景。

在散文方面，我們可以舉出健將歇勒喬治 (*George Schuyler*) 來。他的文體以精關勁拔見稱。讀來但覺有金石鏗鏘之音，絕無

傷感萎靡之調。「力的文學」在他是可以當之無愧的。我們對於美國最大的貢獻 (*Our Greatest Gift to America*) 是他的討論黑人在美國的地位問題的文集，筆鋒是銳利無比的。

今日整個的黑人文壇，正在向左盤旋的過程中。藝術至上主義者的休士已成爲早安，革命 (*Good Morning, Revolution*)

的作者了。在以前，在黑人文學中所反映出來的黑人問題，只是種族問題，而不是階級問題。黑人作者對於白種統治者有抗議而沒有關爭。故在意識形態方面講，過去的黑人作家，都應列入小資產

階級的範疇。但經濟恐慌的狂濤，沖破了美國繁榮的幻影，動搖了黑人的「美國天堂」的信仰。這信仰動搖反映於文學上，就使文學

漸趨於武器化，宣傳化。休士的戲劇司各司暴羅有限公司 (*Scottsboro Limited*) 以及高登 (*Eugene Gordon*) 在新羣衆 (*The New Masses*) 雜誌上所發表的文字，就是這一傾向之最明顯的標誌。

在散文方面，我們可以舉出健將歇勒喬治 (*George Schuyler*) 來。他的文體以精關勁拔見稱。讀來但覺有金石鏗鏘之音，絕無

研究與批判

理論的綜合
批判的文化
雜誌的編者
張凡青
楊伯愷
編者

第一卷第一期目錄

本刊旨趣和內容	楊成柏
借根底方法論	葉青
研究哲學之重要	楊成柏
哲學底意義和性質	楊成柏
赫拉克里特底生活及思想	楊成柏
甚麼叫做科學	楊成柏
物理學底發展	楊成柏
牛頓	楊成柏
社會學是甚麼	楊成柏

甘地思想行動之檢討	張益弘
歷史統計學底根本問題	楊成柏
大眾語文學問題	葉青
怎樣考察古文與漢字底存廢	楊成柏
問題	楊成柏
郁達夫底小說	楊成柏
世界化學工業底現勢	張凡夫
中國歷史底轉變	葉青
給青年(一)	葉青
嗚呼大學生	譚吉華

學習中的兩個問題	易達春
駁古直底讀經論	如松
太湖三日遊	譚輔之
詩歌(六首)	尉素秋等
雜感(三則)	凌冰如
費爾巴哈底「將來哲學」	皮仲和
根本問題	皮仲和
索斯底「科學底新基礎」	王冠軍
布勞底「科學與歷史」	江浦流
郁達夫底「迷羊」	陳之平

每季一元二角 全年四元 外埠加郵費 零售每份五分

辛墾書店總代售
上海寧路三德里

辛弟的禮物

美國 Langston Hughes

祝秀俠譯

黑人休士 Langston Hughes 爲美之新進詩人與小說家。曾於前年來華一次，上海文人開會歡迎。休士著作，以詩爲較多，小說僅有長篇，不是沒有笑的 (Not Without Laughter) 爲最流行。此書初版於一九二六年，爲奠定休士在文壇聲名之作。內容描寫黑人各種生活與心理，至爲深刻。全書分三十章，但也可以分成若干短篇。書中以一個黑人家庭的故事來做骨幹，從這個故事，休士便展示了整個的黑人生活和新舊兩派的黑人心理。小說裏的人物是小孩辛弟，祖母海琪爾，母親安琪，姨母黑麗德，和泰比。年老的海琪爾，是一個洗衣婦，她是安份守己的黑種人，服從白人，信奉基督。但他的女婿，小女兒和外孫便不能安份了。他們憤恨白種人，不甘奴服，甚至討厭那嫁給白種人爲妻而自以爲高貴已極的泰比。辛弟的禮物是一個短篇，是從書中選譯出來的。辛弟不歡喜接受泰比聖誕節所送的禮物，刻劃兒童心理，細膩之至！是全書中最精彩的一章。

「可憐的小東西，」海琪爾說：「可憐的小東西，我們這裏也沒
有錢啊。」

在星期六，還沒有到晚上的時候，海琪爾買了一袋麪粉，一小塊
鹹肉，和一些雜貨。老麥克第拉醫生下午會來收錢，她也付了他。

「我想拿三十多塊錢給黑麗德，上帝知道，我們還沒有三塊錢
在這房子裏。」

安琪軟弱地用背靠在她的枕上，凝視着窗外正在下着的雪。

她在叫起來了。

「但是不要緊，」她的母親繼續說：「我明天去看約翰佛蘭克
先生，看我不能在這已經押給他的抵押品上再借點錢。」

於是禮拜一早上，這老婦人丟開她要洗的衣服上街到放債人
的事務所去，但是那裏的書記說，佛蘭克先生已經到芝加哥去了，有
兩個星期不會回來，關於這事情，這位書記是不能做主意，因爲他自
己不能放債。

那個下午，安琪坐起在床上寫一封長信給黑麗德，把她們的困難告訴她，在她封起來以前，辛弟看到他母親把她藏在枕下的三塊錢鈔票放進信封裏去。

「去了，你的聖誕老人，」她對她的兒子說：「但是也許黑麗德在挨餓。你不想黑麗德挨餓的，是麼？」

「我不想媽，」辛弟說。

憂鬱的日子過去了，病着的安琪已經能夠起來，當她母親熨衣的時候，她坐在廚房火爐的旁邊。每個下午辛弟下街去望着店舖的窗子裏，那裏許多聖誕節的玩具使他愉快。他會站住凝視着安德生用具店內的金色飛機的滑車。他想到自己在那麼一個明亮的輕快的，紅的黃的滑車上滑下一座長山，所有白種和黑種的別的孩子，都在旁邊看得眼熱。

當他回家的時候，他毫不怕煩，把滑車的樣子形容給安琪和海琪爾聽，而且他說很詫異的是那滑車不知能否買來過聖誕節。但是海琪爾說：「聖誕老人只是喜歡別的人，他不幫窮人做事的！」那時候他的母親坐在她的椅裏，衰弱地加上這末一句：「這是一個少有的聖誕節，親愛的，不過媽媽要看她能夠做到怎樣。」她知到他的小心全放在一隻滑車上，他所能說的，她都明白，所以或許他能得到一部滑車。

一天，安琪勉力的在她的寬袍上罩上一件羊毛衣，把一件重斗篷裹着她自己，走到後院裏去，辛弟從窗子內注意她慢慢地經過冰凍的地面向着屋外走，到了街口籬笆的垃圾堆邊，她停止住彎下身去，開始從一小堆破木板內掀起許多小木片，那些木板是去年夏天木匠建造門廊時放在那裏的。她弄了幾分鐘，才站起來，軟弱地靠在後面籬笆上，支持自己的身體。辛弟便立即跑出去想要幫助她，但是她發氣叫他快回屋裏去，不要在露天裏，她還可以把他抱回床上去。她放好那些掘出來的木板，疲乏地回到廚房，冷得兀自發抖。

「我還是最弱，」她對海琪爾說：「不過我很曉得要比從前好得多，我再也不感冒……辛弟，瞧瞧信箱，看還有郵差來去麼？」

當這小孩空着手轉身的時候，他聽到他母親談到老人羅根，他是一個木匠。

「也許他可以做吧，」她正說着，但她聽到辛弟在她後面時，她便停住了。「我想，現在該回去睡覺了。」

海琪爾老婆婆絞乾了她洗好的最後的一件衣服。「是的，孩子，」她說。「你去輪一輪，過一會我幫你燒些菜。」這老婦人走出門去，從繩子上收取在嚴厲北風中吹凍了的長衣。

晚飯後，海琪爾老婆婆不經意地說：「好的，我打算跑去看一看羅根兄弟，在這一刻兒的工夫裏，我還有空，辛弟，你別讓火出來，照應

你的媽。」

「是的，祖母，」這小孩說，用一個小釘在蓋了油布的桌上畫着圖畫。他的祖母走出後門，他從結冰的窗子內望出去，看到她正在那一條路上走。這老婦人拾起這些他母親曾在靠近街內籬笆邊收集來的木片，把它夾在手臂內，然後走下街堂，隱沒在黑暗中了。

一刻兒後，海琪爾喘着氣回來了。

「他能做嗎？」安琪迫切地從臥房裏問，當她聽到她母親進來的時候。

「能夠的，孩子，」海琪爾回答。「上帝，外面天氣多冷啊！讓我生起這個火爐來！」

那晚上又開始下雪。大塊的雪片帶着淡泊的優雅的樣子落在鐵上，白色的寂靜掩蓋了一切。到第二天早上，屋頂和地上的雪凍成一塊閃耀着的硬殼，到傍晚，在幸弟送回南哈茲的衣服時，他可以不踏在雪堆裏走了。

他等着廚子帶錢出來時，在南哈茲的屋後門邊有一種葡萄布丁和碎肉餡餅的熱味飄溢出來。廚子拿了七角五分錢給他，還給了一個角幣。他沿街拐着走，瞧見許多窗子裏有大絲帶繫着冬青樹葉，紅果仁的美麗的花圈，幸弟想他可以為他們的房子買這麼一個冬青樹葉的花圈，這會使他母親的屋子好看些，在家裏真不像是過聖誕節，廚房裏滿是陋的衣服，又沒有聖誕樹。

幸弟驚奇到底聖誕老人能不能碰運氣在聖誕節早上帶給他

那隻金色飛機的滑車。在這樣硬的雪地上面從西柯里里滑下這長山是多麼好玩，他用他的滑車飛行是多麼輕快！是的，他已經是一個好孩子，替海琪爾婆婆送衣服，照料他的媽——當她病在床上的時候，每天倒污水，砍柴。在晚上他這樣禱告：

現在讓我睡下去，

請上帝安定我的靈魂，

假使我在睡醒以前就死，

請上帝把我的靈魂帶走。

他曾用最大的誠懇添上一句：「請上帝，讓聖誕老人帶給我一隻金色飛機的滑車，阿們。」

但幸弟很明白並不真有什麼聖誕老人！在他的心裏，他知道聖誕老人就是海琪爾和他的媽媽，——而她們沒有錢。她們是可憐的人。他穿着他媽媽的鞋子。他父親和黑麗德，他們是常笑着使一家愉快的，目下却已遠走他方……這裏沒有任何聖誕老人。

「我別想吧。」他說。從南哈茲家裏出來，踏在夕照下的雪上走他的路。

聖誕節晚上，各處燭光輝煌，飾物陳設着，幸弟經過許多白種人房子的窗前，在那裏，簾子掛起，電光的熱流使那些舒服的房子更加光亮。在黑人的茅舍內，也是一樣，那裏有油燈的暗淡的光，聖誕節

的燭在點着。但是在他自己家裏，甚至一個好看的花圈也沒有，地上的雪是比平常更白，更硬。

雖然今晚在他進到廚房的時候，已經沒有衣服晒在那裏，熨衣板也已經放在門背，到處都弄得齊整乾淨，火在火爐內發光，但是沒有其他什麼可說是聖誕節的——沒有笑，沒有金綠的飾物，沒有樹。

安琪差不多整天還是衰弱，不過這個下午她曾上了一次街，買二角五分的粉菓，栗子和一個香橙，這些她是要藏起來留到早上的。海琪爾烘了一塊小餅，但也和前幾年的不同，沒有粉霜在上面了，並且，幾天前在角落裏放着的一包包各樣的短褲襯衫的薄紙包也沒有了。

雖然這小廚房已夠暖熱，但那兩間睡房却是淒涼的，而且前房裏是凍冰樣的冷，因為他們時常把門關起來，一個火爐很難不使兩個房間冷寂，海琪爾老婆婆常說，在這個家庭裏，除掉她自己，沒有人做事。

「我記望着黑麗德。」在他們聖誕節晚上晚餐後，她在火爐前搖擺着說。「我是常常想怎樣培植她很好。」

「我也在想到——是的，講到他沒有用的。」安琪說。

一部雪車帶着叮噠的鈴聲和乘客的笑聲滑過去，一隊年青人在到他們的教堂的路上繼續唱着讚美詩。過一會，又一部滑車以

一種愉快的聲響沿路滑來。

「聖誕老人！」安琪說，笑着望她的熱望的小兒子。「你還是快上床去吧，因為他立刻就要來的，自然要掛起你的襪子。」

但是辛弟怕她是騙人，並且當他脫去衣服時，他把他的襪子放在地板上那雙穿了許久的女人的鞋筒裏。他讓臥室的門半開着，因此廚房的熱氣和一點微光會射進來，然後，他爬進母親的床上。不過他還不想閉上眼睛，辛弟老早便知道當父母叫你入睡時，如果你不睡，你就可以聽到和見到許多事情，所以他今晚決定不睡了。

這時，他的母親對海琪爾老婆婆說：「我以為他不會要我們什麼代價，你想會嗎？媽。」於是這老婦人回答：「不會的，孩子，羅根兄弟已經幫了我二十年的忙，他沒有要過我們什麼。」

安琪走進半明半暗的臥房，看着依然輪在對着窗子那一頭的床上的辛弟，然後她從牆上取下她的笨重的外衣，坐在一把椅子的角上，開始穿上她的橡皮鞋，一會，他聽到前門輕輕地關上。他的母親出去了。

他奇怪起來，晚上這時候，她到這裏去呢？他聽到她的脚步踏在凝固的雪上沙沙作響。他滾近窗子推開一點窗簾望出去。在月亮下，他看到安琪慢慢地經過約翰生妹妹的房子，在雪地上像一個很衰弱的婦人一樣小心地走。

「媽媽仍然是有病的，」這孩子把他的鼻子抵住冰冷的窗格

子上。『我想，我今早可以帶給她一點禮物。』

立即，一種偶然的從廚房內出來的鼾聲告訴辛弟，海琪爾已經平靜地在火爐旁的搖椅內打瞌睡了。他坐起在床上，捲起一角被頭圍着他的兩肩，依然凝視窗外，簾子掛在他的肩後。

白雪在月亮下發光，樹木映成許多參差的黑影橫在院子裏。隔壁約翰生的家一切都是黑暗和寂靜，但是橫過街上，那些白種人住的地方，電燈真明亮，一棵大的聖誕樹放出所有的燭光，豎立在那栗色的窗內，同時一個女人背着許多玩物。辛弟知道那裏住有四個小孩，三個男的和一個女的，他常常看到他們在草地上玩。有時他也想有一個兄弟或者姊妹同他玩，因為單獨在一個屋子裏長大成是很寂寞的。而現在自己正是孤獨地在聖誕節晚上從一個寒冷的臥房的窗子望出去，這就很夠悲慘了。

隨後，一個女人穿起大衣的影子在月亮下慢慢地經過約翰生的房子回來，辛弟認識這是他的母親回家了。她的頭垂下，她的影子墨黑地在雪上移動。在她走時你可以聽到她的腳踵在白冰上乾脆的摩擦聲，她身體向前彎，在她後面，曳着一件笨重的什麼東西，辛弟準備快點躺下去，但他還是把視線對着窗格，看安琪拖着的是什麼，於是，當她更走近房子時，他便十分清楚地可以辨別出在她後面的，是一部硬的，自己做的滑車，粗笨地在雪上碰擊着。

在安琪的腳觸到門廊前，他依然躺着好似已經睡了許久似

的。

後來辛弟打開他的眼睛，眯視着外面晴朗世界的時候，清晨的陽光正投進了窗內。

『你還不願起來嗎？』安琪問，胆怯地對他笑着。『這是聖誕節早上，親愛的，來看聖誕老人給了你什麼，快起來呀。』

可是他不要起來。他知到聖誕老人給了他什麼，他要睡在床上把他的臉對着牆壁。這不是一部金黃色的飛機滑車——現在他甚至再不能希望得到一部。他要把被頭蒙着他的頭哭起來，但是，『孩子，你還不起來？』海琪爾老婆婆愉快地在廚房裏叫了。『小天使把世界充滿光明，聖誕老人已經到過這裏走了！起來，孩子，看啊！』

『我就起來的，婆婆，』辛弟緩緩地說。揩着他的含有眼淚的眼睛，滾下床來，他強迫自己的口對着地板上這一點小禮物，安定的發笑——因為這孩子知到她們是希望他笑的。

『啊，一部滑冰車！』他用一種假裝驚異的聲調叫起來，這驚異完全不是他自己的，在那裏，那一部粗笨的滑車靠着牆放着，旁邊放着兩本從一角書店買來的圖畫，和一雙白絲手套。滑車上靠牆的那面裝着他的襪子，一部分載着粉果，一個香橙從頂上露出來。

但是這滑車，是一種粗工做的，用了許多生鏽的釘子沿着木板釘上，用一塊布條拖着。

「這部滑車很好」辛弟要說着謊。當他要滑時，他又把牠放在地板上，但這滑車實在是極其粗笨的，一個孩子拿在手內乘着跑覺的太寬，決不能有一種輕快的起步，在中間的一塊板，又是彎曲了的。

「這是一部美麗的滑車，婆婆。」他說着謊。「我歡喜牠，媽媽。」

「羅根先生替你做的。」她的母親驕傲地回答，因為辛弟快樂她很愉快。「我知到你時刻想要一部滑冰車。」

「這是一部美麗的滑車，」辛弟又說一遍，很安詳的露着笑容，一面把這粗笨的東西拿在他手裏。「這是一部非常美麗的滑車。」

「是的，趕快看一看這手套，粉果，和那兩本美麗的書吧！」海琪爾從廚房內叫着，她正在煎幾片鹹肉。「我親愛的，在聖誕節早上，你是變成那樣遲鈍的一個孩子了，到這裏來，讓我吻着你。」她來到臥房，把他抱在手臂內。「聖誕節贈給海琪爾的寶貝以禮物，來，安琪，把他的衣服帶到火爐後面去，把他的書包也帶去……女兒，擺好桌子，現在早餐就要好了。望望爐內的火和那玉蜀黍麵包……上帝，這裏辛弟才真像一個小孩，要老海琪爾抱着他替他穿衣……把你的腳伸進襪子裏去，孩子！」辛弟開始感到愉快些，坐在火爐後面他婆婆的大腿上。

午前三點鐘，又去了，炫示着他的新鞋子，告訴他的小朋友他得了一部車子，那車子開動起來，可以在真的鐵軌上跑。午餐後，環莉梅帶着一個赤裸的破布做成的傀儡，和一套裝在一個藍色箱子內的中國碟子來，約翰生給他們一個肉餡餅作為聖誕節的禮物。

所有來看海琪爾婆婆的人差不多都是敲着後門的，但在傍晚時分，前面的鈴響了，安琪打發辛弟走過這冷寂的門廊去回話。在那門廊上站着他的姨母泰比，抱着幾個包裝好的美的包裹，在她的手臂內。她對於辛弟，差不多是生客，雖然當他站在門邊時，她強制地在額上吻他，她隨即走過堂屋到廚房裏去，滿帶着一個貴族小姐下降到奴隸的住所來的氣味。

「不得了！」海琪爾叫着，站起來吻她。

泰比，在她坐下以後，也抱着安琪吻了一吻，她俯促不安，好像坐在這裏的屋子，決不會是她從前曾住過似的；對於小黑環莉梅她也沒有說什麼。

「我很抱歉今天不能請你去吃聖誕節的早餐，不過你知到雪里先生是怎樣的，」泰比開始對她母親和姊姊解釋。「我的丈夫是不常在家，他不歡喜滿屋子都是朋友，但是，自然，格林密其爾博士和他的太太晚上再夜些也是在裏面的。他們時常打瞌睡……但

我要跑來帶給你們一點禮物……你還不曾看過我的新鋼琴，你看過麼，媽媽？哪一個晴朗的下午，我一定來帶你到我的家去。」她適當地笑，不過她的聲音是生硬的。

「你好吧，你的新教堂造福於你吧？」海琪爾問，不經意地在這時候把她的美麗的有社交外表的女兒眷住。

「奇怪，」泰比回答。「說也奇怪，神父西爾就是這樣子尊嚴的事情是絕對受限制，那裏他們從來沒有任何黑人的習慣——所以，你知到，媽，他們很合我的意。」

「我高興你喜歡這樣。」海琪爾說。

經過一會不易處治的沉默，於是泰比獻出她的禮物，她吻她們，好似這是她聖誕節的義務，然後她要走了。說在她回家前，要去拜訪摩耳律師，摩耳夫人，布茲教授，鄧比爾太太等，當她走了時，每人都感到輕鬆——好似一個白人離開這房子似的。環莉梅開始玩耍，海琪爾再把她的腳從她的鞋子裏脫出來，同時安琪走進臥室輪下去。

辛弟坐在地板上，打開他的幾重薄紗紙包紮着的禮物，在一個漂亮的聖誕節盒子內，看到一大本安徒生童話的圖解本，裝飾着金字，由於這本書的厚厚的篇頁和美麗的圖畫，使海琪爾買給他的一角書店的那些書益發顯得寒酸單薄。也使他母親的滑雪車更加沒有價值，而一切他曾歡喜過的別人送他的禮物也含羞了。

「我不要這本書，」他突然盡力地大聲說。「我不要泰比的書！」他接着就用所有的力量把書拋在火爐的下面。

海琪爾驚異地喘息起來。「拿起它，先生，」她發瘋地叫着：「你姨母泰比買了一本美麗的書給你，而你在這裏把它拋進火爐下面的灰裏去！上帝饒恕吧！拿起來，我說，立刻！」

「我不！」他強頑地叫着。「我不！我喜歡你們給我的雪車，但我不泰比給我的新書！我不拿起來！」

於是吃驚的海琪爾攔住他的頸，曳拖他的腳。

「要我在聖誕節還來打你麼？……拿起那本書，小先生！」

「不！」他怪吼着。

她用她的手背在他的頸上突然地打了一下。「對你的祖母說這樣無禮的話，對她說「不」！」

「什麼事？」安琪從臥房內叫着，當辛弟開始啜泣的時候。

「沒有什麼，」海琪爾回答。「除掉這個孩子做的事，越出他自己的範圍，我要打他——就是這麼一回事。」

但是婆婆的輕易的一拍並沒有把辛弟打傷，他常常因為做錯了事後腦挨打。這一次，他却歡迎這場風波，因為至少，可以給他已經整天在等待着的，一次不可再忍的哭。現在他的忍住的眼淚不停地淌着，環莉梅坐在一個角落裏握着她的破布做成的傀儡貼住胸前，泰比的昂貴的禮物依然躺在爐子下面的灰裏。（完）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主編

中國農村

(月刊) 第七卷 第七期

二十四年四月一日出版

要目

- 中國的歧路……………千家駒
 - 從整個民族經濟上觀察現階段的鄉村建設工作……………張志敏
 - 近年來中國田賦增加的速率……………孫曉村
 - 日本農業生產關係的半封建性……………張一如
 - 山西農業經濟及其崩潰過程……………畢任庸
 - 在農村改進的實際工作中……………楊立人
 - 武進的農村改進實驗區……………邵士平
 - 衡前印象記……………林味豹
 - 論現階段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王宜昌
 - 評陳正模先生所著「各省農工僱傭習慣之調查研究」……………余霖
- 零售每冊二角 預定一年國內二元 國外五元郵費在內

上海黎明書局發行

四馬路中市

新社會半月刊

第八卷第五期 要目

- 婦女解放，文化解放！
 - 誰能擔負起民族解放的任務？
 - 倫敦協定的偷視
 - 利潤從哈地方來格呢？
 - 命運與雄心
 - 世界恐慌中的幣制紊亂
 - 蘇聯通訊
 - 回家散記
 - 一世紀前的一個文學家
 - 他是怎樣死的？
- A, 綏拉摩維支
- 張業
有心
良甫
文縉
何人
胡菁
顧光
陳冠球
湘文

中華婦女學社印行

始創月六年六國民

行銷最廣之家庭刊物

婦女旬刊

本刊發行迄今十九載提倡女子教育風格高尚體例新穎對於家庭設施及兒童培養方法均努力不怠近復增加有益女子身心之論文隨時刊布以改進家庭生活鼓舞讀者興趣尤為社會所稱許本社不敢自滿日求改良期與家庭女界更相接近使成現代家庭惟一刊物

每份五分全年二元

上海代定處福州路生活書店

未知的境界

西班牙 Pío Baroja

張友松譯

夫妻倆在火車裏坐定了。把行李安排好了之後，他便披上一件灰色的輕便大衣，戴着一頂便帽，點着一支香煙，坐下來，漠然地望着車頂，同時她把頭靠到窗外，領略那秋天的暮色。

她從車上可以看得見那些矮小的房屋擠成一堆，像是團結起來抵禦海風一般。漸漸地，太陽離開那城市，牠照在那些房屋的窗戶上，發出閃灼的金光，爬上那些因風吹雨打而褪了色的瓦屋頂，爬上那教堂的沉悶的尖塔，直到後來，牠終於只能照着那鐘樓頂上的鐵十字架，那十字架顯出微紅的色調，很得意地高聳在黃昏的灰暗中。

「我們還得等多麼久呀！」他向空中噴了一口煙，用馬德里

的闊少那種矯飾含糊的音調說。
她迅速地轉過頭來望望她的丈夫，便看見了他那雙潔白的手，戴着許多戒指，他都把牠們擺出來；於是她又轉回身，仍舊凝視着窗外。

車站上的鐘發出了開車的信號。車開始慢慢地走動了；鐵鏈等等的東西開始動的時候，發出一陣歎息似的聲音；車輪轉動起來，好像鬼叫似地響，車過月台的盡頭那轉台的時候，猛烈地震動了一下；車頭拼命地狂叫；後來速度增加了，車也就走得平穩一些了。她的眼前閃過一堆一堆的房子，和一些花園，還有一些水門汀的工廠，後來便是許多山和樹，和那些打旗號的人住的小屋子，還有一些荒涼的路和村莊，閃電般飛過，快得令人頭暈，在那朦朧的暮色裏，幾乎看不清楚。

漸入夜深的時候，景物改變了；火車時時在那些打禾場當中的孤寂的車站上停住，那些打禾場上燃燒着一大堆一大堆的稻草根。

車裏始終只有他們夫妻倆；再沒有別的乘客進來，男的已經悶上眼睡着了。女的也想睡，但是她的腦子裏不斷地回想一些已往的事情，攪擾她的心緒，使她睡不成功。

而那些回憶呀！都是平淡而無味的。

關於他們在海邊那個小村莊上所過的三個月的生活，只有一些毫無生氣的幻影殘留在她腦子裏，她心中連一個值得紀念的回憶也沒有。

她還想得起夏日的黃昏時分那個小村莊的情景，村子在一條寬闊的河邊上，河水緩緩地在那些青青的稻田當中流過，她還想得起那沙灘，那向着碧綠的海，受着懶洋洋的海波撫愛的沙灘，她還想起了那些八月的黃昏，天上點綴着微紅的彩雲，海波渲染着緋紅的色調；又想起了那些遍地都是黃葉樹的高山；在她的想像中，她還可以看得見美麗的曉霞，清晨的淡藍天空，小海灣裏升起來消散在空中的朝霧，還可以看見一些有秀美的高塔的城市，和一些反映在河水裏的橋，還有一些隱約在山腰上的茅屋，一些沒有人住的房子，和一片一片的墓地。

她心裏還隱隱地留着那大鼓的噪響，那些趕着牛羊的農夫所發的淒涼的聲音，牛的低沉的叫聲，車子的尖叫聲，和那淒涼、遲緩而單調的祈禱鐘聲。

從她的夢想的境界裏還有一些其他的幻影出現，與她那些回憶攙雜起來；那是些兒童時期的情景的餘韻，平日的一些半意識的念頭的反映，是些消逝了的幻想和死去了的熱情在心靈上留下的影子。

她的回憶照耀着她的生命，正好似那時候天上的繁星發出灰白的幽光照耀着那些田地一般——盡是些平淡無味的幻影，固着在她的腦海裏，而在她的心靈上絲毫沒有留下什麼印象。

只有一樁往事來到她的心裏，怪愉快地撥動她的心絃。那是有一天黃昏的時候她乘着一隻小船渡河的情景。兩個年輕的船夫搖着槳，他們都魁梧而強健，面部表現出巴斯克族人那種冷淡的神情。爲了和搖槳合拍，他們單調地唱着一個希奇的歌，非常美妙。她的心被一種不可捉摸的困倦的感覺壓着往下墜，於是她便叫他們大聲一點唱，划到海裏去。

那兩人便往遠處划，一面唱着他們那些巴斯克的歌——是些沉靜的歌，歌聲將牠們那淒涼的情調放散在那燦爛的暮色裏。水面渲染着夕陽的紅色，抖顫着，波動着，放出一片血色的光芒，同時那平和的歌聲落在那微微波動的平靜的海面上。

她把這個和她一生其他的回憶比較起來，再想想那等待着她的平淡的未來，便覺得心靈上起了一種莫大的願望，只想逃避她那單調的生活，跑下火車去尋求那未知的境界。

忽然間，她下了決心，便等着火車停住。有一個車站，好像是那天晚上產生出來的一般，越來越離她近了，直到後來，終於在她面前停住了。那空無一人的月台上點着一隻燈籠。

他把車窗放下，伸出手去開那車箱的小門。她把門一打開，向

前面一望，突然感到一陣寒氣攢透她的全身。那鬼影就在那兒——那暗伺着她，偷偷地等着要對她下手的鬼影。這把她嚇住了，使她不敢往前去。他突然止住了。夜間的寒氣一下子使她回到現實的境界裏，一切夢想、回憶和願望都消逝了。

開車的信號又響了，火車又在那遍地暗影的黑沉沉的鄉野繼續狂奔，車頭裏噴出大顆大顆的火星，在窗外飛過，好似是些亮晶晶的瞳眼懸在空中一般。

戲劇中的故事和情節

陳以德

在寫劇的普通技巧中，有所謂「故事」(Story)和「情節」(Plot)這兩個名詞；把它們加以重要的、實際的區分，還也是很有意思的。

有些劇作家和批評家把「故事」和「情節」當作同一的意義。另有一些人，却好像把「故事」看作是「一種縮短的情節」。耶魯大學的貝克教授(Prof. Baker)確定着這兩個名詞的區分說：「一個故事，便是一部戲劇的縮本，恰如你要告訴你的朋友一個大概，而把那部戲劇的全部儘量的縮短。」在另外一方面，一個情節，「却是一個劇作家爲了要在舞台上獲得如他所想像的那種情緒的反應，因而鑄造出來的故事」。

這位批評家自然是實感到一個「故事」和一個「情節」的中間是具有着一種無可懷疑的區別，但他却還不能算是已經把這區別解釋得清楚，而沒有絲毫的模糊了。

這個區別是很精細，並且是很難用文字把牠傳達出來。但是下面法司脫爾(E. M. Forster)在他那本精彩的小說的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裏的一段解說(雖然是從小說家的觀點上來寫的)，却很可以幫助讀者去透徹地把握住這個區別的性質。「我們曾經把一個故事解爲一種依照時間次序的事件的敘述。至於這情節也是一種事件的敘述，但着重點却在因果關係上，『國王死了，然後皇后也死了，』這是一個故事。『國王死了，然後皇后悲痛而死，』這是一個情節。時間的次序，固然是保留着，但是因果關係的感覺，卻披罩在她的上面；或者再來一種說法，『皇后死了，沒有人知道是爲什麼原因，一直想到後來，才發現了她是痛於國王之死。』這是一種帶有神秘性在裏面的情節，一種適於高度發展的形式……想到皇后的死我們說，『於是然後……』假若這是在一個情節中，我們却要問：『爲什麼？』這是一個基本的區別。」

一九三五年，一月，於安慶

防 癆 雜 誌

中 國 防 癆 協 會 編 輯

第 一 卷 第 五 期 要 目

著 述

- 癆病論..... 盧求春
- 肺癆病之預防..... 李廷安
- 肺結核淺說..... 胡嘉言
- 肺病預防之實施..... 丁惠康
- 日常所得防癆管見隨筆..... 汪企張
- 結核病看護法..... 湖南肺病療養院編譯
- 癆病的緣因..... 張永菱

演 講 欄

- 防癆要點..... 丁福保
- 癆病攝養談話..... 龐京周

雜 俎

- 百感集..... 李兆璋
- 除夕..... 樊舉成
- 癆病顧問..... 錢慕韓

醫 界 消 息

北平結核病醫學社第一次年報

本 刊 價 目

每月一冊 大洋一角
全年十二冊 大洋一元
國內郵費在內
國外郵費五角

定 閱 處

一 上海池浜路四十一號
二 中國防癆協會
三 西門外斜路三〇六號
四 第一馬路上海雜誌公司

天 山 月 刊 第 一 卷 第 五 期 目 錄

漢 文 部

- 插圖..... 趙瑞生
- 讀盛李剛電後..... 艾沙譯
- 漢商口中之新疆現狀(極遠通信)..... 艾沙譯
- 巴勒斯登世界回教徒大會..... 艾沙譯
- 新疆省農村經濟(附作者來信)..... 汪江一
- 開發西北之要點..... 褚民誼講
- 中土互換使節與中國外交之前途..... 郭曙南
- 回鹘問題研究(續一)..... 拉得洛夫著 賀啓明譯
- 新疆省政府令改遷回名稱為維吾爾佈告..... 艾沙譯
- 阿克蘇教育現狀..... 艾沙譯
- 古代西方藝術東漸考(續完)..... 關衡著 黎澤譯
- 一個自然科學家在世界的屋頂上..... 奧斯敦著 胡韻譯
- 西域故事(四續)..... 李景昭
- 新疆南路探訪記..... 斯坦因著 王竹書譯
- 邊事日記..... 守真輯

回 文 部

- 本社一年來之經過..... 本社回文編輯部
- 布爾什維克之內幕..... 哈三
- 世界偉人莫素里尼之功德..... 哈三
- 最近數年來略記(續)..... 艾沙
- 今後中央治新之國策與新省回民應有之覺悟(續)..... 艾沙
- 新疆與蘇俄(續)..... 賈沛誠著 哈三譯
- 新疆南路探訪記..... 艾沙
- 科學與技術..... 賀啓明著 哈三譯
- 詩..... 哈三
- 回教消息..... 艾沙選輯
- 新疆消息..... 艾沙編
- 國內重要消息..... 賴以夫編
- 南京消息..... 哈三編

定價 大洋一角五分

社址 南京大石橋二十五號
天山月刊社

再論文學與哲學

葉青

引言——(一)文學與哲學底統一——(二)文學與哲學底分離——(三)文學與哲學底再統一——結論

引言

去年年底，我曾在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講演過文學與哲學一個問題。後來有幾位同學記下來並整理了，交我校閱後，發表於中國文學系出版部出的文學期刊第二期上。

我在校閱以後不久，覺得那個講演對於文學與哲學一題，還有未完全的地方。早想寫一篇再論文學與哲學來補說我底意見，沒有機會。現在將就世界文學索稿之便，把它寫一寫。

文學與哲學底關係，從橫方面說，哲學為文學提供分析事實底方法，描寫事實底觀點和作品底思想內容等等。換言之，文學必同科學一樣，要以哲學為前提。然而縱方面呢？就須得從發展上來理解它們底關係了。

一 文學與哲學底統一

如果我們把文學與哲學底關係史分為三期，那末第一個時期，文學與哲學是統一的。怎樣統一法呢？那就是文學包括於哲學之中，沒有獨立的存在。

為甚麼呢？

一般地說來，智識形態底起源，正同生物底起源一樣，是一元論的。這就是說，一切智識同出於一源。這樣，那樣，是後來纔有的，由一個本源分裂而出。在最初，只是籠統一團。但其中所包含的智識部門，因量底增加，纔形成了新東西，以一種智識部門出現於世。

而最初的智識形態是宗教。它因為不許研究，永無使其中包含的智識部門分化的可能。是到了哲學，以注重思維、推理的緣故，

整個智識形態擴大了，比宗教底內容豐富得多。因而它裏面所包含的各種智識部門，也就逐漸擴大，成爲了後來科學這種智識形態底肇端。

這樣，文學底起源雖可溯之於宗教，然而在遠古的（非中古的）宗教時代，沒有文學，實在談不到以文學表現出來的文學作品。今天所傳古代宗教底頌歌，當是接近哲學底時期。是在這個智識史上的第二期，文字作品纔衆多的。那末文學底起源，就當溯之於哲學了。至少，它底正式的起源，是在哲學中。

中國底文學作品，甚麼離騷、擊壤歌一類底東西，完全不足信賴。而可靠的，只有詩經。所以現在的中國文學史家，都把這一部書，作爲最早的純文學作品。其實，把它看做文學，完全是文學從哲學出來獨立以後用文學的眼光去看它的緣故。它自身，在那個時代，並不是以文學作品而出現的，當然更談不到「純」。

須知我們今天所有的詩經，從孔子來，是他交是給我們的。他又是詩經底選集者和宣傳者。而他在那時，距好些作者很近之際，告訴我們的是：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註一）

「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註二）

這不是把詩經看作政治學、修辭學、道德學、博物學一類底著作嗎？所以詩經在當時是一種百科全書。

孔子底學說，在今天底智識部門中，我們都說是哲學。他可以算作一個哲學家。而在其爲教育家時，所用的教科書，就有詩經，並且非常重要。在他以外，「我們古代底政治家及文人哲士，其所引爲辯論諷諫底根據或宣傳討論底證助者，往往爲詩經底片言隻語。」（註三）

舉凡這些，自然不是說詩經沒有文學成份，但我們由此可以證明文學之包括於哲學。其實，事實很多。在孔子底衆多弟子中和戰國底無數學者中，著作方面充滿了哲學作品，文學作品非常少。把這兩者比起來，就說那時沒有文學，只有哲學，也是不妨的呢。

二 文學與哲學底分離

但依照進化底道理，一切都是由簡單到複雜的。所以久而久之，哲學遂由單一的智識生出很多部門。文學即是其中之一。它由哲學出發，自成一個部門，離哲學而獨立。

這種分裂，與社會底情形有密切的關係。在文學與哲學統一的時代，以包括了道德、政治等的哲學爲最重要。但貴族有時間講究辭令。而因襲的春秋時代，交際往來，就徵引詩經。在創作的國時代，有賦和辭出現。這是統一時代中的文學萌芽。

現在就從社會底變動中來看這種萌芽底發展吧。

在秦始皇征服六國，海內爲一時，造成了赫赫巍巍的一代之雄。給他當臣下的文人學者，要頌揚功德。在梁父、琅邪之眾，碣石、會稽等處，刻石爲文。於是文字作品除敘述學理外，產生了一種新的用處。是的，管子中的賦，就根本是用以呈於君主的作品。

後來，又一種用處，那便是大小君主底生活描寫。冠絕漢代的文學家司馬相如，他底著作就是這種用處底一個例子。他到梁國作游士時，寫了一篇子虛賦，說齊楚諸侯游獵底事情。後來見了漢武帝，作上林賦，描寫天子底游獵。甚至漢武帝底陳皇后因妒失寵，也用黃金百斤求他作長門賦，以感悟漢武帝，恢復寵幸。

就在這些用處下，產生了文學作品。以後纔有獨立的文學。可是在文學與哲學分離後，文學上雖有許多創作的體裁，然而在其分離之初，却是包含於哲學中的文學萌芽之擴大。那在實際上，即是因襲，模倣前人作品。這我們就以文學開始顯出其獨立性的漢代來說吧。

漢代底文學，以詩賦爲盛。然而都是模倣詩經和楚辭的。以賦來說，最早的辭賦家賈誼，就模倣楚辭。所以劉大白說：『兩漢底文學，是上承周代南北兩派文學底流風而演進的。……漢代辭賦，是周代南方文學楚辭底嫡胤，五七言詩，是周代北方文學毛詩底產兒；而樂府却是兼祧的嗣子。』（註四）鄭振鐸也有同樣的意見

（註五）

自此以後，文學不僅獨立，而且非常發達。再加之以後代帝王，以文取士，於是遂形成了『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註六）

從漢武帝到清道光這一個中世紀內，在智識界中，除煩瑣主義的哲學外，就是文學。它底著作，真是汗牛充棟。而這兩千年中，很多優秀份子底精神，也就斷送在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裏面了。

在這個期間，文學與哲學全然分離了。

到近代社會，智識底分化更加細微。哲學中又分出科學。科學是分析的，所以部門極多。在這種情形下，文學當然獨立，而且更加獨立。連談文學與哲學之關係的聲音也沒有了。

三 文學與哲學底再統一

文學自從離開哲學以來，就有它自己底發展法則。它由古典主義而浪漫主義，達於自然主義。這時，完全注重寫實，與從前相反。無論後來怎樣發展，均須寫實。科學底發達，給予了影響。

這裏，我們要把科學說兩句。它從哲學中出來後，一天一天地發展。而實踐（生產）又證明了它底真確性。所以造成一種獨霸智識界的趨勢。

它影響了別的智識。宗教本應為哲學所消滅的，只以觀念論之故，到它纔給了致命的打擊。哲學受它底影響很大，所有的領域都被它奪去，呈出消滅的趨勢（註七）。凡現在還殘存於智識界中的，就如宗教、哲學吧，都非依賴它不可。

在這種情形中，文學也不能例外。自然，在科學為認識事實的智識形態中，文學以描寫事實的緣故，是會存在的。然而不能不受科學底影響。換一句話說，要嚴格地敘述事實，說明事實，變成認識日常生活的科學。否則就不能存在。

這樣一來，它就要使用方法了。沒有方法，怎樣去敘述事實，說明事實呢？而方法底來源，就只有哲學。因為在智識史上，科學底出發為哲學，它要得着方法，必須取足於哲學。那末採取了科學本質的文學，也便要與哲學生關係了。

這不僅就技術的方法而言呢。若就理論的方法說來，也是一樣。

現在，科學由哲學出來發展了幾百年後，已達到與哲學統一的時代。它自身，因分析底結果，產生綜合底趨勢。有概觀世界和探究根源的理論。而就哲學說來，這種理論即是科學的哲學。如果說哲學底進化，是從宗教起到科學止，那末恰恰經過了如次的階段：

宗教的哲學——哲學的哲學——科學的哲學（註八）

所以科學的哲學就是哲學底高級狀態。（註九）

既然，它為科學到概觀世界和探究根源這個理論時代底東西，而科學又是要在理論上影響一切，那末文學在對日常生活加以敘述和說明時，也就不能不以它為嚮導原理了。明白地說，文學只是科學的哲學在日常生活照應。所以文學在這裏，要與哲學密切地結合。

這樣看來，文學與哲學不是再統一了麼？

是的，不過這時底統一，與從前有別。從前的統一，是原始的，而這時則在一高級的狀態中。因為從前的統一，是形式的，取混合方式；這時底統一，是實質的，取化合方式。並且從前與文學統一的哲學，是哲學的哲學；這時與文學統一的哲學，是科學的哲學。同樣，從前與哲學統一的文學，也與這時與哲學統一的文學不同；前者為「萌芽狀態中的」文學的文學；後者為科學的文學。因此，這時文學與哲學的統一，是它們底關係史上之一進步的形態，並不是復古。

結論

所以文學與哲學在發展方面的關係，從上面歷史的論究看來，恰恰遵循着如次的法則：

文學與哲學統一——文學與哲學分裂——文學與哲學

再統一

既然文學與哲學底再統一，如我們所已論究過的，是文學在科

學化底時代，那末從文學方面說，它就經過了如次的發展階段：

哲學的文學——文學的文學——科學的文學

文學與哲學底關係，在我看來，大抵如此。其餘，如我所已說，在文學期刊底第二期上，不再談了。

葉青 一九三五，三，一四。

(註一) 論語底頌章。

(註二) 論語底陽貨章。

(註三) 鄭振鐸，中國文學史，第一冊，北平橫社出版部，五二頁。

(註四) 看他底中國文學史，一九三三年初版，大江，一二九頁。

(註五) 看他底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一冊五二和七五頁。

(註六) 文學革命論中語。

(註七) 這種道理，在我底哲學到何處去(辛鑾書店出版)中說得很明白，可以參看。

(註八) 所謂科學的哲學，其說明初發表於二十世紀第一卷第四期科學與

哲學一文上，今收入於哲學到何處去中，這裏不贅。

(註九) 本段所說，亦根據哲學到何處去一書，此處不多說。

譯詩二首

知識之外

美國 Lee Landon

我永不能理會——

爲什麼日出之前，在卑濕的沼澤，

在籠罩高地的灰色霧中，

飛起許多雙翅輕飄的白蝴蝶？

寂寞之境

美國 Andrew F. Carpenter

倘伴秋山間的我們，

給風梳着頭髮，陽光炫着眼睛，

吳奔星譯

看那煙樣的靜，如何竄入

樹林的心，並且像薄霧的輕飄

躺在冰凍的田塍。

愛好秃枝的我們，

見一隻孤鴉勞碌飛行

憂鬱地垂下身子——

只有我們這一羣才知道

寂寞境中的和平的人。

(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號「美國之刊」)

黎明書局
最近重版書

- | | | |
|----------------|--------------|------|
| 農業及實習第一冊(再版) | 唐志才
儲勁合編 | 六角 |
| 農村經濟及合作(三版) | 王世穎
馮靜遠合編 | 一元一角 |
| 地方教育行政(三版) | 辛會輝編 | 七角 |
| 悲慘世界(再版) | 伍光建譯 | 四角 |
| 農村社會調查(再版) | 張錫昌編 | 一元 |
| 鄉村師範教育實習指導(再版) | 鄭之綱編 | 一元 |
| 鄉村教育視導(再版) | 李曉農
李伯業合編 | 一元二角 |
| 社會學與社會問題(再版) | 馮和法編 | 一元二角 |
| 中國農村經濟資料(三版) | 馮和法編 | 四元八角 |
| 合作事業(五版) | 王世穎編 | 六角 |
| 法制(三版) | 潘楚基
張國幹合著 | 八角 |
| 政治學原理(三版) | 吳友三譯 | 三元八角 |

故事 兩則

俄國 Leo Tolstoy

伍·光·建·譯

一 兩個問題

有一天，有幾個孩子在一條小溪裏，找着一個東西，好樣一顆麥子，中間有一條縫，却有一顆雞蛋大。一個行客走過看見，花了一枚銅圓同孩子們買來，帶回市上，當是一件古董賣給國王。

國王召集他的博士們，吩咐他們考究這是什麼東西。

博士們想了又想，想不出這是什麼東西，後來有一天把這件東西擺在窗戶台上，有一隻母雞飛進來啄這件東西，啄出一個洞，博士才們曉得這是一顆麥子。他們就去見國王說道：「這是一顆麥子。」

國王聽了很詫異，吩咐博士們去考究在什麼年代，在什麼地方，出產這樣的麥子

。博士們又去想，查過許多書，還是找不出。他們只好回去見國王，說道：

「我們不能答復陛下。我們的書上並不說到這樣的麥子。陛下只好問農人們；他們也許聽見他們的父親說過，在什麼年代，在什麼地方，曾出產這樣的麥子。」

國王於是下令，傳一個最老的農人來見他；內侍們果然找着一個年紀很老的農夫，帶來見君主。這個農夫果然很老了，背也駝了，臉色發白，又無牙齒，扶住兩枝拐杖，跟踉蹌蹌的走到國王面前。

國王把那顆大麥子給他看，老農的眼幾乎看不見這顆麥子；他拿在手上，用手來摩。國王問他，說道：

「老頭子，你能夠告訴我那裏地方出產這樣麥子麼？你會買過這樣的麥子麼？你會親手種過麼？」

老農耳聾，幾乎聽不見國王說什麼，很費些事才明白國王的話。

老農答道，我既未曾種過或收穫過這樣麥子，更未曾買過。當我們買麥子的時候，麥子同現在的一樣小。但是陛下可以問我的父親。他也許可以告訴陛下，什麼地方出產這樣的麥子。

國王打發人去找回老農的父親，找着了就帶來見國王。他只扶一根拐杖走進來。國王把大麥子給他看，這個老農兩眼還能看見東西，很細心的看了一會子。國王

問道：

「老頭子，你能告訴我麼？向來是什麼地方出產這樣的麥子？你會買過這樣的麥子麼？你會種過麼？」

這個老頭子耳朵雖然有點聾，却比他的兒子好得多。

他答道：「我在我的田上既未播種過亦未收穫過這樣的麥子。說到花錢買的話，我向來並未買過，因為那個時候還未用錢幣。那時候各人種各人的糧食，遇有足夠吃的，我們分些給他。我不曉得什麼地方出產這樣的麥子。我們從前所收的麥子比現在所收的大，出麪也比現在的多，我却未見過這樣大的麥子。我却聽見我的父親說過在他少年時候麥子比我的少年時候大，出麪也比我的時候多。陛下不如問他。」

國王又打發人去找這個老人的父親，人們找着了帶來見國王。這個老人不用拐杖大踏步就走進來，他的眼能見，耳能聽，

說話很清楚。國王把大麥子給他看，這個老祖父放在手上看了又看。

他咬了一口，嘗了滋味，說道：「我在許多年前曾見過這樣的大的麥子。」

他又說道：「同我從前所見的是一樣的。」

國王說道：「老祖父，請你告訴我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出產過這樣的麥子？你會買過麼，你曾在你的田上種過麼？」

老人答道：「在我少年的時候，毋論什麼地方都出產這樣的麥子。當我少年時候吃的就是這樣的麥子，我養活他人也用這樣的麥子。我們所種的與所收的都是這樣的麥子。」

國王問道：「老祖父，你會買過這樣的麥子麼？你若是不買的話，你所用的麥子都是自己種的麼？」

老人微笑，答道：「當我少年時候，無人想到犯買賣糧食的罪過，我們那時候又並無錢幣。各人種夠各人吃的糧食。」

國王問道：「祖父，你告訴我，你的田當日在那裏，你在什麼地方種這樣的麥子？」

祖父答道：「我的田就是上帝的地。我在什麼地方耕種，那塊地方就是我的田。那時候的田地是自由的。並無人說這塊地是我的。惟有勞力是我們自己的。」

國王說道：「你要答我的兩問。第一問，為什麼從前出產這樣大的麥子，為什麼現在不出產？第二問，為什麼你的孫子要扶兩根拐杖才能走路，你的兒子只用一根，到了你反不用拐杖？你的兩眼有光，你的牙齒堅牢，你說話說得很清楚，說得很好聽，這是為什麼？」

老頭子答道：「這都是因為近來的人不肯自食其力，專靠他人勞力。從前的人們遵守上帝的法律過活。人們所有的都是自己的出產，不貪他人的出產。」

二 阿立比

從前有一個好人，又是一個仁愛人。

他富有世界上的財物，還有許多奴隸伺候他。他的奴隸們很得意的恭維他們的主人，說道：

「世界上再沒有更好的主人。他給我們飯吃，給我們衣裳穿，看我們的氣力能做多少事，就派我們做多少事。他向來不懷恨我們，毋論對什麼人向來不說一句刻薄話。他與別的主人不同，不拿奴隸當畜牲；別的主人不問奴隸該罰不該罰就罰，向來不對奴隸說一句好話。他想我們好，他做好事，同我們說話是很和藹的。我們很安樂，不想過更好的生活。」

奴隸們就是這樣恭維他們的主人，誰知被魔鬼看見了，看見他們同主人這樣諧和，這樣的愛戴主人，心裏就很不高興。魔鬼於是牢籠一個奴隸名阿立比的，叫他引誘其他奴隸們。有一天奴隸們坐下休息，

談論主人的好處，阿立比大聲說道：

「你們這樣看重我們主人的好處，未免太傻了。你們只要聽魔鬼的話，他叫你們做什麼你們就做什麼，魔鬼也會待你們好。我們好好的伺候主人，毋論他吩咐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只要他想到什麼，我們就做：先意承志的替他做。他除了善待我們，還能夠做什麼？我們試試看，我們不聽他的話，做一兩件事害他，看他怎麼樣。他自然同其他主人一樣，以惡報惡，同最不好的主人一樣。」

其餘的奴隸們都不承認阿立比的話，後來同他賭輸贏。阿立比担任的，是激怒主人。倘若他不能激怒，我就輸他的過年節的衣服；倘若他能夠激怒主人，其餘的奴隸們把過年節的衣服交給他。倘若主人把他鎖起來或監禁他，他們答應保護他，解放他。兩方面議好之後，阿立比担任明早

激怒主人。

阿立比是個牧羊的，他所管的是許多值錢的綿羊，都是淨種，是他主人所最愛的。那天早上，主人領幾個客人入羊圈看他值錢的綿羊，阿立比對他的同伴們使眼色，好像是說：「你們看我怎樣激怒主人。」

所有的奴隸都聚在一起看，有從圈門往裏看的，有在欄外看的，魔鬼爬在樹上看他的奴僕怎樣辦法。主人在圈裏走，帶客人們看他的母羊及羔羊，過了一會要客人們看他的最好的公羊。

他說道：「全數的公羊都是很可寶貴的，但是我有一頭公羊兩角彎得很密，這是無價寶，是我所最喜歡的。」

不料這頭公羊被客人所驚，在牢裏亂跑，客人們看得不清楚。等到這條羊站定了，阿立比像是出於偶然的驚嚇那些羊，這些羊亂跑，混作一團。客人們看不出那條

是無價寶的公羊。主人後來很不耐煩。

「我的好朋友阿立比，請你替我捉住那頭最好的羊，那頭有彎得很湊密的兩角的。你要輕輕捉住他，捉牢他一會子。」

主人幾乎還未說完，阿立比就同一隻兇猛的獅子一樣闖入羊羣，捉住那隻無價寶的羊。他一手緊抓住羊毛，一手捉住羊的一條後腳，在主人眼前舉起這條羊，搖動他，那條羊腳斷了，如同一條乾樹枝一樣。那條羊斷了腿，跌在地下亂叫。阿立比這

時候捉住羊的右邊後腿，那條左腿是已經

斷了的，垂下來不動了。客人們與奴隸們看見了都很驚愕，魔鬼坐在樹上大樂樂的是他的奴僕辦得這樣聰明。主人的臉如同雷那樣黑，縐着眉，垂頭喪氣的，一不聲響。客人們同奴隸們也不作聲，看他怎樣處置。主人停了一會子不響之後，抖動他的身子，好像釋了重負。他隨後抬起頭來，兩眼朝天，看了一會子，隨後他臉上的縐紋都鬆了，微笑，低頭對阿立比說道：

「阿立比，阿立比，你的主人吩咐你激

怒我，但是我的主人的勢力大過你的主人。我並不惱你，但是我要你的主人發怒。你怕我懲罰你，你久已想享自由。我却不懲罰你，你既想自由，我今當着客人們的面還你自由。你喜歡往那裏就往那裏，把過年節的衣服帶走！」

這個仁愛的主人同客人們回去屋裏，魔鬼却在樹上咬牙切齒，從樹上丟下來，沉在地裏。

所謂托爾斯泰的救世主義，並沒有認清這惡世界的根本毛病，所以只有羅曼諦克的熱忱，而沒有什麼具體的辦法。托爾斯泰的夫人在她的自傳裏，給我們看準了托爾斯泰是怎樣的一個人。「他追求真理的心情一天一天地尖銳化了。他總想把自己吊死了……那種反對現存的宗教，進化，科學，藝術的精神一天一天地強化，於是他就漸漸陷入慘淡的境地中……有一次，他想要帶着一個耕田的女人，秘密逃走，去開始新的生活，他對於這樁事，向我直認不諱。然而，早晨四點鐘，他又回來了，他也不來看我，就倒臥在樓下他書房裏的一張交椅上。」托夫人這天晚上恰巧要養孩子，肚裏痛得厲害，却還跑下樓去看他怎樣了。夫人記下來的，「我不顧自己如何難過，我下樓去，然而他還跟以前一樣地慘淡，一句話也不和我說。那天早上七點鐘，我們的女兒亞歷山大出世了。我永遠不能忘記這一個六月的夜間。」

托爾斯泰的熱忱使他自己沒有片刻的安寧，他不知不覺地做出許多呆事，像似在舞台上演劇的一般：他補自己的靴子，他拒絕採用機器來耕田，他只使着木頭鋤犁，手轉的打禾具等等。這裏的兩篇故事，也充分表示他的羅曼諦克的精神。——F·W

黃金

法國 Honoré de Balzac

天虹譯

從前有一個時期，我住在一條名叫萊斯第蓋路的小街上——這條路你恐怕從來沒有聽見過吧。牠是聖安東尼路的一條支路，自巴斯底廣場附近的噴水泉對面起，一直通到塞里賽路為止。熱烈的求知慾使我偏居于一間頂閣中；我在夜間努力工作，白天則在附近的奧良圖書館裏埋頭讀書。我的生活非常儉樸；我採取了修道院中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每一個勞動者所不得不採取的生活方式。就是在風光明媚的春秋佳日，我也很難得到蒲桐林蔭道上去散步的。只有一種嗜好，能夠使我拋棄我的研究工作；然而這種嗜好，只不過另一種方式的研究。我常常要去觀察平民區域的風俗習慣，其中的居民，以及他們的特點。因為我並不講究服裝，穿得和一個勞動者不相上下，所以當他們工畢回家，在路上講生意經或彼此爭論的時候，我很可以去混在他們的隊伍裏觀察他們，不致引起他們的提防。觀察似乎已變成了我的一種本能；我能夠洞見他們的靈魂，而並不忽視他們的肉體——我能夠把外表理解得非常透

澈，所以我能立刻深悉其內幕。我能夠透入我所觀察的人們的生活，彷彿天方夜談中的魔法僧唸了一遍咒語，就能透入任何人的體內或靈魂一般。

如果在晚上十一時至十二時之間，我在街上遇見一個工人帶着他的妻子從「滑稽劇場」回來，我往往就跟着他們，從旁架修路一直走到波馬仙街。那對良善的夫婦最初談論着所看的戲劇；接着就逐漸講到了他們切身的的事情，那女的一邊拉着她的孩子向前走，毫不理睬他的訴苦或問話，一邊逕自和她的丈夫兩人一同計算着明天可以領到的工資，並且提出了一二十種使用這筆錢的方法。於是講到了家常的瑣事，歎息馬鈴薯的價格是貴得太過分了；嚴寒的冬季怎麼還不肯告終，而燃料最近又漲價了；同時又用激烈的言辭，談到他們欠下麵包商人的那筆債。結果往往在夫婦間引起了辛辣的爭論；他們的活潑生動的談話，把他們各人的性格全盤顯露了出來。我跟在後面傾聽，彷彿正在親自過着他們的生活；我

覺得身上披着他們的襤褸的衣服，腳上穿着他們的破裂的皮鞋；他們的切望，他們的需求，都侵入了我的靈魂——或者可說是我的靈魂透進了牠們。這是一個清醒的人所做的夢。我和他們一同憤恨那殘暴的工頭，或那些使他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跑去索取工資的可惡的主顧。

暫時脫離了我自己的生活，通過了一種心靈的陶醉而體驗着另一個人的生活；這是我的娛樂方法。這種本領是哪裏來的呢？這是不是所謂「千里眼」的特別才能呢？有些才能用得過分了，據說是要使人發瘋的，這是否其中之一呢？我並不想發見牠的究竟；總之，我具有這種才能，我儘量利用牠，這就夠了。但是你該知道，那時候我已在從事分析被稱作「平民」的龐雜的一團人，並在鑑定他們的優美的和惡劣的性質了。我在那時就已覺察「平民區域」的前途：那是革命的發源地，其中出現過不少英雄豪傑、發明家、實際的科學家、流氓和地痞，以及美德和邪惡，一切都被貧窮壓抑着，被困苦遏制着，沈湎于狂飲中，而為強烈的酒精所毀滅了。

你無法想像，在這「悲哀之城」中是潛伏着多少的故事，多少的悲劇；其中隱藏着多少可怖的和可愛的事物。單憑想像，是不能明瞭這兒的真相，你也不能到這城裏去探險；只有偶然的機會才能使你一直走到牠的下層中去，看到那裏所發生的可歌可泣的悲劇或喜劇。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把下面的故事藏得這麼久，還沒有告訴你。這新奇的故事躲藏在一只袋子裏，靜候「記憶」好像抽籤似地把牠抽出來。這袋子裏還躲藏着不少同樣新奇的故事；你可以放心，牠們將來也總有一天要出來與人們見面的。

有一天，為我打雜的婦人——一個工人的老婆——跑來對我說，她的妹妹要結婚了，請我去觀禮。如果你要曉得這是怎樣的一種結婚禮，那你就須先知道，我付給那可憐的打雜婦人的工資是每月四法郎；為了這點錢，她必須每天早上來為我鋪床疊被，拭鞋刷衣，掃地，並為我準備早餐。做了這些事以後，她才正式去上工；她的工作是轉動一架機器的曲柄，這苦工使她每天能獲得半個法郎。她的丈夫是一個製造傢具的木匠，每天的工資是四個法郎；但是他們共有三個孩子，所以他們的收入只能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然而我從來沒有遇見過比這一對夫婦更忠厚的人。在我搬出了那個區域以後，前後五年間，每逢我的生日，萬伊揚媽媽總要帶了一束鮮花和一些橘子來祝我多福——可憐的她，一生沒有積蓄過半個法郎！貧窮使我們彼此十分接近。我沒有一次能夠給她比十個法郎再要多的錢；就是這點錢，我往往還是臨時去向別人借來的。這或許可以說明我答應前去觀禮的原由；我希望與這班可憐的人們同樂一下。

喜宴和跳舞會是設在夏倫頓路的一家酒店的樓上，那是一間很寬大的房間，房內點着錫製的迴光燈。四周沿牆壁放着一排長櫈，櫈後的糊壁紙上佈滿着油污。七八十位來賓，都穿着星期日所穿的最漂亮的衣服，並用花朵和緞帶裝飾着，大家都臉孔漲得通紅，在興高采烈地、狂熱地跳着舞，彷彿世界的末日快要來到了。新郎新娘在大衆的歡呼聲中彼此親吻，其狼狽的程度其實決不及貴家小姐的暗送秋波。大家的臉上都有一種粗魯而純樸的歡樂的表情，使人不知不覺地會受其感染。

可是那些臉孔，那結婚禮，或那些賓客，都和我的故事並無關係。你只要把牠們當作這故事的古怪的背景，而記在心中就得了。試閉目把這景象想像一下：一家破舊的、紅牆壁的酒館，酒的氣味，歡樂的呼聲；試想像你自己身在平民區域中，混入一羣正在盡情尋歡作樂的老年人、工人、和窮苦的婦女們中間。

爲這跳舞會奏樂的音樂隊，是從「盲人院」中雇來的，一共只有三個人：一人拉四絃琴，一人奏單簧簫，還有一人吹笛。他們三人在這晚上總可得七個法郎。爲了這點錢，他們給我們的當然不是悲多汶的樂曲，也不是羅西尼的音樂；他們盡其所能，任意地吹奏着；在場的人們心腸都很溫柔，沒人忍心去非難他們。他們的樂調粗暴地打在我的耳鼓上，因此我在室內瞥視了一週之後，我的視線立即就落在這盲人樂隊的身上了；當我看到了他們的制服時，我心

中的憤怒立即就全盤消失了。他們站在接近窗戶的一個凹處，所以在遠處很難看清他們的面目；可是我後來不知不覺走近了他們，我的其他感覺竟完全消失了，那些賓客和音樂都似乎失其所在；我的好奇心被激起，昇到了最高點，我的靈魂透入那奏單簧簫者的體內。

那拉四絃琴和吹笛的沒有絲毫特點；他們的臉上露着普通的盲人所有的表情——誠懇、專心、而嚴肅。那奏單簧簫的却不然；無論哪一個藝術家或哲學家見了他，必然要立定脚步的。

你可這樣想像：在桃紅色的燈光中，有一個石膏製成的但丁面像，額上覆着蓬鬆的、銀色的白髮。「盲目」增加了這高貴的臉上的悲苦的表情；那對失明的眼睛，彷彿被從內部衝出來的一種烈焰似的思想所照耀；那弧形的額上，好像一座古老的石壁似地刻着無數的線條，分明表示牠的主人的內心潛藏着一種無法滿足的強烈的欲望。

那老頭兒胡亂地吹奏，絲毫不顧到拍子或調兒。他的手指機械地在那古舊的樂器的鍵上往來移動；其中有一個鍵的聲音已經不正確了，可是他並不去理會牠，就是那些跳舞者和這老意大利人的兩個伙伴也不去管牠——我已暗自斷定他是一個意大利人。後來我發現果然不出我的所料。這年老的荷馬的身上另有一種莊嚴偉大，隱隱含着一部被遺忘的，沒人知道的奧特賽。這偉大是

如此真實，竟克服了他的卑微的處境；這莊嚴是如此密切地與他關連，竟超越了他的貧困。

人間有多種強烈的情緒，能使人為善，也能使人為惡；能使人變為英雄豪傑，也能使人身入牢獄；這些情緒沒有一種沒有在那高貴的、青黑色的意大利人臉上留着不可磨滅的痕跡。看着那被灰色的眉毛籠罩着的、失明的窟穴，你不禁要害怕，也許一閃的靈光將從裏邊突然跳躍出來，正如你害怕明火執刀的強盜從山洞中突然躡出來一樣，你覺得那「肉籠」中禁錮着一只獅子，他在籠中對着鐵柵作無益的怒吼。絕望之火已因燃燒而化成灰燼，火山的溶岩已經冷卻，可是那些火焰的遺痕，那劫後的殘餘，以及一點兒的青烟，却依然留存，可以證明火山的猛烈的噴發和火的肆虐。——一看到了那奏單簧簫者，這些想像就在我的腦海中洶湧起來，直到最後，那些現在已經冷靜地留在他的臉上的思想，竟在我的心靈中熱烈地燃燒起來了。

那拉四絃琴的和吹笛的，非常愛好「杯中物」；每一個舞曲告終，他們就把樂器掛在他們的桃紅色外衣的一個鈕扣上，伸手到附近的一張小桌子上去取他們的飲料。每一次，他們總要遞一滿杯給那意大利人，因為他坐在小桌子前面的一把椅子上，自己是拿不到的；他每次接了酒杯，總向他們親熱地點頭稱謝。他們的舉動都十分正確，竟使人要以為他們是能夠看見的；這是參觀過「盲人院」

的人都非常以為驚奇的一件事。我走得更近些，想去傾聽他們的談話；可是當我站在他們旁邊的時候，他們顯然猜到了我不是一個工人，就大家不肯多講話了。

「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奏單簧簫的人啊？」

「從威尼斯來的，」他回答說；他的語調中帶着一些意大利人的口音。

「你是生下來的時候就瞎了眼睛呢，還是後來失明的？」
「後來失明的，」他迅速地回答道。「是由于一種該死的網膜炎。」

「威尼斯是一個很美麗的城市；我一向總想到那邊去玩一趟呢。」

老頭兒的臉上突然露出光輝，那些皺紋都活動起來；他是奮興之至了。

「如果我和你同去，你不會白費光陰，」他說；他的話中似乎含着一種深意。

「不要對我們的『總督』談起威尼斯吧，」拉四絃琴的插嘴道：「不然你將使他太過興奮了，而且今晚他已喝下兩瓶酒——這大公！」

「來，吹起來吧，嘉奈老爹！」吹笛者也喊道，於是三人就吹奏起來。可是當他們在吹奏一種鄉村中的舞曲時，那威尼斯人却似

乎在探索我的心思，他猜到了我對他感着極大的興味。他臉上的憂鬱的，沒精打采的神情消滅了；一種神祕的希望佈滿他的臉上，好像藍色的火焰在那些皺紋上面溜過。他微笑着，用手抹了一抹他的勇武可畏的額角，最後他竟快活得和一個獲得了心愛之物的人一樣了。

「你多大年紀了？」我問。

「八十二。」

「你瞎了多久了？」

「將近五十年了，」他說。他的音調告訴我，他所最爲痛心的還不是失明，而是被人掠奪去的巨大的權力。

「那末，他們爲什麼稱你爲『總督』呢？」我問。

「哦，那是一句笑話。我是威尼斯的一個貴族，本來我和別的貴族一樣，很有做總督的資格的。」

「你叫什麼名字？」

「在這兒——巴黎，我是嘉奈老爹，」他說道。「但在意大利，我却是馬可·法西諾·嘉奈——華里西大公爵。」

「什麼！你是那大名鼎鼎的法西諾·嘉奈將軍的後裔嗎？」

「他用武力征服的土地，後來是被米蘭的公爵強奪去的。」

「正是，」他回答說。「他的兒子住在米蘭公轄治的地方上，生命是不安全的，所以他逃到了威尼斯，他的姓名登錄在貴族的戶

冊裏。可是如今，嘉奈和貴族的戶冊，兩者都不見影踪了。」他的姿態使我吃了一驚，因爲那是表示被遏滅的愛國熱情和對於人生的厭倦的。

「可是，如果你本來是威尼斯的一個貴族，那末你從前一定很有錢的。你是怎樣喪失你的財產呢？」

聽見了這句問話，他就抬起頭來，彷彿注視着我，悲痛地回答道：「由于惡運。」

他用手一揮，謝絕了那吹笛者正在遞給他的那杯酒，於是垂下了頭；他不再想喝酒了。

這些瑣碎的情節並不能消滅我的好奇心。當他們三人繼續吹奏舞蹈的時候，我凝視着那年老的威尼斯貴人，心裏起了一個年方二十的青年所常會發生的興奮的思潮。我看見了威尼斯和亞得里亞海；我在面前的劫餘的臉龐上，看到了這劫後的古城。我在牠的市民所熱愛的古蹟名勝之間往來漂蕩，我從理阿托橋沿着運河走去，從西亞伏尼河走到李渡河，又回到聖馬可教堂，這大禮拜堂是比任何別的禮拜堂都更莊嚴美麗。我仰望着黃金宮的裝璜華麗的窗戶，牠們上面的彫刻是彼此各不相同的。我看到了那些古老的大理石宮殿和各種希罕的景物，這一切使一個學者用同情的眼光去瞻仰牠們，因爲他的知識和想像在這些可以目睹的實物上渲染着顏色，而牠們的存在並不會破壞他的含有詩意的夢想。於

是我追溯這位名將的後裔的一生；我尋求他不幸的遭遇的痕跡，以及他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衰落的所以然……我的思想一定透入了他的心中；我深信盲人的心靈很容易溝通，因為他們不致為外物所吸引而分心。不久我就獲得了證據，證明我們倆確有思想的共鳴。法西諾·嘉奈離開了他的夥伴，走過來對我說道：「我們出去吧！」他的聲調彷彿電流似的使我吃了一驚。我用手攙扶着他，我們就走了出去。

我們走到外邊的街上，他說道：「你願意帶我到威尼斯去嗎？你願意做我的嚮導嗎？你肯相信我嗎？我能使你比倫敦或阿姆斯特丹的十大富商還要闊，比羅希爾特更有錢；我能使你擁有天方夜談中的駭人聽聞的財富。」

我想，他發瘋了；但是他的聲音含有一種威嚴，使我不得不服從他。我聽任他拉着我，一直走到了巴斯底監獄的濠溝邊，彷彿他能看見一切似的；於是又沿河走去，到了聖馬丁運河與塞納河的會合處，現在已建築了一道橋的地方，但在當時是很靜僻的。到了這兒，他就坐下在一塊石頭上；我坐在他對面的一塊石頭上，看見他的白髮好像銀絲在月下閃爍放光。這兒很難聽到遠處街上的車馬聲；靜寂、澄清的夜氣，以及我們周圍的一切，造成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夢幻似的景色。

「你對一個年青人講起價值百萬的財富，」我開口說道：「你

以為他將畏縮不前，不敢冒着萬難前去取得牠嗎？你在同我開玩笑吧？」

「如果我所說的有一句虛言，我願死後不得超度，」他熱烈地大聲說道。「那時我是二十一歲，正同你現在差不多的年紀。我很有錢，我生得漂亮，而且又是一個貴族。我害了青年人的最大的毛病——戀愛。我的戀愛的熱烈程度，決不是現在的任何人所能及的。僅僅爲了求得一吻的許諾，我曾冒着被刺死的危險，藏身在一箱子裏。爲「她」而死——對於當時的我，這似乎是人生最有意義的事。在一七六〇年，我愛上了一個娘家姓范特拉明的少婦，她年方二九；她的丈夫姓沙格雷度，是一個非常有錢的貴族，年紀三十歲，非常熱烈地愛着他的老婆。我和我的情人間的關係，是像天使一樣地純潔的；可是有一次當我們倆正在談情的時候，却被她的丈夫撞見了。他帶着武器，我却沒有，不過他沒有砍中我；我跳上前去，用兩手扼住了他的頸項，好像絞一隻小鷄似地絞死了他。我要求瑟恩嘉和我一同出奔，可是她不肯。這是婦女們的常態。因此我就獨自逃走了。我被判定了死刑，我的財產也被沒收，交給了與我血統最近的親屬；可是我已帶走了我所有的金鋼鑽和全部的黃金，以及五幅鐵泰的名畫。」

我逃到了米蘭，就沒有人來打擾我了；國家對於我的事件是絕對不管的。——在講下去之前，我要先下一句註解，「停頓了一下

之後他繼續說道：「據說母親在受孕時或懷孕期中的癖愛是能夠影響她的孩子的；這話確實與否我雖不知道，可是我却確鑿地知道，我的母親在懷孕期中極愛黃金，而我是一個錢迷，對於黃金是貪得無厭的。在我，黃金似乎也是一種生活必需品，所以我生平從來沒有不帶黃金的時候；我時時要玩弄黃金，用手指彈奏牠。我年青時，無論到什麼地方去，身上總要帶着金珠首飾和二三百個金幣。」

他一邊說，一邊從袋裏摸出兩個金幣來給我看。

「我和黃金接近時，我能夠本能地知道牠在哪裏。現在我雖然盲了，可是我經過金珠首飾店的時候，我還是要在牠們的窗櫺前面立定一下的。這癖愛斷送了我的一生；我因喜歡玩弄黃金，就染上了賭博的惡習。我並不是騙子，我受了別人的欺騙，我把自己斷送了。我喪失了我所有的全部財產。於是我又發狂似地渴想回去看看琵琶。我偷偷地回到了威尼斯，又找到了她。她把我藏在她家裏，供給我的飲食，這樣過了六個月之久，我非常快樂。我竟想這樣甜蜜地消磨我的一生了。但是那『總督』也在追求她，他猜到有一個情敵在和他爭愛；我們意大利人是會嗅到情敵的踪跡的。他偵探我們的行動；有一次，我們倆正同睡在床上，竟被他撞見了——這卑鄙的壞蛋！接着發生了一場拚命的爭鬥，那是怎樣的劇烈，你自己去想像吧。我並沒有殺死他，但是我傷害了他的要害。

「這回事毀壞了我的幸運。我從來沒有找到過第二個琵琶；我曾經大大地享樂過，可是即使在路易十五世的宮廷中的最著名婦女們中間，我也從來沒有找到過我的威尼斯愛人那樣的美色，那樣的愛情，那樣偉大的性格。

「那總督把他的僕從呼喚了進來，派人把琵琶的住宅圍圍住了，於是進來捉拿我；我竭力奮鬥，希冀能死在琵琶的跟前；她幫助我，殺死了總督。從前她雖曾拒絕和我一同出奔；可是如今，在快樂地同居了六個月之後，她唯一的願望就是和我同死；她也受了好幾處創傷。他們拋過一件很大的斗蓬來，捲住了我，把我裝在一只平底船裏，急急地送到了總督府內的一個土牢中。那時我年僅二十二歲；我盡力緊握着我的佩劍的斷柄，無論他們怎樣攔奪，我死也不肯放手。不知是偶然湊巧呢，還是由於自衛的本能，我當時把這折斷的劍的斷片藏在我的牢房的一個角裏，彷彿牠依舊有用似的。他們替我醫治創傷；我的創傷都是不很重要的。一個人在二十二歲的時候，無論受了怎樣的傷，都會復元的。他們要叫我上斷頭台。我就假裝害病，以遷延時日。照我看來，運河就在我的牢房的牆外；因此，我想在牆上鑿一個洞，以便冒險游泳過去而逃生。我的計劃是以下列的事實為根據的。

「當獄卒每次送飯進來時，我借了透射進來的光綫，就能看到寫在那些牆壁上的字句——『這邊靠府邸』，『這邊靠河』，『這邊

靠地窖」。最後我就根據着這些指示和總督府的構造，籌思一個逃走的方法。恢復自由的渴望，使我獲得了一種異常的才能。我在暗中用手指摸索着，竟在牆上摸到了一種亞拉伯字的碑文；刻這碑文的人報告他的後繼者，他已在牆壁的下端挖鬆了兩塊石頭，並在地下掘了一段十一尺長的隧道。如果要繼續挖掘，那就必須把掘出來的磚石泥沙鋪在牢房中的地上。因為牢房的地面比門口低下好幾級，所以你可以把那泥地逐漸增高，而不致引起獄卒的懷疑——而況那些獄卒和管獄員以為牢房的建築是十分堅固可靠的，所以他們從不費心到內部來檢查的。

「至少那最先作這艱苦工作的人，是一些好處也沒有得到的。這工作既沒有完成，那就表示他已經死了。假使他的後繼者不懂亞拉伯文，那末他所賠的辛苦將永遠白費了；幸而我曾在亞美尼亞的僧院中學習過這種東方文字。我在石頭的背面又發現了幾個字，牠們記錄着那不幸的人的命運；他是受了財富之害；威尼斯貪圖他的巨大的財產，竟把他謀害了。」

老頭兒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於是又繼續說道：「我費了一個月的工夫，並沒有得到什麼結果；但是無論在工作的時候，或因疲勞過度而不得不休息的時候，我總聽到金子的玲瓏聲，我看見前面有黃金在閃爍發光，我的眼睛被金鋼鑽的光輝照得發眩。——等一下！我還有許多話要告訴你哩。有一夜，我的遲鈍的刀片碰着了

木頭。我就把刀片磨磨快，在木頭上鑽一個洞；做這工作時，我好像一條蛇似地在地道中匍匐而行；我把衣服都脫光了，好像鼯鼠似地工作着，兩足抵着石頭，兩手執着刀片拚命向前鑽！再過兩天，我就要被提到法庭上去聽審了；那夜我又拚命地幹了一下；我的刀片穿過了木頭，我覺得那邊原來是空的。

「當我把眼睛放到那孔上去張望時，你猜我看見了些什麼？我是怎樣的驚異啊！原來我在一個地窖的頂上，在那昏暗的光綫中可以隱隱地看到一堆堆的黃金。新總督和一個執政官正站在下面談話；我從所聽到的他們的談話中，知道這原來是威尼斯共和國的秘密國庫，其中充滿着總督們的貢獻以及從歷次出征所掠奪得的戰利品中抽出來的公積金——即所謂「威尼斯的什一稅」——我得救了！

「獄卒來時，我就慫恿他幫助我，帶了我們所能帶的金銀財寶，和我一同逃走。他立刻就答應了，一些也沒有躊躇。有一艘船正要開往小亞細亞去；我們把一切都準備好了。我派我的同謀者去徵求瑟恩嘉的意見，她也很贊成我的計劃。因為恐怕引起人們的注意，她決定到士麥拿去等候我們。在一夜之內，我們就把那洞挖大了，我們跳入了威尼斯的秘密國庫中。

「那是怎樣的一夜啊！其中放着四大桶滿滿的黃金。在鄰室中，堆積着無數的銀幣和銀塊，僅在中間留出一條甬道；兩邊的銀

山都有五六尺之高。

「那獄卒好像發瘋了。他在那些金銀之中歌唱着，歡笑着，跳來跳去，以致我不得不警告他，如果他再這樣大笑大跳，浪費時光，我要把他勒死。他因快活過度，竟然沒有看到那些堆積在一張桌子上的寶石和金鋼鑽。我撲到這上面去，敏捷地在我的衣袋和褲袋中裝滿了這類寶物。天哪！我所取的還不到總數的三分之一呢！我勸我的同伴儘我們所能攜帶的數量，裝滿了許多袋的金條和金錠；我告訴他，這是我們避免在外國被破獲的唯一方法，因為珍珠和寶石等，或許要被人識破來源的。」

「我們雖然貪得無厭，可是儘我們的能力，在監獄和小船之間往返奔走了六次，我們一共拿出了二千斤左右的金子。我們用十斤金子買通了守水門的哨兵；至於那兩個船夫，他們深信我們是受了政府之命而搬運的哩。在黎明時，我們就出發了。」

「一到了大海中，我想到了這一夜，我追憶着我遺留在身後的一切，我又在心目中看到了那大批的財寶；據我計算，那些銀子至少值三千萬元，金子至少值二千萬元，還有珍珠、寶石、金鋼鑽等，牠們的價值更大！——於是，我幾乎要發狂了。我得了渴求黃金的狂熱症。」

「我們在士麥拿上岸，會合了拜恩嘉之後，立即又上船到法國來。當我們在途中時，上帝幫助我除去了我的同謀者。當時我沒

有想到這意外之事對於我所將有的影響，竟然十分快活。因為我們被最近數天的經歷弄得衰弱極了，我們木然地對坐着，彼此不講一句話；我們焦灼地等候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安心地享用我們的財富。無怪那傢伙的頭腦要發昏了。——不久你就可知道我受了怎樣的惡報。」

「直到我在倫敦和阿姆斯特丹售去了我所有的三分之二的鑽石，並把我的金子變成了商業上的資產以後，我才安心了。我在馬德利隱居了五年；到了一七七〇年，我才取了一個西班牙人的名字，來到巴黎，度着一種十分闊綽的生活。那時拜恩嘉已經死了。但是我擁有着價值六百萬元的財產。我正在盡情享樂之際，不料突然失明了。我相信這毛病的起因是在陰暗的土牢中住了多時，並在地道中工作了一個多月——但是你也可以說，我能夠『聽見』黃金的特殊能力，是視力的一種濫用，因此後來要我失明。」

「這時候我已愛上了另一個女子，我很想娶她為妻。我已把我的秘密和真姓名告訴了她；她的父兄是很有權勢的，她是巴雷夫人的朋友；因路易十五世對她表示的好感，我希望極大；我十分信任她。聽從了她的勸告，我就到英國去請一位著名的眼科醫生醫治我的失明的眼睛。我和她在倫敦同居了幾個月之後，有一天她竟把我拋棄在海德公園中。她捲去了我所有的一切，使我變成了一個窮光蛋。我又不能控訴她，因為我的真姓名一宣布，我的故鄉就

要起來對我報仇了，我怕威尼斯，我不能向任何人求助。她派偵探監視我的行動，並利用我的弱點，斷送我的一生。恕我不能把這以後所經歷的驚心動魄的故事一一告訴你。——你們的大革命發生了。那惡婦說我是一個瘋漢，把我在一個瘋人院中禁錮了兩年之久；於是她把我送進了「盲人院」。我無法反抗。我不能夠殺死她，因為我看不見她，而我又很窮，不能出錢雇人去殺死她。

「只要我在失去那獄卒班內寶托·嘉峽之前，曾把總督府內部的構造向他問明，那末我也許能確鑿地知道我的囚房究竟在那一部分，而當拿破崙撲滅威尼斯共和國的時候，我就能回到故鄉去重新找到那秘密國庫了！」

「現在我雖然盲了，但是不打緊，我們到威尼斯去吧！我依然能夠找到我的囚房的門，我能在最厚的牆壁外面看到那些金子，我能在水面上聽到牠們的聲音。威尼斯共和國的覆滅，是來得異常突兀的，所以我斷定那寶藏的祕密一定已和牠的最後一位總督同時消滅了。我會對拿破崙上請願書，我會對奧國的皇帝上條陳，可是他們都把我當作瘋子，理也不理我。來吧！我們到威尼斯去吧！我們去時不妨做叫化子，但回來時我們却是大富翁了！我將收回我的產業，而你做我的繼承者！你將變為華里西大公！」

我的頭腦在發旋。對於我，他的這一番話簡直等於一幕悲劇；眼看着他的一頭白髮和他後面的巴斯底監獄的壕溝中的黑水——

「那些靜止的水彷彿是威尼斯市內的一道運河——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法西諾·嘉奈一定以為我也和其餘的人一樣，對他發生了一種輕蔑的憐憫心，他的姿態表示着一個絕望者的恬靜。

也許他的故事把他帶回了歡樂的昔日和威尼斯去。他拿起他的單簧簫來，奏了一曲音調悲涼的威尼斯船夫曲，那使他從前的才能——一個正沈浸在愛河中的青年貴族的才能，又復活轉來了。那似乎是一種 *Super Flumina Babylonis*。我的眼中充滿了淚水。如果有遲遲未歸的行路人，恰巧在這時經過蒲桐林蔭道，那末他一定要站住了，傾聽這流落異鄉者的最後的禱詞——在這對於失去了的光榮的悔恨的呼聲中，混和着對琵琶恩嘉的懷念。可是不久黃金又佔了上風，這致命的慾念撲滅了青春和戀愛的閃光。

「我時常看見那些財寶的，」他說道，「無論醒着或睡着，我總是看見牠們的，我在牠們中間走來走去，金鋼鑽在我面前閃爍發光。我並不盲得如你所想像的那樣厲害，黃金和鑽石照耀着我的黑夜——法西諾·嘉奈家最後一人的黑夜，因為我的爵位已化成了露水。上帝啊！殺人者的報應是來得太快了呀！聖母瑪利亞——」接着，他唸了幾句禱詞，可是我聽不清楚，他究竟說些什麼。當他站起身來時，我說道：

「好，我們到威尼斯去！」

「那末，我終於找到一個助手了！」他歡呼道；他的臉上興奮得通紅了。

我攙扶着他，走回家去。當我們走到「盲人院」的前面時，恰巧有幾個賓客吃好了喜酒回來，高聲地喧嚷着，和我們擦身而過。

他緊捏着我的手，問道：

「我們明天就動身嗎？」

「我們籌到了一點旅費，立刻就動身。」

「但是我們可以步行去啊！我願意一路討飯。我很強健，當你在前面看到有黃金時，你就不覺得老了。」

法西諾·嘉奈在這年冬季病了兩個多月，就死了。原來這可憐的老人受了寒。

關於巴爾扎克

黃金的愛好

巴爾扎克自己的主要熱情就是金錢的獲得。他小說中的主人翁，也都富於這種熱情。他自己也不像一般中產階級那樣咀咒金錢；他只追逐着金錢。旁人要名譽，他只要錢。他靠筆頭賺錢，直到老死，才稍有積蓄，却又害

譯者附記：

巴爾扎克全部作品共有九十七冊，總名為「人間喜劇」(Comédie Humaine)，分個人生活、地方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軍事生活、鄉村生活、哲學研究、分析研究等部門。其中以「地方生活」中的 *Eugénie Grandet* 和「巴黎生活」中的 *Père Goriot* 為最著名。

這篇黃金(Gold, 原名 *Racine Cane*)作于一八三六年三月，在「人間喜劇」中列入「哲學研究」之部。我是根據美國 K. P. Wormeley 女士的英譯文以 *The Review of Reviews* 公司的英譯本重譯的。

F·W 譯

起喉症，一命嗚呼了。

巴爾扎克的女人

一八三二年他接到波蘭閩女人——漢斯卡伯爵夫人——的一封信。她好像全部了解他。他們在漢斯卡伯爵死後，又接連通了七年的信，巴爾扎克在信上不停地求她下嫁他自己。這七年裏頭，他們每年在瑞士會面一次。到了一八五〇年，巴爾扎克又上爵夫人的俄國封土那裏去拜望她，終於得到她的允許。

兩人回到巴黎，住在非常華麗的房子裏。這位新夫人原是感情主義者，又有桃花癩（nymphomania）的病，所以在沒有認識巴爾扎克以前，已經有了很多的情人。現在呢，她和一個青年畫師最要好，這畫師最喜歡在面前誇示他自己有多少女人，並且把一個個的名字都要說出來。

巴爾扎克臨死的那一天，露娥去看他。在他的房間隔壁不多遠，露娥看見另有一扇房門開了一半，畫師和太太同睡在一張床上。露娥看了朋友的病勢，忙去告訴她，那時候她還穿着寬大的衣服，頭髮亂蓬蓬。露娥去後，醫生請了來。巴爾扎克就在這天上午去世了。

巴爾扎克和德萊塞

巴爾扎克從不懂得寫漂亮的句子，也不曾有過輕妙的風格。他像美國的德萊塞，只問或地碰巧地寫出幾段活潑的文章：他們倆所注意的，不是如何說，而是說什麼。活了五十歲的巴爾扎克所寫的東西，足夠五個人去忙許久才能寫完的。在他的時代，作家最興用助手，大仲馬就長於此道，然而巴爾扎克的作品却沒有一行沒有他的字的。

(譯者 Burton Rascoe: Balzac the Historian)

鄰人謝克

法國 Emile Zola

周華國譯

我住在格蘭歐斯路的一間閣樓裏已有二十年了。格蘭歐斯路是條峻峭的幽徑，向聖·維多小丘而下，聖·維多小丘則位於傑林公園之後。

扶梯已是腐爛了，我才走上兩級——這一帶的房屋都是低矮的——我就拉住一根繩子，以免滾下，在十分黑暗中找到了我的房間。這房間又大又冷，有著墓窟一般的空虛及灰色的光線。但只要我心中有光明，這暗室也就不覺得暗了。

鄰家小孩的嬉笑聲常傳到我的耳邊，那裏是一個家庭，有父親，母親和一個七八歲的女孩。父親有一種模稜的神氣，他的頭斜植在兩片削尖的肩頭中。瘦黃臉上祇見突起的骨頭，兩隻大而黑的眼睛陷落在濃眉下。但他愁愁的臉容常常善意而懦怯的微笑；我們可說他是一個五十歲

的大孩子，因為他常會像一個女孩的害羞而面紅耳赤。他常接近陰暗的牆壁站着，態度謙遜，儼如一個奉到特赦的囚犯。

我們互打了幾次招呼，便已相熟。我喜歡這奇異的面貌錶現着一種不安的眞誠與純樸。從此，我們握手交好。

二

六個月後，我還不大知道鄰人謝克以何種行業養活他的家庭。他很少說起。我却完全因為好奇心，同過他的女人兩三次；她口吃着，很為難似的用話支開，使我仍是一無所得。

一天，——因為前一夜下了雨，我的心境很沉悶。我向翁佛大道步行而下，瞧見一個可憐的巴黎工人模樣的人向我走來。這人披着外衣，戴着黑帽子，白領巾，手抱一個初生嬰孩的狹小的

棺材。

他走着，低下頭，棺材很輕，他臉上現出一種無憂無慮的幻想，只管移腳踏着路上的石子。天已大明了。我喜歡這種一個可憐人。我脚步的聲音使這人抬起頭，隨即很快的轉過去，但已是太遲了，我已把他認清。我的鄰人謝克在扛着屍首。

我眼看他遠遠去了，他萬分羞於他的下賤行業。我悔沒有另走一條路。他是去遠了，頭低得更下，無疑地，他在自語，說他自己將要失掉我們每晚交換的握手了。

三

第二天，我在過道裏遇見他。他惶恐地讓開，靠在牆壁上，他的身子變得小而又小，他收緊他的粗布外衣的褶襠，免得觸着我的衣服。他是躲在那裏，低着前額，我看見他可憐的白頭髮，我感動得戰慄了。

我站住，注視他的面孔。我向他大大地張開

我的手。

他抬起頭來，遲疑着，然後對我注視了一回。我見他的兩隻大眼閃爍，黃色的臉漸漸變紅。他突然捉住我的臂膀，和我一同走到我的欄柵，這時他才想到說話了。

——你是個英勇的青年，他對我說；你給我的握手使我忘了一切侮辱的眼光。

他坐下，開始對我自白。他承認在他未入葬時，他與別人一樣，常覺得憂鬱，直待遇到了一個扛屍者。此後，在他的長久的步行中，在那葬禮的靜穆中，每一回想在路上所生的厭惡與恐懼，他便驚駭了。

我只二十歲，却已與一個凶殘的人接觸過了。我沉入哲理的思索中，想證明我的鄰人謝克的職業是神聖的。但他登登那尖削的二肩，無聲地摩挲着雙手，遲慢而又混亂地說：

——你知道，先生，城市裏人的喧嘩，行人的侮辱的眼光，並不怎樣使我不安，祇是我的女人與女兒痛苦了。這一層常在我心中作祟。當我晚上想睡了，我通宵不能睡。不過，我們，我的女人與我是老了，不再感到恥辱了。但年青的女人見有着野心。我的可憐的瑪德早就替我羞愧。在

五歲的那年，當她看見我的一個夥伴時，她竟哭泣了，她是多麼的驚嚇，這使我不敢在她面前穿上我的黑色外衣，只好在甬道裏穿上去。

我可憐我的鄰人謝克；我請他把他的衣服放在我的房中，這樣可使他稍為方便，不致受寒了。他小心翼翼地將他的不吉的凶服收放在我的房裏。從這天起，我每早每晚遇見他兩次。他就在我的欄柵的一角裏，打扮他自己。

四

我有一隻舊箱子，木頭已被蟲蛀碎。我的鄰人謝克就把牠當作衣櫥；他用報紙墊好箱底，把他的黑色的衣服小心摺疊在裏面。

在夜裏，我有時因夢覺而突然驚醒，我慌張地向這舊箱子投了一瞥，箱子似乎在牆壁上放長了，變成一口棺材的形狀。我好像看見帽子，黑色的大衣，白領巾，從棺材裏走出來。

那帽子繞着我的床旋轉，發出呼呼的斬聲，並且如神經閃動一般的跳躍；那大衣也擴大了，下擺搖擺，變成黑色的大翼，飛翔於空洞靜寂的房中；那白領巾漸漸展長了；隨即向着我爬過來，頭高舉着，尾巴顫動。

我驚慌地睜開眼來，看見那黑暗的固定的蒼

箱子還依然放在屋角。

五

這時期我在幻想中過日子，幻想着愛情，也幻想着悲哀。我喜歡夢覺；我愛我的鄰人謝克，因為他是以死來生活的，他帶給我墓地的風烈的氣味。他已變為我十分親密的人。因此在我所著的「扛屍者回憶錄」的第一頁就寫上了這些。

晚上，我的鄰人謝克在卸裝之前便坐在那舊箱子上，對我敘述他白天裏的事。他喜歡說他所扛的死者。時而說到一個年青的女孩——一個可憐的孩子，是害着肺病死的，體積很輕；時而說到一個老人，——這老人是個大官，生前腰纏萬貫，一死，什麼就完了。

有一晚，我的鄰人謝克回來時非常高興，喋喋不休地說着。他靠着牆，外衣斜扣在肩上，帽子推到腦後。他說那大量的繼承人給他「喪布及謝靈的牛酪。」這時他感動得不能再說下去了；後來他對我發誓，說將來他會替我埋葬的，那時候，他要極溫和親熱地從事。

我神經質地又過了一年。一天早上我的鄰人謝克沒有來。八天之後他竟死了。

他的兩個同夥扛起他的屍首，那時我正站在門檻上。當棺材扛下去時，我聽到他們的說笑，那是他們的自憐。

他們中之一個矮胖子對另一個瘦長子說：——扛屍者的屍首被人扛着了。

說貧窮 三則

王懋和選譯

一 貧窮回想錄

英國 George Gissing

傍晚太陽還未下山，亞梅陪她的丈夫出去散步；他們好久沒有一起出去了。一輛空的馬車駛過，兩個騎馬的年青女郎跟着這些，很自然地激起了理爾敦的思想。

「願每一個人和這些人一樣的富有。他們很近地從我們面前走過，他們看見我們，我們也看見他們；但中間的距離是無窮盡的。他們不屬於我們這些窮光蛋的世界。他們在一種特殊的光綫下看見一切；他們有許多權力，這權力假如忽然地賞給我們，會使我們感到超出人間的快樂。」

「這是自然啊，」他的伴侶嘆息着回答。

「試想一個人如果早晨醒來時，想起今天所有合理的欲求，都能相當地滿足，那末他怎會不快樂呢！而且，同樣地，每天每天價直到一個人生命終結時，他也都是如此！看看這些房子罷，裏面和外

表的一切，都非常華麗。有了一個像這樣的家庭，那是多末好呀！」

「但是住在裏面的都是沒有意識的動物。」

「無論如何，亞梅，他們總是活着。不論他們的資質怎樣，他們都有自由的地位。我時常站住瞧着像這一類的房子，一直到我不能相信住在裏面的，是像我一樣的人。金錢的權力幾乎使人不能認識；一個從沒有過金錢的人，會驚愕到牠能夠把日常生活的一切變到那樣的完全。把我們所謂的家庭和富人的比較一下，真會使人發着怨恨的冷笑。淡泊主義的哲學以為富和貧底差別，正似完全人和殘廢者底差別，這句話我並不相信。假如我的兩腿瘋癱了，我還可以思想，但一生便沒有像行走這一件事了。和窮人一般，我仍可以高貴地生活着；但有的人生來便有享受的天賦，有的却生來

就害瘦削病。真的，大多數的富人不知道自己的幸福；假如他們知道，他們該像天神般走動，談吐——實際上他們真是這樣。」

一陣愁雲堆上了亞梅的額角。一個智慧的人，像理爾敦般，知道不要太過張大這個題目了。

「有錢的人和無錢的人底分別，」他繼續着：「只是這樣：一個想，『我該怎樣利用我底生命？』而另一個，『我怎樣能夠使我自己活着？』。一個心理學者，該能夠發現那兩種頭腦底差別：一個從不想到日常生活，一個沒有一天離開這些顧慮。大腦定有些特殊的發達，代表着貧窮所造成的心智上的苦痛。」

「我要說，」亞梅插入道：「牠影響到頭腦的每部功能。牠不

二 倫敦速寫

德國 Heinrich Heine

在昏黑的午夜，「貧窮」和他的伴侶——「過失」和「罪惡」

從他們的睡窠中溜出。他們越是熱切地躲避日光，他們的醜惡，和那照耀四方的財富底光榮對照起來，越顯得非常難堪；但饑餓有時白天把他們從陋室中趕出，他們用不動而又想說話的眼睛，含着懇求注視來往的富商，注視冗忙而叮噠發響的金塊，注視優閑的君主身上——他像似飽饜的上帝，馳驅着駿馬，有時向在下的羣衆投射個貴族式冷淡的眼光，好像他們是一羣廢棄的螞蟻，或是無論如何一羣較低微的生命，他們的喜樂和憂愁，和他的感覺沒有一些兒干

僅是點苦痛，是一種能夠使每項思想變色的憂愁。」

「真的，假如我沒有從貧窮中體驗到的自覺，我怎能在我經驗的境界裏想到一種物象呢？我沒有那種思想所薰染的享受；我不能忍受着牠所增加的痛苦。現代世界詛咒貧窮，正如古代世界詛咒奴隸制度。富人和貧苦者彼此所處的地位，正和自由人與奴隸一樣。你記得我常常所引的荷馬關於奴隸制度底不道德影響的句子，貧窮同樣地使人類墮落。」

「我知道非常清楚——牠有着影響在我的身上。」亞梅說，帶着苦楚的坦白的態度。

理爾敦斜視她，要回答，但他却說不出甚麼了。

繫……

可憐的「貧窮！」你的饑餓應是多麼難受，當他人發出可憎的過量飲食的氣味時！有人用無情的手把麵包皮拋你的懷裏，你和麵包一齊咽下的眼淚，應是多麼的悲慘！你把自己的眼淚來毒殺自己！你和「過失」及「罪惡」結為伴侶，這是不錯的。違法

的犯人，時常比漠然無罪的善人，有着更加清白仁慈的良心，因為在善人的心裏，惡的力量會消滅，而善的力量也會消滅。我常見許多婦人，她們的兩頰塗着紅色的不貞，但心中蘊藏着天上的純潔。

三 富人和窮人

俄國 Leo Tolstoy

我們——智識份子和富有階級——現在所處的地位，像「海中老人」般，是騎在窮人的背上的；不過，和「海中老人」不同的是，我們非常憐憫窮人，我們要盡一切的力量去救濟窮人。我們不僅要供給他們充分的糧食，使他得以養活自己；我們更要教導他，而且要上。

真的，我們要為窮人做任何的事情，使我們早點離開他的背。

K·M之詩

方仁選譯

以資本論者稱的K·M，也曾做過幾首詩。

感動了小鳥和花朵。

兩個彈琴者之歌是一首敘事詩，詠着兩個

有一個時候，她倆枕着腕，假眠在軟軟的

彈琴的女子，思慕城中一個不相識的男人，

苦床上，

她們來到城下，在關閉着的門前，交談戀愛他

突然出現了一位半人半神，

的話。

把她倆載在他的金翼，向高處上升。」

「她黑髮在風中飄盪，

蒼白的少女也是一首敘事詩。此地，跨立着

淚潮兒不住地流淌，

一個臉色蒼白的少女，她忠厚，優雅，而信許

還有一個拭乾她的面頰接吻；

。另一位「眼中有愛的海與熱情的箭」的騎士，

將她緊抱在熱情的胸膛。

跨着美麗的馬過去了，那熱情的箭，深深地射

這樣，她倆在那關閉的城門前倦伏了幾

入少女的胸中，騎士却迅疾地馳去了。

日。

「寂靜的安閑飛去了，

幾日來，每調黃昏，弦聲飛渡，

天國沉淪，

這哀婉淒切的怨訴，

心兒變作了愁城，

相思昏昏。

少女在晚上祈禱，這想那逝去的男子的面

影；

好像他正抱着別的女人，還有多末苦惱。

洶湧的大波中，

少女捨身；

幽黑的寒夜裏，

惘然而行，

少女充滿了愛情的眼睛關閉了，紅的嘴唇

也變了色，

少女的眼睛再不睜來。

尊貴偉大的騎士，

被情燻的柔腕擁抱，

那愛與幸福的琴調

在靜靜地響着。」

商 業

商業簿記

張忠亮編

本書者為美國會計專家，以歷年教授會計學之經驗，著成此書。是書編制新穎，論列詳盡，競稱為當代會計學之唯一佳本。美國各專門以上學校，均採用為課本，其價值可以想見。現李張二君特將是書，譯為中文，並由楊兆熊會計師為之校訂。會首專家潘序倫及經濟專家李權時二氏於序文中，對本書均推崇備至。譯筆流利，敘述暢達。現上海高級以上學校，以本書為教本者，已有十餘校之多。足徵本書內容之豐富，編制之新穎矣。

三三開本 實價一元二角
三八六頁

商業通論

侯厚培編
侯厚吉編

本書材料豐富，編制適宜凡商業上應具有之常識；如商業組織商業經營方法，商業理財方法商業及職工管理，以及商法商業會計等；均摘要敘述，簡明詳盡。俾讀者對於整個商業上之知識，均得一有系統之瞭解，即不再受專門教育，於此書內亦可求一基本知識。全書分十二章凡商業種類，商業組織，商業管理，事務管理，職工管理，商業經營商業理財，商法，國際貿易商業政策，商業雜誌，無不分詳述，採作商業教材，最為適宜。

三三開本 實價二元四角
五三三頁

會計學原理及實務

張忠亮李鴻壽合譯

本書由著者本教授經驗，參考歐美最新會計學原理，適應我國商情，編纂而成，始於簿記之基本概念及方法，繼則於簿記之全部工作，根據會計系統，逐一討論，復以單據貼現，折扣。現金，憑單制度，寄售以及工廠託帳法等特種問題，分別說明，最後則舉獨資合夥及公司企業中，對於資本方面不同之記帳方法。故凡基本之會計方法及原理，包羅無遺。頗宜高中及大學之教本。

三三開本 實價二元四角
五九六頁

商業管理

李權時著

無論經營何種企業，除了資本的雄厚之外，管理的方法是絕不可不講究的。本書計分十章，如企業的自然環境，生產技術問題市場問題，職業管理，金融問題，風險問題，企業組織問題，綜合管理問題等均闡專章詳述，本書除適用商校課本之外，並為經營商業者之必要參攷書。

三三開本 實價五角
一七六頁

上海黎明書局出版

沒有太陽的世界

德國 Maria Gresshoner

史美鈞譯

每年運到德國這數千的工人，農場祇僱用了四十個，其餘的照例，也過着類似的生活。農場行政官由政府指示他如何對付這批季工，茅棚裏隨便放些木板，就算工人的宿舍；工資一季也很低。

這批陌生的工人，是開特班車運到柏林，首在西西亞車站停了。在這裏他們就被用載貨車分派到各農場去，出了站，他們像一車滿載的豬羈。他們沿途所見的是——一望無邊的麥田。

季工居住的茅棚分爲兩間，至于他們的廁所本來是用助耕農人的，現在，他們才有一所獨立的。這間廁所在山腳邊，有條路直穿過番薯田才通到那面，這狹徑傍邊

種些洋葱之類。

他們整天吃洋葱，漸漸覺得無味了！他們每天工作的前後就去採掘些，工作後就睡眠，醒了再工作，從沒有間斷！這是生活的習慣。

天一亮，他們就男男女女整隊的出門工作了！因爲房間少，不管男女都住在一塊，過路人見了就不思索地自言自語：「這些茅棚好像蜜蜂窠！」男人赤着膊站在抽水筒下面，水流過背上，經了一日蒸曬的皮膚塗上一層脂肪。

他們的桌子——就是木匠粗率地在幾根巨大的木樑上，架着冗長的木板。割稻機的鋼刀一刈可以割下許多！

機後面跟了第一隊婦人，整理割下的米穀縛成一捆，她們的裙子都高高的摺起在腰間，使腹部隆起；左右搖動的斗篷在背後隨風飄撲；裸着腿，拖了拖鞋或皮鞋。第二隊就將捆束的稻禾堆集得像張幕的涼亭，均勻地建設着，野花和雜花都已凋零了，常常她們發見田鼠的巢以及光滑無毛赤色鮮嫩的幼鼠在那裏驚喊。當工作時，她們很少談話，從遠處望到田裏的工作者，一俯一仰的很有音律地動着，幾乎像在軍操！鹹味的汗水不息直流——像運動肌肉後，休息時間所覺察的汗味！

★
★
儘日祇見他們如電流般的動作；從右

到左再從左到右地移動。這種工作，似乎並無停止的一天。

貨車往來載運，從郊野到農場，從農場到郊野，像鐘裏的搖擺在動蕩。

陽光熱如火爐，木葡枯萎，刈科乾硬，草莖焦黃，菓園裏未熟的果子，失去了光彩——蛀蟲在開始寄生了！路傍的溝渠膠黏着塵土，剛跑出的沙泥腳印就填滿路上。

番薯懶懶橫在壕裏。豆香隨風吹送，滿村上充滿了野味。

工人在晚上吃較豐的膳食，在日中工人躺在空貨車的陰處或者禾堆的傍邊，納一息涼，面孔都晒赤紅了，皮上的汗滴，晒乾得無蹤跡了。

傍晚，他們三五成羣，一隊一隊的回到茅棚裏，每人手中握着剗刀和耙。

過一會，他們站在茅棚前面，都現着倦疲的模樣；有一兩個在磨剗刀，有的在飲酒賞玩當前的風景，眼睛向遠處眺望着。他們聽見倉庫的大門關閉的聲響，一部的收

穫已安全地藏起了。他們全是爲了給別人家收穫，跑出來忙碌了幾星期，就要分離，依然回到荒瘠的故鄉。

這一羣唯有一個心願——要在固定的地方居住。他們渴慕能夠長久地幫人收穫。他們的臥室和客廳，縱在日中也很黑暗，祇在近窗的地板上射進一線的陽光。

★

★

雪格爾斯基也是如此盼望的！很多年前，當他少壯的時光，從加利西亞第一次跑來做季工，啊，他是僥倖的。恰巧有位子空着，他來補了缺。真的，他不會夢想到娶妻和養家畜；他只不過希望替人做工，在任何農場裏做工，都是生活辛苦的，所以，當他固定了一生在農場做工後，就慢慢學會飲酒。他買些難聞的劣酒，一種從番薯蒸出的污穢飲料了，他秘密地，從蒸酒所的工人手裏便宜買來。他的小房和蒸酒所做鄰舍，每逢星期日，他帶些食物回家，總買了瓶

藏在胸前，終日消磨在痛飲中。他終日默默地坐在門前，他的染滿臭酒的衣服，就被日光晒乾了。

他工作給他什麼報酬？——風痛，硬背，腫膝，沒有工資，祇有膳宿——實在，祇有糊口費！現在他是不能做全日的工作了！隨時遇到需要，就去接數工作。在當時，這種工人數目很少，最多只一兩人。一個農夫已做全日工作，此外再租田自耕，希望多做一些，得到更好的報酬，結果，這農夫就變成妨害物了。雪格爾斯基就是這樣的。可是有一天，檢查員發見他是個皮膚變色的廢人——眼睛遲鈍，跛脚，週身疤痕，於是就改派做別的工作了。一匹老弱的馬——連屠宰房都可憐它，要留在庭前預備養到老死，這匹馬竟與他成了伴侶。從此以後，雪格爾斯基每天坐在馬背上，管理運載車子，使車站附近的石子堆逐漸地增大。每天貨車在場中慢慢地搖擺，在夏季收穫的時間，烈日照着那匹馬，拖着步子到了

幫耕人屋子前，他獨自帶了裝食物的盆子和罐頭裏的酒，似乎祝賀田裏人的午後休息。

★ ★

每天照例如此，這匹櫻色馬滿身蒼蠅，辛苦地抽動着皮肉。這些殘忍的小動物一面祇管吮吸馬的血液，一面雪格爾斯基坐在馬背上，把繩子放在馬的肩膀上，馬跛着脚，垂着頭，常常無意識碰到輪軸上，機械地艱步前行。

田右邊有座古井，路傍的高白楊樹，沒有一些陰處。幾個穿破襤褸衫的小孩，熱得疲倦了，躺在濠溝裏用牙齒拔草莖，他們嘲笑他，以為自己的前途，不會像他那樣絕望的，倘使能如此忍耐着。總之，現在他們腦海裏浮着虛空的願望，想要免得死在一間人口衆多的小屋裏。

穀穗沙沙地飄動作響，發出成熟的香味，雪格爾斯基猛聽得附近一聲狂喊。原來前面一間農舍，舍後站着一個農婦，她雙

手放在嘴邊喊：「威利……利……利！」這在無風的熱空氣中振蕩的聲響，是要喊車站上的孩子們回家。孩子們正坐在黑木柵邊，守望這區間車經過鐵軌。

★ ★

雪格爾斯基把石子從車上卸下堆成了一大堆。他向剛跑出戶外而要找尋車子的農夫點頭，表示允許他們坐他的車。他載了三四個人，當然到了十字路口，他要轉到田裏載石子。

他坐在近前輪的位子上，重重敲了一下馬，催促它快跑。在十字路口，農夫都下田去。他們拿出些烟或雪茄來塞進他發抖的手裏，他把雪茄弄成碎片，開始慢慢地咀嚼，那烟汁使他嘴發癢，他癢得幾乎咬碎無齒膠的嘴。這老人辣得閉了眼，縮了嘴，漸漸吮去滴到口邊的黃水，他的上脰和牙肉痛得像火燒。

當秋天的濕風掃蕩着這些石子，貨車像枯骨似的，息在馬柵裏。從此一直到下

年春季，雪格爾斯基就管理清洗牛棚，察視蒸汽管的職務，如果汽管塞住，便須弄通。他屋裏沒有爐子，常跑到牛棚去得些牛身上發出來的溫暖，這是他身體上的要求。

蒸餾室的管子滴出一滴滴的水汽，延過了牆壁。他那件油膩的舊馬被，沒有一些熱氣了，骨風症使他全身都在像針刺般地疼痛。

有時他摸摸突起的褲袋裏面那個缺口的錫杯，眼睛就充滿了光澤。日中管門人閉上門，他就秘密地到牛棚去，站在兩只終年乳袋乾涸的母牛當中，很謹慎聽着聲音。他取出錫杯來榨滿了一杯牛奶，這是私下的舉動，是偷竊的行爲。不過一個人脫光了牙齒，任何食物都不能咀嚼，只好吞嚥，他又在戶外受了寒，胃中就作起痛來，那時若吞幾口溫暖的牛奶，確實是有益的。他留心把鬚上的奶跡都拭清，那雙手在動作的時候，像是有節的木頭。有一只耳朵已凍去了一半片，現在一入冬，原處發起紅

腫。他在小牛棚裏溶清了汽管的水，再到奶棚來一次，這是傷心的時間了。這手足木僵的老人，口中自己囁嚅着受這批猖獗的小牛的衝撞，每隻都要吮吸他僵硬的的手指。這時他的遮蓋在灰色頭髮下面的眼睛似乎想起了什麼，又表示滿意了。他不顧利害，常拿鮮草來餵小牛，打着小牛，自己發抖似的滿足了。當粗糙的牛舌磨上他凍死的手時，他就覺手上那發熱的刺痛減輕了一息。

他在農舍傍邊垃圾裏索摸了一些香烟頭，垂下頭來，倉忙地，而且常時自言自語地縮進到隣近那間蒸酒所的小屋去。

那些是雪格爾斯基的僥倖了！別的

工人連住的房子都沒有，他們祇知靠收穫時幫工生活，富人似乎預先計劃好，要劫掠

他們的生存，使他們不能回家鄉！他們就這樣的工作，等到收穫期一過，他們就被運

到波蘭或加利西亞，然而在那裏幾乎天天過冬季，那傷人的秋雨，使風景多麼寂寥！！

小而散漫的村莊祇有低矮的茅舍。茅舍既少，間隔又遠，所以祇有幾家靠近車站。站上有許多衣服襤褸的孩子，向路過

的農夫和吝嗇的教士求乞！教士不肯給他們分文，他們祇在祈禱時才帶錢吧！

春季的狂風——波蘭人都說這風帶

來新的生活。一個官吏在這新季裏來派

工人去做工了。這新季，德國人稱為收穫期。

最有功於收穫的是這羣用很低費用僱來而對於他們自身一無利益的工人。地主並不顧到他們吃苦，只知道把從打穀

機出來的五穀，裝入袋裏，而變了金錢。這兩樣都是由這般手足胼胝的工人產生的，

他們把五穀放進打穀機，仔細秤了分量，裝入布袋，再用袋裝草莖，這時候，這些草莖不

再在風中發沙沙的作響了。

一老婦

美國 N. Hawthorne
吳奔星 譯

我所見到的最快樂的人是一老婦，她躺在床上，在十個或十二個愁眉的不展的女人中，——她們繞着她的周遭，正忙着補綴的工作。我們走進去，她笑了，立刻跟我們談話，聲帶低微，細小，她活潑的顫慄，看來約莫有一百來歲了；而州長（他無論如

何是知道實情的人）則肯定她的年紀已是一百零四歲了。她的愉悅和嘻笑的逸興確是奇特的，好像她已在兩三代以前就經歷了生命中的實在的事業，到了現在，她要替自己或旁人擺脫職責，只保持快樂的心情，但等她的名字幾時可以誤被登進「點鬼簿」。她

已把人生的圈子繞了一周，隨又回到遊戲場中來；並且已經長成一個奇異的老寵物。比她小七八十歲的人，跟她談話，弄着玩具，她好像小孩一樣，在她的俏皮而怪有趣的答話中，表示無限的樂趣。在這個世界裏她已離開了床榻，只躺在那兒，像皇后或嬰孩般地被人侍奉着。

（二四，二，廿二，譯於北平。）

兀瑪的墳

俄國 Mark Egart

瓦礫譯

本篇譯自伊葛爾特的短篇小說集渡頭 (The Ferry)。集中所寫都是阿爾泰山一帶蒙古民族，在俄國十月革命後的活動；怎樣從游牧，留着辮子的社會，走到社會主義的建設時代。

這一篇是描寫怎樣幾世紀來的迷信相鬥爭的故事。他的特色，在對迷信的民衆，只用事實來回答，並沒有噱頭囂囂的說教。而迷信與宗教怎樣被人利用，也顯發得很透澈。

自從基賽人離開老家，開始另找搭篷的地方起，卡拉伊就倒起霉來了。長輩們都說，基賽人是要遭殃的，可是不知怎的，卡拉伊的不幸，却超出了他所應得的。

五年前基賽住落在離仇利西曼谷很遠的一個山脚下。那兒，是森林的起始處，地土好，肥，牲畜的食料很豐富。那一年女巫兀瑪死了，很熱鬧地，很壯麗地埋在隔村子不近的鄰山上。堆了許多大石頭在墳頂上，好使兀瑪的鬼魂難於逃竄出來，又在最上蓋了一座木龕。

然而顯然這觸犯了兀瑪的鬼魂，她不肯老老實實地躺在墳裏了。晚風從山上傳來陣陣怒號和呻吟——兀瑪的鬼魂在表示她的憤懣與惱怒。死人常是帶惡運的，真的，惡運降到基賽來了。

老巴克圖貝有一天從這墳旁過，聽到兀瑪叫他的聲音。巴克圖貝回家去，第二天就死了。村人都驚懼不安起來，長輩們說，非離開這地方不可。巴克圖貝的小房子同他的屍體及一切貨物傢具等都焚化了。村子搬到森林裏，離原處十五俄里遠。

在森林中的新開拓地，他們造起新房子來。但是剛剛住下，一件新的災難又來了。尼其塔·德忒涅夫，基賽人在庫木士克的村蘇維埃代表，在湖邊上，向些船夫喝醉了酒，溜上那可呪詛的山上去

了。等他看到那木神龕時，他是如此的驚懼，連酒也嚇醒了，他拼命地跑回基賽去。關於這事，無論對誰，他一個字也沒有提。但是兀瑪的鬼魂是馬虎不過去的。

三天以後尼其塔，同卡拉伊凡，德費登（剛去世的巴克圖貝的兒子，是二十五歲的矮子）三人夜裏去打山鹿，德費登在黑暗中，誤以尼其塔為鹿，開槍把他打死了。

有些人妒德費登的那幾匹馬，說他同尼其塔早就齟齬，因為尼其塔抽他的稅，抽得太重。但是尼其塔在臨死前，却懺悔了，說他曾到過女巫的山上。這又惹起了村人新的恐怖，他們拆了剛造起來的新房子，搬到仇利西曼去。

長輩們在阿爾軍珂到庫木士克的路上，挑選了一塊地，離那要人命的墳，遠得可以完全放下心了。五年來他們都住在這地方的新村子裏。

就在這東搬西遷的當兒，卡拉伊凡的災難開頭了。第一是他老婆的死。焚毀巴克圖貝的房子那晚上，她受了驚，產下一個死孩子，在往新居處搬的路上，她死了。卡拉伊凡失了一位好幫手，完結了有兒子的希望。剩下他一個人同兩個女兒。她們倆都叫作瑪利亞。

接着他的腿開始腫痛了。他試驗着祈禱。許多年前他就受過洗禮，題了雙名，伊凡是基督教名的一半。

卡拉伊凡用聖尼古拉和聖女的舊像，把自己包圍起來了。在這些像前，他下跪，叩頭。他的大女兒——教名瑪利，可是普通都喚着覃美——同他一道祈禱。她所求一個丈夫，她現在二十二歲了，在仇利西曼谷，一個女孩兒這麼大還沒有嫁人，是被看着恥辱的。

覃美熱情地祈禱，她父親却跪在像前歎氣，他怕兀瑪，他相信兀瑪比那些儀容都畫在木板上的神還有力量。兀瑪仍是憤怒，因為他的腿仍是腫脹着，不能去獵取野熊了。茶也沒有了，大麥也吃完了。他們每天只靠着他們惟一的牛底酸奶過活。

有一天，腿好了一些，卡拉伊凡決定上庫木士克，把冬獵剩下的獸皮，拿去換點東西。小瑪利亞，一個快活的九歲小娃兒，替他裝上了馬鞍，把五張皮繫在鞍上，老伊凡艱苦地跨上去，騎着走了。

天晚他才到庫木士克，在考拉馬也夫家裏過了夜。考拉馬也夫和他是同村，巴克圖貝死後，才搬到這兒住。他同許多在庫木士克人一樣，也開始種起地來，日子過得還不壞。

卡拉伊凡向他打聽松鼠皮的時價，一面訴說他的腿痛。獸皮的價錢跌了——主人說——合作社裏存貨不多，至於他的腿最好還是讓醫生看看。

第二天早晨，卡拉伊凡到移動的治病的蓬帳去，他看到一位醫生，一位看護，一位衛生講演員。這三位是照顧全谷裏的病人的。有許多病人挨班等着，在輪到卡拉伊凡之前，醫生已經非常疲倦了。

。醫生很瘦，頭已禿了，戴眼鏡，穿長統靴子，白套袴；他奇奇怪怪地檢查卡拉伊凡發腫的小腿，敲了一會他的肚子，又叫他嚙出牙齒來。於是思索了一會，皺皺眉頭，給卡拉伊凡十包藥粉，叫他一天吃兩次，並且要喝熱牛奶。

卡拉伊凡想告訴他關於兀瑪鬼魂的事，那麼醫生會明白他疾病的真原因，可是醫生擺擺手叫他站到一邊去，又看下一個病人了。卡拉把藥粉揣在懷裏，滿不高興地走出去了。

在消費合作社，他的運氣也是一樣壞。他的松鼠皮只換到兩塊茶磚，一塊粗鹽，三碼洋緞子。卡拉伊凡想弄點料子給兩個女兒作衣服；但是合作社裏的人多一點也不給，費了好些事，才得了一碼滾邊和一打鈕扣。

在合作社旁他遇到格勒布·伊爾巴可夫，基養村惟一的少年先鋒。卡拉伊凡不明白少年先鋒到底是什麼東西。他只知道格勒布出外有好些時日，回來之後就變了另外一個人，他同他岳父吵過架，把聖像都從屋裏摔了出來，誰的話他也不聽。因此，卡拉伊凡同別的村人一樣，不信任他了。雖然格勒布去年曾站在他們一面，共同制定過稅額，仍不能消滅那隱約的不信任的情感。

現在格勒布決定要辦一所合作農場了，他要大家仍回到靠兀瑪墳的地方，因為那兒地土很肥美。這就是他告訴卡拉伊凡的話，並且還說他是來向村蘇維埃要種子的。

卡拉伊凡看着他微笑的臉龐，以為他在開玩笑，可是格勒布開始很嚴重地同他講種田比打獵有利得多了，並且請他也參加合作農場。

卡拉伊凡聯害怕帶生氣，臉色變得慘白。他朝地下吐了一口痰，恐慌地走開了。毫無疑問，有什麼鬼迷了這位少年先鋒，他非被兀瑪弄死不可，就如同她弄死那些人一樣。

卡拉伊凡心裏這樣想，騎馬離開庫木土克。馬很快地跑上山坡，路徑曲折，漸漸引向森林的深處，那森林把路四面圍起來了。一片很厚的松針，把蹄聲消滅下去，一隻杜鵑在樹林中不停地叫着，空氣又濕又熱。

卡拉伊凡帽子歪戴在一邊，兩隻騎慣了馬的腿，緊夾着馬脅腹，一面把腳緊插進寬大的鐙子裏。動身前他喝了酒，腿上的苦痛，都沒有了；肚裏感到溫暖，他哼起一種憂鬱的歌曲，沒有辭，調子很高，聲音却不大。這音調一面表達了他的情感，一面表達了那跟隨着他的惡運——他老婆的死，他自己的病，女兒未嫁的情景。他把所有這些事都低訴給他的小馬，森林，和路旁潺潺的小溪流。

他的聲調，同樹林慣常的聲音並不衝突，反倒很自然地諧合。太陽在下沈。落輝穿過樹木在閃爍的溪上舞着，深藍的陰影落在路上。空氣更涼了。瀑布的聲音較為低下，聽得更清晰，夜霧從山谷裏慢慢爬出來。

卡拉伊凡把衣服向身上拉得更緊些，同時踢馬刺，策馬向前跑得更快點。

格勒布的話仍留在他心上，使他沒有片刻的安靜，他說：『種地總比打獵好——而且森林裏，也沒有多少東西好打了。』卡拉伊凡非常不高興地嘆氣，他自己也承認這是事實。

一點鐘後，他來到半山高原裏的圓形開拓地，有一棵枯樹站在當中。紅圓的月亮升在樹林上，枯樹拋下一條長影在草地上，草地在月光下更顯得慘白。

馬吃了一驚，把耳朵豎起來。一個影子偷偷掠過草地，卡拉伊凡全身起冷顫。他踏着腳鐙站起來，拼命地喊了一聲，兩旁的山都響應着。

『卡拉——伊——凡——凡！』回音在全谷中響着。他受驚了的馬向前猛地一闖，馳出開拓地，那時一種強大帶譏諷的聲音，又在他們身後反響起來：

『卡拉——伊——凡——凡！』

這是憤怒的兀瑪的叫喚！掠過開拓地，是她的影子！滿身冷汗，完全忘掉了腫脹的腿，卡拉伊凡策馬疾馳，砰礮地闖進樹林裏去。

摧折的枝桠聲，馬蹄的得得聲，打破夜的沈寂，從四方激起千百的怪叫，他暴驟地穿過森林，而聲音在後面緊緊地追隨，直到幾滴雨

落在他的臉上，使他恢復了知覺。

他下了馬，把它牽到一塊巖崖底下，讓它站好了，他自己爬到馬肚下面，老老實實地坐在那兒，用羊皮襖把身體同買來的東西蓋好。

他怎麼同少年先鋒談起話來？兀瑪知道了，他的末日也毫無疑問地要到了。卡拉伊凡默默地禱告着，希望他能被赦免。

雨下了一整夜。天亮時，卡拉伊凡全身都洗透，完全絕望地，找出大路，他回到基賽家裏去。

這一天兩隻腿完全麻木了。他自己竟不能下馬，鄰居只好把他抬回他屋裏。他無力地倒在那兒，醫生給的藥粉，他沒有吃。他害怕，叫覃美把藥放在聖像後的架子上，在那兒，那藥現在也許還可以找到。

卡拉伊凡的事惹起了村人新的憂慮，可是時候變了，年輕的人極力勸阻長輩們，不要再有什麼遷移。並且考拉奇諾亞和德費登已經耕種了那一塊唯一適於農作的地，他們自然不讚成把這地再丟掉。

很久很久，村人都不走近卡拉伊凡的屋子，因為誰聽到兀瑪的聲音誰就得死，大家還是不同他來往的好。卡拉伊凡也是這麼想，可是死來得非常慢。

他的臉本來就黃瘦，現在更不像樣子了，兩隻眼睛深深地陷在

凹下的窩兒裏，腿發青，又腫脹。死同他開玩笑，把他握在掌心，宛如一個軟弱無力的嬰兒。在基賽洗衣服是一件了不得的浪費，因此卡拉伊凡的襯衫發出一種濃厚窒息的臭氣。一天又一天地，他仰臥在那邊，望着從屋頂小窗窺進來的一小塊藍天。他的滿佈塵埃的獵鎗掛在他頭上的牆壁，使他意識到他的無能。

這屋子整天都罩在半陰闇中，而大部份的時間，只有他自己住着。大瑪利亞——覃美，總在替考拉奇諾亞作工，他有一座大農場。小瑪利亞則在外邊同別的孩子玩耍。到了晚上，大瑪利亞，在一個平底大盆裏溫牛奶，撒些大麥，再用一隻羹匙攪着，一面作事，一面哼起一種簡單的調子。這是那些無辭曲子的一種，卡拉伊凡有時想這同他倒斃的那一夜裏所唱的一樣。

覃美長得高，又黑，又強壯。她的圓而帶青銅色的臉很美麗，可是帶着抑鬱。她的黑而斜着的眸子，總往下垂，看着工作，因為他是一個勤力的孩子。她唯一的服裝是一條黑裙子，一件褪色的紅衫。當她每次伸起疲倦的腰身時，那飾在辮子上的錢幣同寶石鈕子，叮噠地響着。一面工作歌唱，覃美一面從當作門用的方口，向外望着那開拓地。人們在那來來往往，可以聽到馬蹄腳聲，和男人說話聲。

卡拉伊凡十二分明白他女兒的悲哀。誰要這已經「大了」的女人作老婆，連同那三碼洋緞子，一頭牛，一個要死的父親？於是卡

拉伊凡呻吟起來，要他的烟斗。覃美裝了兩口，一口給父親，一口給自己。這樣，兩個人都吸起烟來，凝視着火，感到十二分的不快活。

二

愛頓猛克吃過茶合大麥粥的早點，雖然仍覺餓，可是他知道再得不到什麼了，於是他走出他的小屋，慢慢沿着小河向下去，心裏打算着，假若到一位朋友家裏去，能否再找點食物。但是在基賽，近來能吃得飽飽的，已沒有幾家了。長輩們說這是兀瑪開出來的。她生氣了，把野獸都趕跑了。而現在是夏季，沒有人打獵，但是他們仍得吃東西。那些有網的，都去打漁了，德費豈有十四載貨馬，可以從庫木士克到烏拉運貨物賺些錢，可是別的人怎麼辦呢？

★

★

★

猛克來到一條狹長的麥田旁——考拉奇諾亞種的大麥田。伊凡塔其瑣夫站在一旁，嚼着草葉子。猛克向他說：

「等我們自己在基賽有了大麥，那就不必到庫木士克去找了。」

「這是考拉奇諾亞的大麥呀。」伊凡簡單地說，把臉轉過去。

猛克點點頭，歎口氣。「我只賸下半袋麥子了；我的家口大的多。」他沮喪地說。

他在船上工作賺來的錢，早就用完了；照現在的情形看，最近是不會有什麼船隻來往的，然而納稅的時期越來越近了。

考拉奇諾亞的瘦而黃的老婆，從一旁走過，非常懷疑地向這位站在她的大麥近旁的船夫瞥了一眼，大聲說：

「考拉奇諾亞回來了，他把穀帶來繳稅了。」

「一個壞女人」猛克想：「總有些令人不快的話。」

基賽村全部的男丁都集在考拉奇諾亞的新宅子裏，大家圍着一個煮茶的鑊子坐下來，一面吸煙斗。

考拉奇諾亞是船夫中的首領，厄奇塔死後，他被選派到過庫木土克村蘇維埃。他是村裏最有聲望的人，大家都靜靜地聽他的說話。

「今年加稅了。蘇維埃政府真愛錢。」考拉奇諾亞開始微笑起來，所有的人都微笑了；就是那些不納稅的也是一樣。

考拉奇諾亞繼續說，為種大麥他會化過錢，唯一公平的辦法，是村人能答應減輕到他這所新宅該繳的稅，如果這樣，他們也可以得到自己村裏所長的麥子，作為一種交換的條件。

「我們自己的麥子。」考拉奇諾亞快活地說。

「我們自己的麥子。」村人重複着，點點頭現出聰明的樣子；可是誰肯出那其餘的一份稅呢？

覃美代她父親來出席，坐在一個角落裏，接近考拉奇諾亞的老

婆。考拉奇諾亞向她瞟了一眼，心想同他害黃疸病乾癟了的老婆擺在一處，覃美倒顯不出怎樣老呢。於是他柔和地向她說：

「卡拉伊凡一定要死了，你得找一個丈夫，跟着一同住。」

村人看着這少女都笑了，他們以為是說笑話。

但是考拉奇諾亞並不是開玩笑，他心裏明白他是說什麼。

「我給你找一個丈夫，一個好丈夫，」他對她說：「上兩年都是我替你父親納錢糧的，他現在非得還我們。」

「他非得還我們。」猛克重複了一遍，照例的讚成。他往肚裏吸這快人的茶香，偷偷地向那鑊子瞥了幾眼，想起這儉省的管家婆竟吝嗇得舍不得請他吃點心，心裏很氣惱。但是出乎意料之外，考拉奇諾夫的老婆開始把茶倒出來，擺一大盆麥粉在中央，請大家不必客氣了。

「他非得還我們。」村人端起冒汽的杯子，重複地說。

門開了，格勒布·提拔可夫，伊凡·塔奇也夫，和勒翁大忒各夫走進來。大忒各夫是最近才結了婚。

格勒布是個很固執的人。有一次他想辦一所生產合作社，非逗引伊凡和勒翁都參加不可。伊凡經過他們上一次的差事後，有些愛他，還帶點敬意；勒翁在庫木土克作過長工，想起種田不覺手癢起來。去年他想同格勒布辦一所農場，可是當時格勒布要到阿提浦西去住。當他們正在躊躇的時候，考拉奇諾亞闖進來，攙去了所

有的耕地，於是他們祇好離開基賽。

格勒布到庫木士克去了，以後他們三個一同到那塊看好的土地去視察，同時也好引逗伊凡，因為那時他還在躊躇。最後他們才決定就在那兒住下。伊凡有兩匹馬，格勒布同勒翁每人一匹。勒翁在他從前的東家那裏弄來一副犁，格勒布則向村蘇維埃借穀子。他們三個現在都來參加集會，坐在一排，態度很堅決。

村人懷疑，憤恨地瞪着這幾位少年先鋒。格勒布喝完了擺在面前的茶，謝過了主人，對大會宣布說，他，伊凡，勒翁要組織一所合作農場，地點在老村莊那兒，靠近兀瑪的墳。村蘇維埃已答應供給他們種子，並豁免稅捐直到下一次的收成。

全場嚇得目瞪口呆，鴉雀無聲。老頭們都急急忙忙離開了這屋子，生怕同這樣以死為兒戲的人蹲在一處。考拉奇諾亞是第一個敢起來說話的。

「誰納稅？」他問。

「你，自然哩。」格勒布反駁他說：「你同德費豈得了一塊麥田，新房子，和馬匹。爲了這些東西你得納稅。」

考拉奇諾亞臉氣得發紫，但是他按捺下去，簡單地說：

「我是代表，注意，首先你得徵求我的同意。」

「我要去。」

「你不能！」德費豈喊，這矮子氣得腳直跺地。「這要使整

個的基賽都倒大楣。」

但是這三位堅持他們的意見。他們解釋說那兒的土地是再好也沒有了，並且地方大，誰在那邊耕種，誰就能過好日子。

三個人離了會場。

當天他們就拆了格勒布的房子，捆起了他的東西。全基賽人都跑出來看這幾位不怕兀瑪的人。格勒布的老婆，沙拉費娜，一個瘦弱的小女人，同她丈夫一樣很像個小孩子，總是把兩隻眼睛盯着地下，她也怕去。她怕她的父親，無疑地，他一定詛咒她；她也怕遇到村人的憤怒或憐憫的眼睛。但是她愛她丈夫，超過一切，因此也不反對他。

格勒布全部的家私，是一袋子零碎的傢俱，兩張皮，一隻煖炕和幾件衣服。這些東西都捆起來，等馬喂了，沙拉費娜騎好，他們就動身走了。

「站下！」一個老婆婆喊，但是因爲格勒布一點也沒理她，她跟着他們跑，罵得他們狗血噴頭。村人凝視了很久很久，這很快地消逝下去的一隊人馬。

馱着東西的馬，小心地挑選牠們的路，走下山坡了。黃昏的關影，爬上了山谷，這一羣行客，一會兒就不見了。

他們向低地走，預備在那肥沃的平地上，替格勒布造一所小房。在那上方，傳說就是兀瑪的鬼魂常常逡巡的處所。

三

覃美衝進她父親的屋裏，兩頰像火似的，對他喊道：

『我們的牛要被人家搶去交稅了！』

她再說不下去，嗚咽起來。她非常傷心地哭着，感到自己沒有能力去反抗這殘暴。

但是卡拉伊凡在想德費豈。德費豈是巴克圖貝的兒子，巴克圖貝是聽了兀瑪的叫喚而死的。德費豈又是考拉奇諾亞的侄兒。他父親死了他承繼了十四匹好馬，又另外自己買了五匹。這谷裏的馬販他要算第一。他從消費合作社裏，運許多貨物到阿士曼，庫木士克，般特馬，更深入大山中，直達烏拉干。德費豈有三十歲，身段同一個小孩子一樣，但是沒有一個人敢同他開玩笑。

德費豈的臉很圓，沒有鬚鬚，眉毛非常濃，兩隻緊皺的眼，只有看馬的時候才瞪起來。他是一個財迷。冬天，夏天都是那一套衣服：一雙舊靴子，寬而黑的褲子，棉織的薄襯衫。他父親的房子被燒後，他就住在考拉奇諾亞家裏，拚命地積蓄。

他曾向覃美求過兩次婚。除了他，她還想嫁誰呢？卡拉伊凡很替她傷心。德費豈則耐心地等着，時候遲早是要到的。現在真地到了。

卡拉伊凡深深地喘了一口氣。覃美非早點出嫁不可，不然他

們將一件東西也贖不下了。於是他差遣小瑪利亞去請那馬販，對覃美則說他坐起來。她用她強壯的胳膊，抬起她父親的腿和腫脹的身體，使他坐起來，背靠着唯一的枕頭。卡拉伊凡叫她去燒濃茶；他們已很久沒煮過那麼濃的茶了，又吩咐她到隣居去借一瓶家釀酒。覃美雖不明白這安排是什麼用意，可是仍很順從地照着父親的命令作。

德費豈傍晚才來了，因為即刻就是不大體面的。他穿了一件新乳黃色的短衣，請過主人的安，坐在他們唯一的好羊皮上，他是一個短小自負的傢伙。覃美最後才明白她父親為什麼請他來，她看見這矮子，就想跑開去。

但是她沒地方去。格勒布確曾告訴她，湖那邊的城裏姑娘很自由，愛到哪裏去就到哪裏去；她們自己賺飯吃，嫁給她們自己所愛的人。然而她怎知道這些都不是真的呢？

這時候，卡拉伊凡同他的客人咕咕嚕嚕地談起來。他告訴他，他到庫木士克那一趟，怎樣夜裏兀瑪拖他到那可詛咒的山上，用幾千百種的呼聲喚他的名子；怎樣她從墳裏伸出她的長手，抓住他和他的馬，把他們丟在森林的深深核心裏。

卡拉伊凡就是這麼說，加了不少的材料，憑空作了很多文章，而這些他自己也開始相信起來了。德費豈聰明地點着頭，並報告他關於格勒布的新聞；說惡魔迷了他，逼他拆了房子，搬到那可詛咒的

地方去。

這新聞把卡拉伊凡嚇得混身哆嗦。

「他老婆不久就好哭他了。」他說。

他們就這樣咕嚕下去，沒有一個字談到關於這次求見的真意。直到他們吃過了茶，喝完家釀酒，卡拉伊凡才開始商議正經事。

「你知道我有一個女兒叫單美的」他開始說：「可是我留她在家裏留得夠了，想替她找一個好丈夫。」卡拉伊凡歎息着，宛如他厭厭了他的沈靜苦幹的女兒似的。

「你是一位好人，」卡拉伊凡經過一刻動人的沈默後，又開始說：「所以我對我自己說：『卡拉伊凡，你不久要死了，讓德費豈娶你的女兒，取你的房子，你的槍吧。（一桿好槍，大家都知道。）他可

以活下去，並且很快樂。』」

這一番話把卡拉伊凡累壞了，倒在他的髒枕頭上。
德費豈咬着嘴唇，一句話不講，這是頗適合於一個想結婚的人的。半點鐘後，兩人就磋商結婚的合同。德費豈負責養卡拉伊凡到死為止，並以相當的葬儀葬他。等時候到了，他也得負責替小瑪利亞找一個丈夫，給她裝奩；但是關於誰負婚禮費，他們起了爭執。
財迷的矮子堅持他只出一半。

於是他又檢察單美的的嫁衣，那是預備很久了，已經有點變黃，而且被虫蛀了。他又用手量一量卡拉伊凡上一次去買的三碼洋緞

子。單美想用牠作衣服，一件給自己，一件給妹妹。但是德費豈自己一定要一件新衣服，結婚時好穿。

所有的條件，最後都議妥了，卡拉伊凡要把它寫出來，於是小瑪利亞用鉛筆寫在一本練習簿上，那是去年冬天仇利西曼學校發給她的。小瑪利亞能參加這麼重要的事情，心裏很驕傲，她用高而尖的聲音唸着這合同。她的父親，新娘新郎，考拉奇諾亞（他是來作證人的）都隨着她的小髒指頭在字行間移動，一面點着頭。考拉奇諾亞預想未來的快樂，望着單美強壯的身體，心想德費豈是怎樣常常不在家，怎樣剩下這年輕的妻孤單單的過日子。

合同唸完了，父親同新郎各以食指沾些灰，把指印印在合同的下方。第二天早晨德費豈又來了，給單美帶了一隻耳環，樣子很像牡羊頭，眼睛是寶石作的。他老早就在庫木土克買好這耳環。

這天，瑪利亞、單美同德費豈訂婚了。

村人聽到了這消息都很激憤。就是考拉奇諾亞也生氣，他看出了他吝嗇的侄兒同老卡拉伊凡佔了他的便易。德費豈不肯替他的未婚妻繳稅，而卡拉伊凡則繳不出；至於這老頭兒的牛，在婚禮前就出來是不大好看的。

可是這兒沒有多少思索的時間，伊凡和勒翁帶着他們的馬回來了，都很平安康健。

村人把他們圍起來，摸摸他的手，腳，馬鞍和韁繩，驚訝得目瞪口呆。

開。伊凡仍照舊沈默着，而勒翁則愉快地誇大地告訴村人，他們怎樣到了那塊禁地，怎樣造起格勒布的屋子，而現在是回來搬他們自己的家了。格勒布也想來，但是他老婆一個人留在那邊害怕——這傻東西。

村人傾聽，很是驚奇地，但是不大相信。年老的女人則公開談論，說這兩位小伙子是兀瑪差來引逗村人回到那老地，好讓她一個個都殺光。

這時伊凡同勒翁在拆毀伊凡的房屋，捆扎他的器物。猛克把伊凡拖到一旁去，因為他相信他，他想知道那底細。

「真的一點事也沒有嗎？」他問：「沒有什麼害你們？」
伊凡搖搖頭，猛克向四面望了一望，看看有人沒有偷聽，於是小聲的問：

「你們在哪兒弄到種子？」

「村蘇維埃要供給給我們。」伊凡說。猛克就走了。

於是他們搬了伊凡的房子，第二次三位伙伴都回來了，因為格勒布和伊凡的老婆肯自己留在那兒了。猛克半夜裏跑到勒翁家去，告訴他說，他也要去。卡拉伊凡嫁了女兒所免的稅，要推在猛克身上了。

「不怕兀瑪嗎？」格勒布嘲笑地說。

「兀瑪不害我，她是不惹窮人的。」猛克說，他恨死了新稅，然

而又有點怕，所以請求他們不要再提到兀瑪。

聽說猛克決定離開他們了，考拉奇諾亞覺得事情非常棘手。那麼誰繳這稅呢？他自己自然不去繳的。於是他在村裏到處去訴說他當代表的責任。村人很同情他，却沒有一個字講到稅上去。

然而考拉奇諾亞是一隻聰明的老鳥，結果他終於找到一條出路。短少的稅項，暫時誰也不必繳，可是到了秋天，村人買麥子時，他們得在原價上加上五十戈貝克，那麼短少的稅項可以補上，而麥子仍比從庫木士克帶來的便宜。

於是考拉奇諾亞在他家裏招集了村人，宣佈他的光明磊落的辦法。村人喝了濃茶，快樂得不住舐舌頭。考拉奇諾亞是一位聰明人，他的主意真好——他們都佔了他的光。

猛克開始有點動搖了。格勒布和伊凡來拆他的小房時，看見他站在門前，穿着他最好的紅褂子，可是還在躊躇不決。他的老婆着了迷似的，繞着屋子一圈一圈地跑，尖聲嚷着，她絕對不肯回到老地方去，那是進要叫惱怒的女鬼弄死的。她掀起了那樣的喧擾，以致小猛克們都聯合起來叫號，於是猛克決定放棄了他荒唐的主意，仍住在現住的地方。「讓別人冒險吧。」他說。

猛克的遺棄，使格勒布很失望，他慢慢地走回家去，背後跟隨着村人嘲笑的眼色。他遇到了覃美。

「你真要出嫁了嗎？」他問她。

覃美點點頭。

「嫁給德費豈？」

她又點了點頭。

「你嫁給德費豈，但是你得同考拉奇諾亞爾覺。」格勒布大聲說，憤怒地微笑，在這微笑裏，他發洩了他的憂鬱，想起他自己只能站在一旁，毫無能力地看着覃美，猛克還有許多別的人，都要繼續着從前在基賽過的生活。他隨又更加傷心地笑起來，他用馬刺刺着馬，馳走了。

結婚合同畫押後一星期，新娘新郎走到教堂去。教堂在那仇利西曼谷那一岸，先要過了庫木土克。德費豈想把婚禮弄得很漂亮，為找牧師，他們很費了些事；教堂現在不大開門，而且謠傳不久就要被封閉。牧師最初拒絕替他們行婚禮，因為德費豈沒有文件來證明他是希臘正教的信徒，或另外有什麼關聯。事實上德費豈確從來沒受過洗禮，但是他告訴牧師說，他的文件放在他父親的屋裏，被火燒了，而同時他又塞了五個盧布的紙幣在牧師的手裏，牧師替他行了婚禮。

一對新人又回到基賽來參加喜筵。

這一天，卡拉伊凡要人家把他抬到屋外，躺在草地上。這是他作屋主的最後一天，以後德費豈要主宰此地了。

卡拉伊凡躺在氈毯上，深深吸着那清爽帶點陰寒的山氣。

基賽的圓錐形的小屋都站在山腰上，顯現在他的眼前。他躺着的一帶田地，長遍深草。下了一整夜的雨，可是現只滴着幾點大雨點。染着淡藍，淡綠色的山，四面包圍着村子。從濕的泥土中，湧起溫暖潮濕的霧，一層灰白籠罩了樹木和天空。

烟從住宅裏升起，婦女穿着紅的，橘色的上衣，在小路上來來往往。卡拉伊凡受過好訓練的耳朵，聽到那熟識的牛奶倒在提桶裏的聲音，以及山澗的潺潺，遠遠馬蹄的得得。

他沈思着自己被迫作一個被動的旁觀者，他深深吸進生命裏一陣陣有力的氣息，淚珠凝在他年老的眼角上。

「早安，卡拉伊凡。」格勒布說，騎着馬走到他的屋旁，解下了馬鞍，在老人的身旁蹲下。

「來參加婚禮吧。」卡拉伊凡說：「有很好的燉羊肉，覃美要出嫁了，我也可以安心的死了。」

老人顯然忘記他自己是剛從那可詛咒的地方來的，格勒布想起這一層，不覺微笑。他凝視這可憐的麻木人的柔弱無光的眼睛，突然說：「兀瑪睡得非常熟，什麼也吵不醒她了。」

「滾開！馬上滾開！」這嚇壞了的老人喊着，想抬起身子來，以老阿爾泰式吐口痰，來抵擋這些惡魔。「覃美！覃美！」他叫，拚命地掙扎着要起來。

格勒布離開他躺着的地方，走了。他是來基賽辦事的；他們想在耕種前，造一所共同的住宅，但是要從森林中搬運木料，他們的馬匹還嫌不夠。於是格勒布提議，請猛克借馬給他們，秋收後他們再還他的情。

猛克答應了。他因為自己沒有決斷，感到慚愧，想用此來贖前愆。他又告訴他去向彼得和亞涅，它夫碰碰運氣看，彼得剛打魚回來，網都破得七零八落。

彼得是一個高個兒，相貌很莊嚴。他坐在屋中央，地上撒滿了魚。他同他全家都忙着醃魚，放魚在桶裏。桶是彼得從湖邊上的消費合作社買來的。一種難聞的臭魚腥，充滿了屋子裏。

彼得不單肯借馬給他們，還決定也參加他們的一羣。這是他把女兒同老婆支出屋外，才告訴他們的。他指着臭魚說，打漁差不多沒有希望了。他們將吃什麼呢？

「我一醃完魚，馬上和你們在一塊。」他對他們說，一面抖擻掉沾在衣服上的魚鱗。

他請格勒布住一宿，格勒布答應了，雖然他心想回去聰明人是不該反對彼得的，而且一方也可看他是否要變卦。於是格勒布坐下了，幫着醃魚，一面告訴他怎樣把卡拉伊凡嚇了一跳。

「覃美要過好日子了。」彼得的老婆說，嘆了一口嫉妒氣。婚禮喜筵，一開始是燉羊肉——一個整個的羊。這算是卡拉

伊凡方面的婚禮費。小屋子修飾得很乾淨，客人坐成一個大圓圈。全村的人都來了。

自然最高貴的來賓是考拉奇諾亞，村蘇維埃的代表，船夫工會的頭目。他穿了一雙新靴子，戴一頂時髦的卷毛羊皮帽，說話的聲音比誰都高，大衆順從地，靜悄悄地聽。

「你交了好運，卡拉伊凡，你的女兒出嫁了，現在你也不用繳稅了。」

在一秒鐘的當兒，考拉奇諾亞氣得眼珠閃閃的；他受不了別人對他玩的把戲，但是微笑幾乎又立刻回到他的臉上來，他把手放在卡拉伊凡麻木的腿上，說：

「你可以安心地死了。」

覃美，她妹妹和女客人都挽起袖子來切燉羊，分給衆人；重要的客人則用盤子，其餘的人都拿在手裏。鏟子發出濃汽，散出那麼香的味兒，客人都等不得了。

羊肉完了，接着是羊腿凍，盛在大鉛盤子裏。每位客人都用他自己掛在腰帶上的刀切一塊。此後他們喝大麥粉，奶，奶油合起來的茶。於是家製的乳酪端上來了，最後則是家釀酒，挨次傳遞着，大家儘量喝。

照着慣例，卡拉伊凡費了很大的勁爬起來，把杯子擺進放在他面前的木桶裏，盛了滿滿一杯乳樣的液體，獻給主要的客人——考

拉奇諾亞。這一位端起杯子，滿意地微笑，抹了抹嘴，很狡猾地霎霎眼說：

「丈夫小，老婆大。誰該作家裏的主腦呢？」

客人哈哈地笑着這粗野的笑話，考拉奇諾亞一飲而盡，揩乾了鬚髭，又重新盛了一杯，遞給坐在左手的人。於是杯子挨次轉圈子，每人在喝酒以前，盡自己所能想到的，說些有趣話，或者對這一對新人恭維一頓。喝完了，再盛一杯傳給下手的人。裝家釀酒的桶跟着杯子一道轉。那些喝過第一杯的，都點了烟，於是空氣中，馬上充滿了烟霧。

桶慢慢繞着圈子向前走。第二週比較快一些，第三週桶空了。德費豈有些醉意，於是放棄了他的莊嚴的舉止，跳起來，拖出更大的第二桶到圓圈的中央。

客人又喝起茶來了；喝完茶，第二桶就開始牠的路程。女人辦好了單美的髮辮——這是婚禮中的一部——開始歌唱，男人也漸漸加入。

「啊，阿拉加！（酒名）」

你是最上。

什麼飲料有你那樣香？」

浦塔克卡拉馬也夫，村裏的樂師，這麼唱着，還彈了一節琵琶，又

重唱一次。

考拉奇諾亞低聲地在德費豈的耳旁說：

「阿拉加不夠哩，去拿一桶我的吧，以後你可以還我。」

德費豈吩咐小瑪利亞到考拉奇諾亞家裏去取第三桶。

彼得珂亞涅它夫非常恨考拉奇諾亞，但是終抵不過阿拉加的香味，於是也來參加婚禮了，而且還帶着格勒布。當他們進來時客人都已有些醉意了。考拉奇諾亞看到格勒布便喊道：

「看這位少年先鋒！他故意逃跑了，好不繳稅。」

「喝吧。」新郎說，把杯子遞給格勒布。他的手在哆嗦，眼裏冒火。「喝吧。」他又說了一遍。「德費豈有老婆了，今晚他要同他老婆一道睡了。喝吧！」

德費豈脚下踏了個空，跌在客人的腿上；但是馬上又被人拖在新娘的身旁。

格勒布把杯子遞給彼得，他一口氣喝完了。格勒布走進圓圈的中央發問道：

「卡拉伊凡，你怎能出賣你的女兒？你在作一件壞事，卡拉伊凡。」

「滾出去。」考拉奇諾亞按捺不住他的憤怒，於是暴發了。他的眼睛發出酗酒的光。「滾出去，停會兒，你就把邪氣傳給大家了。」

「邪氣，他帶了邪氣來了。」客人齊聲的嚷起來。他們圍起

格勒布，推他到門旁，又把他整個身子摔出去了。落地時，格勒布的頭碰在石頭上。客人們毫無感覺地回到屋裏去，只有德費豈留在後面，用他笨重的靴尖，給這位躺在地上的少年先鋒好幾腳。格勒布沒有氣力來保護他自己，於是德費豈就回到屋裏去了，一面用一種尖像似笛的聲音唱起醉歌來。

一桶又一桶地轉下去，這合奶的阿拉加，衝進他們的頭腦裏。濃重的烟葉烟，充滿空氣中，將熄的火，時時射出一縷火焰，映入村人朦朧的眼裏。煮物的臭氣與汗臭同阿拉加的酸味混合着。涼冷的夜氣則從門口湧進來。

最後喜筵完了時，卡拉伊凡被放在地下的羊皮上，而新人的牀則安排在寬大的木架上——在這臨時的牀上。所謂床鋪就是一張毛皮，上面鋪着席子，兩個枕頭，內中一個是特為今晚借來的。

照着當地的風俗，一個老婦人鋪好了床，掉轉頭向着客人毫不怕羞地喊道：

「回到你們的家裏去吧，德費豈要同他的老婆睡覺了。」

客人散了，手牽手的滾出去，亂七八糟地唱着；但是能走到自己家裏的，很少很少。大部分都倒在深草裏，在那兒他們不久就睡熟了，直到第二天早晨。

老巴達諾法，灰白頭髮的女人，給新人鋪好床，留在後面，喝完贖下最後一滴的阿拉加，小聲向覃美說：

「別因為丈夫的身材小不快活，小丈夫有時比大的還好呢。」老婦人咯咯地笑着走出去，搖搖擺擺，東倒西欹地。

卡拉伊凡的屋裏空了。一些將熄的灰燼仍在爐裏燃燒着。

小瑪利亞從沒有吃過這麼好的東西，躺在角落裏的皮上酣睡。卡拉伊凡則在酣醉中左右地搖恍着。

「她拖我。兀瑪，兀瑪！」他喊，嘴裏冒白沫，而在他上面，在新人的牀上，矮子正擁抱他的年輕的妻。

★ ★ ★

這時在山脚下，深深的谷裏，站着兀瑪的墳，墳旁有三所小房子，是合作農場第一次建立的。



白璧得

美國 Sinclair Lewis

洪深
紀澤長
合譯

自從作者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以後，辛克萊·劉易士這個名字纔哄動一時地傳播到中國來。於是我們對於這位美國小說家漸漸地有了認識，不久也有人把他的三大名著之一的「大街」譯成了中文。劉易士的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不僅是他個人的榮耀，同時也是代表了美國新文學的興起，能夠和歐洲古老國家的文學居於同等地位的光榮。

劉易士於一八八五年生於美國西部中區的明尼蘇達州。他的家庭是習醫的，一九〇三年入耶魯大學讀書，但是他對於學校生活並沒有多大興趣。他心裏所希望的是能夠走到現實的社會中經驗一下有趣的生活。於是在一九〇七年大學畢業以後，他曾到社會主義者阿坡頓·辛克萊的新村裏去作過廚夫。不久離開新村以後，又住在紐約，加入新聞界作記者，任紐約的書局中的編輯助理。在這個期間以內，他經驗到了各種奇異不同的生活，經歷過美國各個大的都會，對於他後來寫小說的材料上很有幫助。

他在學校裏時就開始創作，並向雜誌投稿，一九一四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長篇小說「我們的凌先生」，於是他的創作生活開始。以後繼續出版了不少的傑作。「大街」是最初獲得盛譽的一篇作品，繼「大街」以後的則有「白璧得」*Babbalanza*「愛羅史密司」*Martin Arrowsmith*「愛默爾·甘特勒」*Elmer Gantry* 等。

在大戰後的美國，經濟上政治上的地位比歐洲各國都高得多，同時因為大工業制度的發展，大都市成了國內物質文明的中心，人口在增漲着，一切物質方面的享樂程度也日漸加多，人民的生活形成了另一個階級。然而在這高樓、汽車、工廠、倉庫的華貴的外衣裏面，却包藏着各種現實人生的罪惡，中層市民的一切活動狀態。劉易士在熟觀了這些生活情形以後，於

是用他那滿含着諷刺的筆來暴露這種現象，他的小說是在開展了一幅美國都市市民生活的現實記錄：「大街」諷刺了都市人民生活的隘狹和思想的頑固，「白璧得」揭穿了都市商人的卑污心裏，「愛羅史密司」描寫着醫生的虛偽，「愛默爾甘特勒」描寫着教會生活的罪惡。他像實驗室裏的一位生物學家似地，在他的顯微鏡下面很詳細的觀察着現實人生裏的種種病態，然後給它一個淋漓盡致的描述和判斷是非的諷刺。在對了罪惡來作戰的壁壘中，我們不能不承認劉易士是一位最勇敢的戰士的。

「白璧得」這本書裏的主人是一個都市中的企業家，地產公司的經理，他有的是機智，生活很有規律，辦事清楚，喜歡享樂，讚美都會生活的華貴，具備了一切美國中層階級人們的條件，是一個十足的典型。可是同時他也是一個思想幼稚，趣味低級，沒有確定的人生觀，對於一切盲從，懷疑，同時又「擺空場面臉人」的人物。他不但讚美他所屬的一階級，並且也極希望着出類拔萃，使自己聲名大起來以獲得一般人的信仰，雖然他自己並沒有甚麼特長。他的行為處處在表現着是自私的卑鄙的，他爲了大衆謀利益的演講和參加共和黨人的活動，完全是爲了他自己商業的發達和個人的出名着想。他和他的妻的結婚，也是沒有甚麼主見的，最初他兩人的感情很好，可是他並沒有想到結婚上去，既至這位托蒲遜小姐向他提出求婚的話來時，他並不願意娶她，可是看了她的悲哀時，又不得不屈服了。對於事業，也同樣地沒有一點抉擇。他讚美現代的都市文明，但是他却不去明瞭這些文明制度的來源，對於一切都是不認真不確切的。他像一條住在汚泥池沼裏的蝌蚪似地在向上浮游着，他想着向好的地方掙扎，但是他却没有深刻的頭腦和遠大的思想，他寧願爲了暫時的私人滿足而中途停下來，享樂主義者的哲學在他的腦子裏迴旋不定，所以他終於受了周圍環境的支配而承認自己缺乏勇氣地屈服下去了。

有了這豐富的内容，劉易士用了他那隻明快清晰的筆，把一個人的實際生活很深切地刻劃了出來。同時最令人忘不了的還是他那詳盡的析述背後，無處不在含着逼人的諷刺。這尤其是我喜歡譯了這本小說出來的一個原因。

——譯者。

第一章

茲尼斯城內的樓塔都高聳在早晨的霧層以上，這都是些用鋼骨水門汀和石灰做成莊嚴的樓塔，像峭壁一樣的結實，銀條一般的精緻。這並不是禮拜堂或教堂的尖塔，而是一些顯明而美麗的各種公司商店。

霧依然在籠罩着那些古老頹壞的建築物：那蓋着木板的郵局屋頂，那粗笨老房子的紅瓦尖塔，那有煤烟塗污和搗碎了的窗子的工廠，以及那些像污泥色的木板民房。這座城裏充滿了這種奇怪樣子，不過那些乾淨的樓塔却正從商業中心區中聳起，並且在不遠的小山上也正有不少新房子出現，這些好像歡樂而又安靜的房子。

從一座三合土的橋上走過一串無聲響的輪機和光滑的車頂。這些穿着晚裝的人們正看完了一個小劇院裏的夜間排演回來，這種藝術表演却變成香檳酒的交際儀式了。在橋下面修着一條鐵路，裏面滿是紅綠的燈光。紐約快車剛隆隆地開過去，二十多條擦亮的鐵軌在閃閃地發光。

聯合通訊社的電線從一座樓塔上引了下來。電報生在整夜

談着巴黎和北平的故事以後，疲倦地抬起他們的假象牙的眼罩來。窮女人們在蠕動着從這些房子中走過，打着呵欠，拖着她們的破鞋子。早晨的霧散去了。一串帶了飯盒的男人結羣成堆地走到那些無數的新工廠裏去，一列一列的玻璃窗子和凹面的方石路，那些閃光的店舖中有五千人一齊在那裏作工，從那裏產出許多合適的貨物來，一直銷售到幼發拉底河流域和南非洲草原一帶。一種合唱的聲音，帶着像四月早晨似的快樂情致傳播了出來，做工的歌在一個城裏，好像是被許多巨人唱出來似的。

其實在茲尼斯叫做弗勞拉高岡的住宅區中，那個躺在一座荷蘭僑民房子的涼臺間裏開始醒來的人，却絲毫也並沒帶着巨人的樣子。

他的名字是喬治·弗·白璧得。他到一九二〇年的四月是四十六歲了。他在牛油，鞋子，詩歌，這一切事情都沒有長處，不過他在租賃房產上却很靈巧，能夠得到一般人們所能出的以上的價錢。

他的大腦袋帶點紅色，他那棕色的頭髮很細而乾枯。他的臉

在睡覺的時候有點像小孩子樣兒，雖然他已經有了滿臉的皺紋和他那鼻梁上帶着眼鏡框的紅的壓痕。他並不算胖，但是他的飯量却很大；他的腮像一對軟墊子，他那不會變粗糙的手很柔軟地放在那土色毛毯上時，却顯得稍微肥胖些。他被人看起來好像很富足，已經結婚，並且也不浪漫，而且就是由這個面對一棵大榆樹，兩塊很講究的草地，一條水門江馬路，和一間有縐紋鐵門的汽車間的涼臺屋子上看來，也不算是浪漫的。不過白璧得方纔又夢見那個仙女了，這是一個比在一片銀海旁邊的紅塔還要帶點浪漫氣息的夢境。

他有好幾年就夢見這位仙女了。她從許多人中單獨地認識白璧得是一個風流多情的少年。他在那神秘的樹林中等候着他。後來他從這密集的房子中溜出去時，就直追了她去。他的妻和他的那些大聲喊叫的朋友都在追趕他，可是他逃走了，這個仙女在他的身旁飛奔着。後來他們就一起蹲伏在一座有陰影的山旁。她是這樣的苗條，這樣的皙白，這樣的渴望着！她說他很活潑並且勇敢，她一定要等待着他們，他們一定要坐船走——

送牛奶的車子走過，發出沉重的隆隆聲音。

白璧得呻吟了一聲，翻過身去，又追續到他的夢境中了。他在——斷迷濛的河流這面，現在祇能看到她的面孔了。廚師傅在砰砰的敲着地下室門。一隻狗在鄰院裏吠叫着。白璧得正幸福地

沉入在一陣溫柔朦朧的光景中時，送報的人打着口哨走過來了，用那捲起的宣傳日報敲着前面的門。白璧得起了床，他懷着滿肚子的驚訝。當他醒定了的時候，他聽見有人在駕駛着一輛福特汽車轉彎，那種很熟習而又刺耳的刮辣刮辣的聲音；撲拉拉，撲拉拉，撲拉拉。他自己是一個極愛開汽車的人，他聽着這個看不到的駕駛者在開車，有一大會在嚮着發動機的聲音，接着使他煩惱的是在這聲嚮以後，又是一陣撲拉拉的聲音——一種平圓的，顫動的，冷靜的早晨中所有的聲音，一種使人煩惱的，無法避免的聲音。直到那摩托轉動的聲嚮告訴他汽車已經開始轉動的時候，他纔從這種令人不安的緊張空氣中解放出來。他看了他所喜歡的那棵榆樹一眼，榆樹的枝子對着那金盤子似的天空，他好像求一種藥品似地在想入睡鄉。他以前是一個很容易受生活捉弄的孩子，所以現在他不再對每一個新日子的許多可能或不必然的偶然事件發生多大興趣了。

他從現實裏逃開去，直到那鬧鐘敲着七點二十分的時候，纔走下樓去。

三

這是一種全國馳名出品極多的最好的鬧鐘，帶着一切摩登的附屬品，有禮拜堂的鈴聲，連續的嚮聲，和一片燦光的鐘面。白璧得

覺得被這種富麗堂皇的方法弄醜，是很足以驕傲的。這比買一個價錢貴重的細線領巾還增加光榮。

他很憂鬱地覺得現在不能再逃避了，可是他却很厭惡那地產事業的消磨時光，想把它丟在腦後，他厭惡他的家庭，他厭惡他們，所以也厭惡自己。昨天晚上他在魏琪爾剛遲那裏打撲克牌，一直玩到午夜，所以過了這歡樂的時光以後，他在早飯前老是很容易發脾氣的。這時候一定會有那禁酒時期內家中私釀的啤酒和紙烟在引誘着他，可是這時候也一定會有從這高興勇敢的男子世界回到妻子或速記員所約束的範圍裏的抱怨的話，和那些不要吸烟太多的提議。

從涼臺間旁邊的臥室裏，他的妻令人討厭的喊着：『到時候了，起來罷，喬治，還有那用一隻硬梳子梳頭的那種令人發痒的聲音。

他哼着，把他的粗腿從毛氈下面伸了出來，穿上一件褪色的紫紅便褲，坐在牀沿上用手理着他那亂髮，他那一雙肥腳也機械地在摸索着拖鞋。他戀戀不捨地望着那毛氈——他永遠覺得這是一種自由英雄的舉動。他原是為要宿營旅行而買來的這件毛氈，可是旅行却永遠沒實現過。它和那些浪費的，可厭的法蘭絨男子襯衣有同樣的價值。

他磨擦着兩隻腳，他因為揉擦得眼睛發痛而呻吟着。雖然在等着它澀痛地轉動着，他却矇矓地望着外面的草坪。他常常覺得

那是很使他高興的，是屬於一位成功的茲尼斯市商業家的漂亮草坪，這草坪是至美至善的，所以使他也成了至美至善的。他又看着那間有皺紋鐵片的汽車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老是在想着：『這間小洋鐵片屋子太不好了。我應該蓋一間有樑柱的汽車間。可是天啊，這東西真也太不時髦了！』在向外望着的時候，他想如果他的地畝能夠擴充了的話，他要在一「鶯鳥山谷」地方蓋一所公共汽車間。他停止了喘噓和幌動。他捂着腰屈着肘。他那喜笑無常的，久睡浮腫的面孔擺出了嚴酷的樣子來。他忽然好像成了一個官員，一個能計劃，能指揮，能辦好一切事的人物了。

憑着他這種意念的力量，他纔走過那間堅固，潔淨，像不大常用的客廳，到了浴室裏去。

雖然房子不算很大，可是像弗勞拉高岡區的一般房舍一樣，也有一間很講究的磁磚浴室，裏面也有發光的方磚和光滑如銀器的金屬用具。手巾架是一條明亮的玻璃棍鑲在一片鍍板上。浴盆很長，能夠容得下一個普魯士兵的高大身體，在那安放東西的凹空上面，有一套令人注意的用具，放牙刷的口袋，刮臉毛刷的口袋，肥皂盒，海綿碟，藥品櫥，這些東西都光澤精巧，像一架電光的梳妝臺。可是這位最喜歡摩登器具的白璧得却並不大高興。這浴室裏充滿了一種濃的牙膏氣味。『沃露娜又在這兒刷牙了！我告訴過她好幾遍，她纔不去用那些 Lilipol 可是她却又去弄了這些刺鼻的

玩意兒來使你開了頭痛！」

洗澡的簾子捲皺起來，地上也滿了水（他的女兒沃露娜常常是這樣不按常規地早晨洗澡。）他走到那簾子上去，越過了那浴盆，他喊道：「他媽的！」他忿怒地抓起刮臉膏的筒來，忿怒地用一個柔軟的刷子很快地刷着肥皂泡，忿怒地用一個保險刀刮着他那胖胖的兩腮。拖了一下刀子。可是刀葉已經用鈍了。他說「媽的——啊——啊——他媽的！」

他打開藥品櫥尋找一包新的保險刀片（老是又想起「還是一條鏢刀布來鏢你的刀片便宜些」那句話來）在他從一個盛重碳酸鹽的蘇達的圓盒後面找到那包刀片時，他又抱怨他的妻把它放在這兒，幸虧還不會說出「他媽的」來。可是後來，當他用那帶水和肥皂泡滑的手指，從這新刀片上把那張發皺貼緊的油紙套拉下來時，他又說出來了。

接着又是那個時常想起而沒法解決的問題，就是怎麼處置這刀片呢。如果他的小孩子拾了去玩，會割破手指的。他像往日一樣，把它扔在藥品櫥的頂上，心裏盤算着有一天他一定把堆在這上面的，五六十個刀片拿走。他因了那不住的頭痛和肚裏的空虛，在一陣賭氣中刮完了臉。當他弄完了以後，他那平滑冒着熱氣的圓臉和眼睛從肥皂水中抬起來時，他想找一條手巾擦乾。家裏的手巾全是濕的，當他閉着眼抓到時，他覺得這些手巾都很潮濕，黏膩，骯

髒——他自己的面巾，他的妻的，沃露娜的，泰得的，丁卡的，以及那孤單的帶着字母寬邊的洗澡毛巾。於是喬治·弗·白璧得做了一件慌不擇計的事。他用一塊為客人預備的毛巾擦了臉！那是一條繡着如意花的手巾，平常就擺在那兒，為的是表示白璧得家是屬於弗勞萊高岡上等社會的家庭。沒有人用它過。從沒有客人敢用它過。來的客人不過偷偷地拉過手邊的一條普通毛巾的角擦擦而已。

他生着氣說：「天啊，他們把這兒的手巾都用完了，那一條也用了，並且他們用過以後都弄得這樣濕，老不想替我晾乾一條——當然的，我是屬綿羊的！——所以我想用一條——我在這鳥屋子裏是惟一有一點為別人作打算和計劃的人，並且我想在我用完了以後，還有別人會用這鳥浴室的，並且我想——」

他又把這厭惡心對着洗浴盆使了一下，覺得那解恨的冷靜的響聲很悅耳；正在這時候，他的妻很嚴肅的踱進來了，她板起面孔來問：「怎麼了，喬治，親愛的？你幹什麼了？你在洗這手巾麼？怎麼？你用不着洗這些手巾。啊，喬治，你用這為客預備的手巾擦臉了嗎？是不是？」

事實是不會告訴我們他能夠回答的。在幾個星期中，這是第一次他被妻激怒得來考察着她的短處。

四

米拉·白璧得——喬治·弗·白璧得夫人——顯然是一個成年的婦人了。她已經有了從嘴角到腮下的皺紋，她那脖頸也下垂着。可是從事實證明，她已經越過了一道範圍，就是她在她的丈夫面前，已不再沉默寡言了，並且她對於這不再沉默寡言，也不再覺得心中不安了。她現在穿着一件圍裙，和膨脹的胸衣，她也不大留心會被人看見穿着這膨脹的胸衣。她對於結婚後的生活，已經很無所感動地習慣了，所以，在她這種作主婦的生活中，她却像患窮血病的尼姑似地那樣清心寡欲了。她是一個很好的婦人，一個很和善的，勤快的婦人，可是除了她那十歲的丁卡以外，却沒有一個

人喜歡她，或者簡直就害怕她活着。

談論了一大會關於面巾的家庭和社會地位以後，她對於白璧得喝酒後的頭痛又抱怨了一番，他也忍耐着等她尋找那件B.V.牌的背心，後來他却找到了這件背心好像惡意地藏在那些乾淨的便褲中間。

「好罷。」

「不過襪褲一定要熨的，好啦。你看——你看這些摺紋——襪褲一定要熨的。」

「好罷。」

「喂，算了罷，上身用不着熨了。既然上身用不着熨，裏面的這小背心當然也不必了。」

「好罷。」

「是的，也許會熨不壞的。」

「它一定能禁得起熨的好啦。」

「對啦。是要熨一熨的。」

「我知道，可是，還要熨一熨呢。」

「啊，好看極啦。」

「麼樣？我今天不必穿這件棕色的麼？」

談論了一大會關於面巾的家庭和社會地位以後，她對於白璧得喝酒後的頭痛又抱怨了一番，他也忍耐着等她尋找那件B.V.牌的背心，後來他却找到了這件背心好像惡意地藏在那些乾淨的便褲中間。

「好罷。」

「不過襪褲一定要熨的，好啦。你看——你看這些摺紋——襪褲一定要熨的。」

「好罷。」

「喂，算了罷，上身用不着熨了。既然上身用不着熨，裏面的這小背心當然也不必了。」

「好罷。」

「是的，也許會熨不壞的。」

「它一定能禁得起熨的好啦。」

「對啦。是要熨一熨的。」

「我知道，可是，還要熨一熨呢。」

「啊，好看極啦。」

「麼樣？我今天不必穿這件棕色的麼？」

他很高興地商量着穿那身棕色的衣服。

「你以為怎麼樣，米拉？」他用手擺弄着放在他們寢室的椅子上的衣服，她正在那裏很神秘地用手拍打着整理着她的裙子，可是在他那偏心的眼裏看來，她那身打扮一點也不合適。「你看怎

麼樣？我今天不必穿這件棕色的麼？」

「好罷。」

「不過襪褲一定要熨的，好啦。你看——你看這些摺紋——襪褲一定要熨的。」

「好罷。」

「喂，算了罷，上身用不着熨了。既然上身用不着熨，裏面的這小背心當然也不必了。」

「好罷。」

「是的，也許會熨不壞的。」

「它一定能禁得起熨的好啦。」

「對啦。是要熨一熨的。」

「我知道，可是，還要熨一熨呢。」

「啊，好看極啦。」

「麼樣？我今天不必穿這件棕色的麼？」

他對於決定另穿一身衣服是比較堅決而又沉重的。

他的第一種裝飾是那件斜紋布的沒有袖的 B.V.D. 牌內衣，他穿起這件內衣來就像一個小孩在演社戲時很順從地穿着一件棋盤格子布的短軍褂樣子一般。他一穿上 B.V.D. 牌的內衣，就感謝着進步之神已經使他不再穿那些長大，貼身，古老樣式的襯衣了。他的第二種裝飾是他那向後梳着的頭髮。這樣可以顯出他那寬大的前額來，同時兩旁的鬢角比前面的頭髮要向上突出有二英寸的樣子。可是最出奇的是他所戴的那副眼鏡。

眼鏡是有特色的——學校教員戴的是假玳瑁殼的夾鼻眼鏡，老鄉官戴着的則是絞絲的銀框眼鏡。白璧得的眼鏡是一種巨大的，圓形的，沒有框的，玻璃片很好的凹面鏡，眼鏡腿則是細金絲的。他穿戴起來時，真像是一個時髦的商人，一個吩咐書記辦事，開着一輛汽車，有時也打一回高爾夫球，並且也像學者似地注意商業交誼的商人。他的臉忽然變得沉重起來，沒有孩子氣了，你再注意他那笨重的鼻子，他那平板的嘴，和那厚而且長的上唇，他那垂着肉却又結實的下顎，你看他像一個誠實可靠的公民似的穿起其餘的衣服來時，你會要對他表示尊敬的。

那身灰色衣服做得並不壞，樣式也很好，可是穿起來時却一點也不漂亮。那在以前的確是一套標準樣式的衣服。背上兩邊的白點更帶着一點懂得學問和法律的滋味。他的鞋子是一種黑漆

皮的靴子，是一種美觀體面的，標準的，非常不討人喜歡的靴子。祇有他那條紫色的領結稍微帶點輕浮的樣子。他曾向太太對於這件事批評了半天（她正很輕巧地用一個別針把他的斗蓬關在她的裙子上，並沒聽見他說些甚麼話），他於是拿着這個紫色領結和那畫着無絃琴和褐色棕樹的牆帷相比較，他用那鑲着蛋白石的蛇頭針把它扎釘在這牆帷子上。

從那身棕色衣服裏把口袋裏所放的東西拿出來，再放到這件灰色衣服裏來，這却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件。他對於這些東西很熱心。都是和打棒球或是民主會議一樣具有無上的重要性。其中有一枝自來水筆和一枝常戴在背心的右面小口袋裏的銀質鉛筆（常常忘記裝上鉛條）。如果沒有這幾件東西，他總覺得有點像沒會穿戴好一樣。他的表鍊上有一把金鉛筆刀，和一把銀的切雪茄烟的刀子，七把鑰匙（有兩把他已經忘記了是哪把鎖上的了），和一隻偶然掛上的懷表。垂在鍊子另一端是一個大的黃色的鹿牙——代表他是麋鹿同盟兄弟社的社員。最重要的還是他那本活葉的懷中記事本，這本漂亮有用的記事本裏面記載着許多他已經忘掉了的人們的通詢處，幾個月以前已經寄到了的郵局匯款單的很細心的記錄，已經褪了膠水的郵票，剪下來的 J. 考蒙戴利·弗令克所作的詩和白璧得從那上面獲得了他自己的意見和複雜生字的報紙社論，一定所實行而他並不想去做的事件的記錄，還有一

個古怪的名詞——D.S.S.D.M.Y.P.D.F.

可是他却沒有烟捲盒子。也沒有人送他一個，所以他沒有帶烟捲盒的習慣，並且有人身上帶着烟捲盒，他却認為沒有丈夫氣。

最後，他把那推進協會的徽章掛在他的衣襟上。徽章上很藝術地刻着兩個字：「鼓吹者——起勁！」這件東西白璧得覺得很體面，很重要。由於這徽章他結識了許多上等人，許多講究而且在商業界中很重要的人們。這就是他的副校監的官銜，他的法國勳章的絲帶，他的「Phi Beta Kappa」學會的鑰匙徽章。

除了對於裝束的精緻講究以外，還有許多別的複雜煩惱的事情。「我今天早上覺得有點兒肚痛，」他說。「我想大概是昨天晚上我喫得太飽了。你不應該做那麼些香蕉餅。」

「你不是要我做的麼？」

「我知道啊，不過——我告訴你，當一個人過了四十歲以後他就應該注意他的消化了。有些人對於他們自己並沒有加以相當的注意。我告訴你，一個人到了四十歲時他不是個饅子，就是成了醫生——我的意思是說他自己的醫生了。人們都不大注意這些飲食上的事情。我現在覺得——自然一個人在他的一天工作以後，是應該有一頓可口的飯，不過如果我們能少喫一點時，那對於我們是同樣有好處的。」

「不過，喬治，我在家裏永遠是喫不太多的。」

「你以為我在城裏喫飯時是大喫一頓嗎？是的，真的！如果你喫過現在體育協會裏那位新廚子為我們做的菜時，你一定會喫一頓飽的！不過我今天早上的確覺得有點不大舒服。真怪，就在左邊這地方有點痛——不，那並不是闌尾炎，會的嗎？昨天夜裏，當我開着車子到魏琪爾剛遲那裏去的時候，我也覺得胃裏有一點兒痛。就在這兒——一種針刺似的痛法，我——嗯，又跳到那兒去了？你為甚麼不在早飯的時候多弄一點乾梅子呢？我自然每天晚上喫一個蘋果——「一天一個蘋果，免得再請醫生」——可是，你應該多弄一點乾梅子，不必再弄這新花樣的食物。」

「上一回我做乾梅子時，你並沒有喫呢。」

「嗯，我想大概是那時候我不大喜歡這東西。可是事實上我記得我也喫了許多。總而言之——我告訴你，這是一件很要緊的事情——我剛纔不是說到剛遲家中去嗎？昨天晚上，差不多人們都不大留心他們的胃口。——」

「下一星期我們請剛遲家裏的人來喫飯好不好？」

「怎麼不好，你說。」

「你聽我說，喬治，我叫你在那天晚上穿上你那件漂亮的宴會服。」

「啐！他們一定不會換衣服來的。」

「他們當然要換的。你忘了你那次赴小田地的晚筵時，一切

客人都穿着宴會服去的。你不是覺得很窘迫嗎？」

「窘迫？見鬼！我向來沒窘迫過！任何人都知道我能夠買得起一件「塔克司」的，如果有時候我沒有那件衣服時，我一定要發怒的。總而言之，那完全是胡說。一個終天在屋子裏的女人是沒有甚麼的，不過一個終天忙得像妖魔似的男子，他是不能在那天穿着一身日常衣服，跑去和一大堆人們點頭赴宴的。」

「你記得你不是有一次很高興穿着那件衣服嗎？另一天晚上你還說你很喜歡我勸着你穿禮服呢。你說你覺得比不穿好多了。啊，喬治，我不高興你叫做「塔克司」。那是一件「晚禮服」呢。」

「啐！這是甚麼話？」

「噫，因為有一般有體面的人都這樣說呢。如果露西爾麥克開威聽見你叫做「塔克司」的話。」

「哼，如今沒有甚麼關係了！露西爾麥克開威能對我怎麼樣！像她們那樣的人物，正和泥土一樣的平常呢，雖然她的丈夫和她的父親都是財主！我覺得你對於你那高尚的社交地位太強聒不捨了！那麼，我告訴你，你那尊敬的祖先亨利，他也不叫它做「塔克司！」他叫它做「一個捲尾的猴子所穿的短尾衣服」並且你也不能讓他穿上，除非你先用麻藥把他弄迷糊了不可。」

「喬治，你先別動氣啊。」

「啊，我用不着動氣，不過天啊！你怎麼和沃露娜一樣的刺刺不休起來了。自從她在大學畢業以後，現在變得太隨便放縱起來了——我也不知道她是爲了甚麼——可是，我知道她是爲了甚麼的！——她的意思是想嫁給一個財主，住在歐洲大陸上，和一些有名的人物握握手，並且同時也住在茲尼斯這裏當一位交際花或是慈善家甚麼的！上帝啊，泰得也正是那一流的人物呢！他想入大學，可是他又不想入大學！這三個人之中祇有丁卡一個人是有自信力的。我真不知道我爲什麼會有像倫和泰得這樣兩個糊塗孩子。我也許不是樂可費勸或是詹姆士·詹·莎士比亞，可是我到底還有自信力，我還能夠在公司裏按着一件事去辦——你最近知道那些事嗎？據我所觀察出來的，泰得現在想做一個電影演員——關於這一點我會對他談過一百遍了，如果他好好入大學和法律學校的話，我會讓他去經營商業的——沃露娜也正和他一樣的沒出息。她自己都不知道想做什麼好。不過，啊，算了罷！你還沒預備好嗎！女僕人已經在三分鐘以前就搖過鈴了。」

五

在他隨着他的妻走出來以前，白璧得站在最西邊那隻窗子下面。這個住宅區的地位，弗勞拉高岡，是在一塊高坡上的，雖然離城的中心有三里路——茲尼斯現在一共有三四十萬居民——他

却還能看到那座三十五層樓的石灰岩修成的第二國家大塔的尖頂。

這座塔的發光的牆和那飛簷，在四月的天空中照耀着，就像一條白熱的火光。整個的塔是健全的，明爽的。像一個身體高大的兵士一樣地堅韌有力。當白璧得睜眼望着時，方纔的一陣煩亂從他的面孔上消失了，他那平板的下顎也抬了起來，帶着莊嚴的神氣

第二章

在他的妻覺得聽得他這樣說的次數太多了，並且有時竟充耳不聞了的刺刺不休的咕喃以後，他們的寢室馬上就收拾整齊了。

這間寢室緊連着那涼臺間。這就算是他們的更衣室，在最冷的天裏，白璧得常常很享樂地放棄了他那男子應盡的義務，而睡在牀的裏邊，把兩條腿拳縮在暖熱的被窩裏，嘲笑着正月裏的北風。

這所房子表現着一種適宜舒服的色彩設計，是由一位最好的標準圖案裝飾家所設計的，他曾爲茲尼斯許多企業公司的建築作過「內部裝飾」。牆是灰色的，門窗是白色的，地氈是天青色的，傢具都像是桃花心木的——有一隻帶了一面大穿衣鏡的衣櫥，放着差不多都是銀質化妝品的白璧得太太的梳妆臺，一對樸素的床，兩

。他現在祇能夠說「這景緻真美極了！」因爲他現在被都市的和諧美所感動了；他又重新覺得它可愛了。他把這尖塔看作一個商業宗教的教堂塔尖，有一種熱烈、高興、超過一般普通人的信心；在他走下樓去喫早飯時，他嘴裏唱着那隻「Oh, by gee, by gosh, by jingo」的調子，就好像以爲那是一首高貴而又悲切的聖詩一樣。

雙牀的中間，還有一張小桌，上面擺着一盞時髦的床頭電燈，一隻喝水的杯子，和一本有許多彩色圖畫的時髦的床頭書籍——這究竟是什麼書誰也不知道，因爲沒有人會翻看過。褥子很平正，但是也不很硬，這是一種最流行的臥褥，會化了一大筆錢買來的；暖汽管正是這立方體的房間內合適的很科學的外表。窗子很大，並且很容易地關閉着。上面有最精緻的鉤子和繩子，還有荷蘭式的拉幔，保險不致於被碰碎了。這算是中等收入的摩登快樂家庭中一間最好的寢室了。不過它在白璧得的家人眼裏却並不被重視，而且別人也不重視它。因爲從來不會有過人很高興住在這裏，在午夜裏讀偵探小說作消遣，或是在星期日早晨的時候，在這裏懶懶地睡一會的。所以這間屋子倒有像一座很好的旅館裏一間很漂亮的房間的神氣。他們祇是希望女僕走進來把它收拾清潔，預備有

人來住一夜，第二天就毫不留戀地走開，並且永遠也不再想它了。

在弗洛拉高岡的每一座中間房屋中，都是有像這樣的一間寢室。

白璧得家的房子蓋起來有五年之久了。裏面都和這間寢室似的漂亮合適。其中有最好的擺設，有最好而便宜的地氈，是一座簡單而又健美的建築並且是最相稱的。此外，電代替了蠟燭和污濁的爐火。沿着寢室的牆角是三個安放電燈的插消，外面各有一面小銅門關着。在客廳裏有通電吹刷器的插消，在住屋裏有安鋼琴燈和電扇的插消。在那整潔的餐室裏（這裏面有很好看的橡木碗櫥，有鉛框玻璃面的杯碟櫃，有奶酪色的灰泥牆，有一條鮭魚放在一堆蛤蜊上的景緻）有安電煮咖啡器和電烤爐的插消。

二

每天早晨，白璧得都是奔跳着談笑着地走進來喫早飯。但是今天一切事情都是莫明其妙地别扭。當他道貌岸然地走進樓上客廳裏來時，他向沃露娜的寢室裏看了一下，很煩怒地說：「如果一個家庭並不會享用一座上等房子，並且對於一切東西都不加愛惜時，那還有什麼用處呢？」

他在他們前面走着：沃露娜是一個二十二歲的棕髮短胖的女孩子，剛從布倫慕爾學校裏畢業，爲性慾，上帝和她現在正穿着的一

件灰運動衣的臃腫樣子所煩擾着。泰得——泰奧道爾·羅斯福

·白璧得——是一個十七歲打扮得很漂亮的男孩子。丁卡——

凱撒林——還不過是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有一頭紅色發亮的頭髮，和一層薄薄的皮膚，顯着曾喫過不少的糖果和冰激凌的樣子。

白璧得走進去時，並沒表示出他的不耐煩來。他的確是討厭作一個家庭裏的暴君，並且他的喋喋不已，時常是毫無意義的。他對丁卡喊道：「啊，小貓道里！」這是除了他每天早晨向他的妻和丁卡所說「親愛的」和「可敬的」這兩個字以外，他常說的一個惟一親暱的名字。

他吞了一杯咖啡，希望可以把他的胃和心靈平靜下來。他的胃現在好像是不屬於他自己似地毫無感覺了，但是沃露娜却又在那兒爲良心所動而煩擾起來了，於是在他的夢中生活和那個纖巧的仙女已經消失了以後，白璧得對於生活、家庭和事業的懷疑，忽然又從他的腦海裏重現出來了。

沃露娜在格林斯勃格製革公司的事務所裏作編寫目錄的書記已經六個月了，並且有成爲格林斯勃格的秘書的希望，所以她是像白璧得常常這樣說的：「在你預備要結婚和安家以前，應該除了你的浪費的大學教育以外要學些許多事業。」

可是現在沃露娜說：「父親！我昨天會和我那位在慈善聯合會的做事的同學談話——啦，爹，有許多可愛的小嬰孩他們到那個

有奶喫的地方去呢！——我覺得我也應該做一點像那樣有價值的事情呢。」

「你知道什麼「有價值」呢？如果你能夠成了格林斯勃格的秘書——你一定會成的，如果你能夠把你的速記練好，並且每天晚上不偷偷的跑到音樂會和談話會裏去的話——我想你一星期一定可以得到三十五或四十塊錢的。」

「我知道呢，不過——啊，我願意去作慈善事業——我希望我能夠在平民教養院裏做事。我不見得能夠在一家百貨商店裏做事，雖然有一間很精緻的休息室和一些棉布的被褥和幾張柳木椅子等等東西給我。也許我能夠——」

「現在你聽我說！第一件你應該明白的是這一切亂七八糟的平民教養院的事情和娛樂，在上帝的世界中，不過是插入到社會裏去的楔子而已。一個人能夠早些知道他不應該溺愛，並且他也用不着替孩子們買一些隨便喫的東西，和那些，唔，隨便玩的東西以及亂七八糟的事情時，那麼，他會更快地做起事業來，生產——生產——生產了！這完全是國家的需要，而不是那些使一個工作着的人的意志力薄弱下去的那些幻想的玩意兒，或是給他的孩子們一大堆比他們身分還高的觀念。你——如果你能夠注意你的事情而不去胡鬧的話——無論甚麼時候都要這樣的！當我年輕的時候，我打算做那一件事的時候，我就不怕困難地做了下去，所以我纔

有了今日的地位，並且——米拉，你爲甚麼讓女僕把這烤的東西切成這麼小的碎塊呢？你應該先打她們幾拳再說。可是，已經快涼了！」

泰得·白璧得是西部第一中學的三年級生，他正在那裏做出打咯的聲音來打攪。他於是嚷道「你看，你去——」

沃露娜喊道「泰得！當我們談着很重要的事情時，你不會別擾亂我們嗎？」

「胡說，」泰得很聰明地說。「自從你離開大學以後，愛姆尼亞，你就終天地談論這些「什麼不是」等等的話。你打算要到那裏——我今天晚上要用一用汽車。」

白璧得哼了一下說「啊，行！或者我還要呢！」沃露娜也不願意地說「啊，好啦。我現在要自己用它哩！」丁卡也大聲喊着說「啊，爸爸，你不是說你要開着車子帶我們到玫瑰谷去嗎？」白璧得太太也嚷着說「留神些，丁卡，你的袖子都弄到牛油裏去了。」他們都在望着，沃露娜於是發怒地說「泰得，你開車子簡直像豬一樣的笨！」

「當然你不是那樣啊！一點也不那樣！」泰得却忽然變得柔和了。「你祇要在喫罷飯以後，開了出去，把它放在一座有簷的房子前面就成。你儘管整個的晚上和別人坐在一塊兒談論文學或是和你想嫁給他的那些身分高貴的男人們——假設他們能向

你求婚！」

「『嗯，爸爸就不應該讓你用車子！你和那些像野馬似的蔣內一類的孩子們開起車子來，簡直像發狂一樣。你心裏是想，如果開着車子到 Chantanga 那裏去，一點鐘能走四十英里纔好呢！』

「啊，你從那裏聽到的？你都是開着車子爬山時把制動機都弄壞了！」

「我並沒有那麼樣！你——你時常說你如何懂得摩托，可是郁尼斯小田地却告訴我，你會說過電池是裝在生汽器裏面的呢！」

「你——噫，我的小姐，你對於生汽器半點也不懂得呢。」泰得好像很有理由似地就她說服了。因為他是一個很內行的機械師，機器匠和修補匠人，他終天嘴裏所說的，都是那些三句話不離本行的事情。

「現在算了罷。」白璧得照例地這樣說，於是他點上了那一天第一枝光榮而又滿足的煙，慢慢的欣賞着那助人興趣的宣傳日報的標題。

泰得商量着說：「喂，可敬的倫，我不穿那雙舊靴子了，不過我已經答應了同班的兩個女同學，在今天晚上讓我開着車子接她們去看學校歌舞蹈的排演了，並且，喂，我不想要，不過一位紳士是應該守他的交際約會的。」

「啊，聽我的話罷！你的交際約會！在中學裏還有什麼交際！」

「啊，那麼我們如果入了大學以後，不也是有選舉權麼？讓我告訴你吧，今年全國中沒有一個私立學校能和我們在 Gamma Digamma 裏得到的地位這樣高了。有兩個學生，他們的爸爸都是大財主呢。你看，喂，我應該像那些人們似地，自己有一部汽車纔好呢。」

白璧得差不多臉都變紅了。「你自己要一部汽車！你還不
要一隻快艇，要一所房子，要一塊地？你也不過剛學會喫餅乾呢！罷了！如果一個孩子不能像別的孩子似地，把他的拉丁文考試弄及格了，他還想向我要一部汽車，或許再要一個汽車夫，再要一架飛機，好像是爲了他和郁尼斯小田地終天去看電影的勞苦而報酬似的！好啦，你看我會給你——」

這一陣權術施行過以後，過了一會，泰得勸着沃露娜在那晚上，祇到兵工廠裏看表演游藝去。泰得的計劃是她可以把汽車停放在經過兵工廠的糖果店門前，那麼他就開着走了。——他們又商量着把鑰匙放在甚麼地方，如何把油槽裝滿了，於是這兩個大摩托神的崇拜者，就很興奮的，唱着讚美歌來修補那條空閒着的內胎和那個掉下來的調速桿柄。

他們兩個人中間的休戰快消失了，因爲泰得認爲她的男朋友

真是一堆好傢伙——是一些裝腔作勢打扮得很漂亮擺空場面騷人的傢伙。她也說他的女朋友都是些「喜歡討厭的玩皮孩子，什麼也不明瞭，膽怯的小女孩子。」並且說：「你吸起烟捲或做起什麼事來簡直討厭極了，你今天早上穿的這身衣服，簡直令人可笑——實在說來，那簡直令人厭惡極了。」

泰得對着碗櫥上斜掛着的鏡子照了照他的身上，抿着嘴笑了笑。他這套衣服是老愛利洛克司成衣店裏最好的樣式，很緊湊，合身很短的褲子垂到他那雙發光的黃皮鞋上，像是音樂隊員的腰身，和那很忙亂的校對者的衣服樣式，背上有一條皮帶，卻沒有繫着。他的領帶是一條很寬大的黑綢的帶子，他的淡黃色的頭髮却和冰面一樣的滑，中間不分地向後梳下去，每逢到學校去的時候，他就帶上那個帶着像錘子面的長帽檐的帽子。他最覺得值得驕傲的是他那件背心，因為那是他儲蓄起錢來，求告着別人，盤算着買來的；還有一件帶着波蘭三人舞蹈時穿的衣服上淡紅色火點的黃色漂亮背心，上面的空點都非常大。在底下的邊上，他帶了一個中學徽章，一個班級徽章，和一個兄弟會的扣針。

可是沒有一件是值得注意的。他是一個很溫柔，很靈巧，很順騰的孩子；他的兩隻眼（他自己認為是可驕傲的）帶着一種坦率的熱誠。不過他也並不顯得過於柔弱無能。他對着很憂鬱的沃露娜搖了搖手，慢慢地說：「是的，我想我們是很可笑很討厭的，並且

我也覺得我們的新領帶是有點難看。」

白璧得喊道：「對啦！當你誇獎你自己的時候，讓我告訴你，如果你能把那些唾沫星從你的嘴裏弄掉了以後，我想那會更增加你的男子美呢！」

沃露娜格格地笑着，她現在是在這最大的大戰爭，家庭戰爭中的勝利者了。泰得很失望地看着她，於是對丁卡喊道：「爲了彼得的愛，你快去把那一杯子糖都倒在你的玉蜀黍片裏吧！」

沃露娜和泰得走了，丁卡跑到樓上去以後，白璧得對他的太太歎息着說：「我想這真是美滿的家庭啊！我並不想當作一隻咩咩的羊，也許有時在喫早飯的時候我算是一粒塞着喉嚨的飯粒，不過他們這樣唧唧喳喳的嚷起來時，我却也真忍受不住。我真想躲到另外一個地方去，自己得到一點安靜的日子。我這樣想，一個人在耗費了他一生的光陰使他的孩子們得到一點機會和一點好的教育，如果他們終天地這樣像一堆土狼似地吵鬧着而永不——永不——時，那真是令人掃興的，真奇怪，這張報紙上說——一點安靜的時候也沒——你看過早晨的報紙了麼？」

「沒有，親愛的。」在二十三年的結婚生活中，白璧得太太在她丈夫面前祇看過六十七回的報紙。

「一大堆新聞呢。在南方有可怕的大颶風。時運不好，對啦。但是，你看，在這兒了！你看這下面的幾行！紐約國會已經通過

了幾條取締社會黨人的議案了！在紐約發見了一次運動選舉的競爭，並且有一大羣大學生都參加了。就是這些玩意兒！在Brooklyn 有一次市民大會想把這個米克的游說者，叫做 D. Valera 的這個人驅逐出境。天啊，這真對！這些游說者無論如何

都是被德國人用金鎊雇來的。可是我們美國人却沒法去干涉愛爾蘭或別國政府的行政。我們不必管這些事了。另外又有一個從俄國來的很有證據的謠言，說列雷現在死了。這倒不壞，我猜不到爲甚麼我們不到那裏把這些 Boleyn 畜生趕跑了呢。」

「對啦，白璧得太太說。」

「這裏說此地有一個人穿着套褲行市長就職典禮了——並且還是一個傳教士呢！你看這是怎麼回事？」

「哼！啊！」

他在翻找着這個人的身分，但是他却找到他到底是一個共和黨人，還是一個長老會教友，是一個鹿會會長，或是一個房產企業家，於是他又喃喃地看了下去。她好像很關心似的，但是她却連一個字也沒聽見。她以後會自己去那些標題，社會新聞和百貨商店的廣告。

「你想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查理麥克開威還是像從前似地幹地社交把戲呢。這裏有女記者記述昨天晚上的盛況：

昨天晚上在查理麥克開威及其夫人特殊的殷勤招待的住宅

中，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宴會。宴會設在宅內寬大的草坪和園景中，中間有一座凸出的假山，所以有一種很令人注意的景緻，但是歡樂和優待的情緒已經勝過這以裝飾點綴出名的偉大莊嚴的石牆和那些寬敞的房間了。他們的房子裏昨晚盛大地招待查理麥克開威夫人尊貴的來賓華盛頓的珍斯尼斯小姐作了一次跳舞會。寬大的客廳很裕如地當作一個完美的舞廳，硬木的地板在它的光滑的地面上反映着這次動人的盛會。而且跳舞的愉快，也被那在很長的書室內高貴的火爐旁邊，很閒散地促膝談心的極引人的時間纏得遜色了，尤其是在那間退息室裏，裏面有大安樂椅和帶罩的電燈，恰適合於兩個人坐在那裏低頭私談些什麼的；或者是在那間檯球室裏，你可以打一回檯球，或者在另一種遊戲上，顯一顯你的本領，比那些講戀愛和跳舞的玩意兒却好得多了。

另外還有一大段記載，是宣傳日報的普通社會編輯愛諾拉珍珠拜德小姐，用一種都會中的集納體裁的文字寫成的。可是白璧却不能耐心地看下去。他咕哝了一下。於是把報紙摺過來了。他不滿意地說：「你猜得到嗎？我現在願意借給查理麥克開威一大筆款子呢。當我們一塊在大學裏讀書的時候，他和我們都是一樣的窮苦，但是後來他却因爲經營契約生意賺了一百多萬，也並未曾失敗過，或是買過不必要的市會，他有一所很好的房子——

雖然沒有「偉大莊嚴的石窟」也並不值九萬塊錢。不過你要一提起查理麥克開威如何闊綽浪費就是 Vanderbilts 的光榮的話，我真討厭極了。

白璧得太太很小心地說：「我倒很想看看他們家裏的擺設是怎麼樣呢。我想一定很可愛的。我還沒去過一次呢。」

「啊，我去過的！好些次了。那天晚上我爲了商業上的事情我找他時去了一次。他家裏也並不十分闊。我並不願意到那裏去和那羣那羣身分高的人在一塊喫飯。我敢打賭我可以比這些把他們的錢都化費在衣服上，而連一件新鮮的襯衣都沒有的喜歡擺闊的人所弄到的錢還多！嘿！你看怎麼樣！」

白璧得太太看着宣傳日報上的地產和建築欄的消息，却一點也沒有在意：

亞士塔布拉街四百九十六號——J. K. 杜遜押給托瑪斯牟樂勒，四月十七日，15.7 x 112.2 計四千元……Nom。

今天早上白璧得却很高興把一段一段關於商業債務權與押產業證據和契約賠款的新聞講給她聽。他站了起來。當他看着她時，他的眼眉比平常更加皺起來了。忽然地：

「是的，也許——未曾和像麥克開威這樣的人物交接過真是

有點自愧我們有一天晚上也可以請他們來喫一次飯。啊，見鬼，我們不要浪費許多時間來想他們了！我們自己比這些財主更有一種快樂的生活呢。你祇要把像你這樣一個真正的人和像露西爾麥克開威這樣的些神經質的女人們比一比——她們都講着上等人物的話，打扮得像一隻毛絨做的馬似的！你却是一個偉大的女人呢，哼！」

他用一種抱怨的話掩飾過他這種輕微的失信去，他說：「你看，不要讓丁卡喫得這些有害的糖菓太多了。看了上帝的面子，不要把她的胃口弄壞了。我告訴你，大多數的人不曉得有一個消化很好的胃口和有規律的習慣是多麼重要。我想我今天還像平常那時候回來。」

他吻了她一下——他並沒真正吻她——他祇是把不動的嘴唇放在她那並不紅艷的腮上而已。他很快地跑到汽車間裏去，嘴裏喃喃地說：「天啊，這算是什麼家庭！現在米拉因爲我們不招待這位富豪而不高興我了。啊，天啊，我有時候真願意離開這個家。並且那些令人疲倦的商業事情也同樣討厭。我真覺得厭倦了——我並不想，但是我却——這樣的厭倦呢！」

(待續)

◀ 英 漢 對 照 ▶

西洋文學名著譯叢

—— 伍 蠡 甫 主 編 ——

本書精選西洋文學傑作，由海內名譯家分別擔任，每種除英漢對照外，並將作家思想，時代背景，全書涵義等，撰為長序，作極為深刻之剖解。讀者手此一編，既可增加閱讀英文之能力，又可養成文學之嗜好。

1. Rousseau: *The New Heloise*\$0.50.
盧梭：新哀綠綺思 伍蠡甫譯
 2. Hugo: *The Miserables*\$0.40.
葛俄：悲慘世界 伍光建譯
 3.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0.40.
哥德：威廉的修業年代 伍蠡甫譯
 4. Turgenev: *Asya*\$0.90.
屠格涅夫：阿霞姑娘 席滌塵 瀚斯嘸譯
 5. *Aucassin & Nicolette* }\$0.40.
Amis & Amiles }
兩個羅曼司 劉麟生 伍蠡甫合譯
 6. Hardy: *An Imaginative Woman*\$0.40.
哈代：富於想像的婦人 顧仲彝譯
 7. Omar: *the Rubaiyat*\$0.40.
莪默：魯拜集 吳劍嵐選譯
 8. Shakespeare: *The Tempest*\$0.70.
莎士比亞：暴風雨 余楠秋 王淑瑛合譯
 9. Romanof: *Right of Love*(印刷中)
羅曼諾夫：戀愛的權利 洪深譯
 10. Gorky: *Twenty-Six Men and a Woman*(印刷中)
高爾基：二十六男與一女 洪深譯
 11. Maupassant: *The Olive Field*(印刷中)
莫泊桑：橄欖園 樊仲雲譯
 12. Rousseau: *My Confessions* }(印刷中)
Tolstoy: *Confessions* }
- 盧梭：懺悔錄·托爾斯泰：懺悔錄 鮑思信 伍蠡甫合譯

上 海 黎 明 書 局 出 版

真寫的人偉國俄位三

(記象印夫列德安，甫霍柴，泰斯爾托的基爾高)

譯南化劉

孔子的紀錄非常簡短，他真正的行為表現在他的口頭話裏。托爾斯泰也是這樣。他關於羣衆，曾經這樣說：「民衆，一定要給他們一些可以使他們滿足或快慰的東西。」在人類裏，沒有惡意的靈魂，總有一些非常動情而且非常美麗的東西。他第一次遇到高爾基的時候，他就擁抱着他說：「你真是一個鄉下人」。他遇到柴霍甫的時候說：「你是一個何等漂亮壯麗的人呀！」。後來高爾基對他談起佛拉羅夫斯基(Plavovskiy)，他便揮淚的說：「聽到一個好人，真是快樂極了」。

他更希望知道一些比他自己偉大的東西，這個念頭使他非常的想念上帝和死。高爾基說：「懂得思想的人就沒有什麼可以思想；他祇能常常想到他自己的死，所有的哲學家都是這樣的。」

他很確切的說出他的印象，以爲他，無論那一個，都能夠戰敗死的。高爾基叫他做藝術家，男巫，而且將他比擬蘇俄的上帝，他「坐在黃金的菩提樹下楓木製成的宮殿」，在一個他指寫過來的地方。

「他對我好像一塊有生命的老石頭，他知道每件事情的開端與收場。他考察過每一個石子，地面的草，海洋的水，並且考察過小如沙石，大如太陽，甚而至於整個宇宙。剎那間，在瘋狂的剎那間，我覺得很可能：他站起來，揮揮手，海洋就變爲大地，而且長着許許多多的花草。石子開始蠕動，而且大聲的呼叫。他周圍的一切都已復活過來，有了聲音，而且說着他們的各自不同的說話，左袒他，反對他。」

柴霍甫，瑣屑事物的敵人，同時又是詩人，他告訴他的「慘淡蒼白而沒有希望的羣衆……」我的朋友，你們活得太可憐了，像那樣的活着，真是人類的羞恥。」

安德列夫呢，「他變得非常蒼白，他的雙唇戰抖，他的眼睛閃映着嚴厲的恐怖，然後他軟弱的低聲加上一句「讓我們將鬼想像得如一個婦人，上帝如一個男子，而且讓他們產生的新男新女，像你我一樣……。」

高爾基不斷的使我們曉得人類偉大的奇觀，有時迷惘，有時驚惶，有時殘酷，悲涼，失望，喜悅。他剖明人們，而且誘惑人們。

—C. Madge原作—

社會科學名著叢譯

——本叢書供大學教學及研究社會科學者之參考——

現代歐洲史	C. J. H. Hayes 著	蔣鎮譯	三元六角
近代歐洲史	C. J. H. Hayes 著	余楠秋等譯	二元四角
歷史哲學概論	Robert Flint 著	郭斌佳譯	八角
價值學說史	Liebknecht, Rubin Bukharin 等著	孫寒冰 林一新譯	一元八角
財政學原理	Dalton 著	杜俊東譯	一元
中國古代社會	俄國 柯金著	岑紀譯	一元六角
近世世界史	Hayes & Moon 著	歐淡如 沙牧卑譯	三元六角
近代歐洲經濟史	Knight Barnes, & Fingel 等著	區克植譯	二元二角
農業經濟學	廖謙珂著	吳覺農等譯	二元四角
十九世紀經濟學說史	俄國 佩蘭著	楊心秋譯	八角
社會主義思想史	Laidler 著	鄭學稼譯	三元九角半
分配論	T. N. Carver 著	伍廉成 張素民譯	八角
馬克斯主義體系之崩潰	Bohm-Bawerk 著	汪馥泉譯	六角
憲法原理	Goodnow, Bryce, Dicey 等著	吳友三譯	一元六角
近代哲學史	A. M. Deborin 著	林一新譯	一元八角

孫寒冰主編 · 黎明書局版

世界文學

第一卷·第四期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主編人 伍 蠡 甫

發行人 徐 統 源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二五四號 蔡明書局

印刷者 上海林青路 華豐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二五四號

上海林青路

上海四馬路二五四號

上海四馬路二五四號

定價

每二月一冊 一日出版 全年六冊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郵費
	零售	一冊	三角三分	國內及日本香港澳門國外
預定全年	六冊	一元五角	在內	六角
				一元五角

郵票代價十足收用以二角以下為限

來信預定：請寄上海四馬路蔡明書局（西文LEE MING BOOK CO.）

254 Foh-Crow Road, Shanghai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論文、名著研究、作家研究、文藝思潮、等欄均歡迎投稿，撰譯均可。
- 二 本刊小說、詩、劇本等欄以譯文為主，兼收精采創作。
- 三 稿末請註明姓名、地址。
- 四 來稿如不登載，一律璧還（平寄），如須掛號，請附郵票。
- 五 本刊對於來稿（本簡章第一條所列各項文字）得以修改刪節，不願修改者請於稿端申明。
- 六 譯稿請附原文或說明原文出處及出版地點、出版時期。
- 七 來稿一經刊印，即致薄酬，以每千字一元至二元計算。
- 八 刊印之稿，版權仍歸作者，惟來稿者仍得儘先編選為單行書籍。
- 九 來稿請寄蔡明書局轉伍蠡甫先生。

世界文學

廣告價格

等次	地位	全圖	半圖	四分之一圖
特等		五十元	三十元	
優等		三十元	十八元	九元
上等		十五元	八元	四元
普通		十元	五元	三元

特等 即封面
優等 即封面內面及封面之內面
上等 指目錄前後及上等正文之前
普通 普通正文之後

(一)長年刊登當特別優待價目面議。(二)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彩印價目另議。(三)廣告可以免費代辦，但如用圖版須代辦費者，須另加製版費繪圖費。(四)廣告費至少須預付一半。(五)在登載廣告期內一律贈本刊一份。(六)惠顧請向上海四馬路河南路口蔡明書局廣告部接洽，或撥電話九三八〇一號。

書新類學文版出

模範小說選

謝六選編
實價二元八角

1 選材精慎——所選悉為現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
2 解說詳盡——以嚴實態度，選述原作優點，次就每小節
被大解說。3 注重作家的介紹——詳細說明。各作家的
思想與傾向。4 附有詳釋與習題。5 參考資料搜羅豐富
。6 選錄小說研究的論文。7 自修適用。8 課本適用——
適高中與大學的國文課本，本書解說能激發讀者發揮
的興趣。

法國文學論集

曹仲鳴編
實價六角

本書集曹先生最新短篇創作，阿順，初戀，小嬌娘，花
小姐，與奧爾天女士的「瘋了」的父親等篇而成。凡讀過
情書一書者，總未忘該書文學的動盪，和情感的激蕩。
本書除具有上述特長外，更復豐富地具有日本式作品所僅
有「感傷的人間味」。欲知曹先生最近作風者，非讀覽本
書不可。

奪夫

伍光建譯
實價五角

瘋了

陳大慈著
實價二角

窗帘

陳果夫著
實價一元

卓別麟

明社出版
實價二角

竹布衫

何家槐著
實價三角

何先生的創作，以渾厚、熱烈、深沈，凡曾讀先生小
說者，無不稱道之。本書各篇均係先生最新之傑構，其渾
樸與美處。有如鄉村少女之竹布衫。然「白蘭地」與「冬
香」，能運心靈之劍筆以刺極度至真感，足見技術之深
透。「一個兵士的妻子」的狂熱愛戀之愛，汩汩湧湧，不
可阻遏。其感人力量之偉大至足驚人，洵愛好文藝者不
可不讀的佳著。

西洋文學名著選

伍光建編
實價一元八角

本書出版未及三載，重印多次，價值可見。自本版起，
更刷內新容，增加特色，舉要如下。(1) 重行精選西洋
文學名著三十餘篇，悉為坊間選集所未載；如羅梭新瓦
絲綺思，魯德格魯，魯拜集選，某茨衣驚歌，瓦格涅革
命論，魯萊脫愛情，華盛頓別墅書，藍伯求婚書，哈代
兒子否決權，莫泊桑嫁妝，榮華富貴，小泉八雲文學
中的情緒，哥羅兒外套，海涅石像，辛克萊詩人，新俄
小說三架橋樑等，更為罕見精品。(2) 每篇均有短序，
以精扼之筆，本唯物史觀立論，剖析時代精神，作者意
識，及作品風格等。(3) 卷首添一長序，詳述西洋社會
史的發展，證明本書所選各篇如何反映一階級中之階級
意識，終乃歸納此紛歧之意識為若干主型。(4) 觀綜合
卷，可以辨識西洋文學主潮，及西洋人生觀念之全貌。
(5) 編者對於悉根據中國現代立論，傾向青年生活之合
理化，一掃拾人牙慧，食洋不化之弊，尤為特色之尤。
(6) 每篇附簡明註釋，文字之難，迎刃而解。

西洋文學鑑賞

伍光建編
實價二元二角

故事的罈子

劉大白編
實價七角

阿霞姑娘

應蕪塵譯
實價三角

本書為描寫一個曾被棄於一個婦人的少年，在流浪生活
中獲得一個極其天真爛漫的阿霞，使其青春之火復燃。
可是過去的僕僕時時閃爍着；即愛人的觸體已擁在他懷
中的時候，他却還不禁要說「我在做什麼拉！」於是繼續
像曇花般失去，可愛的阿霞從此一去而不再見了。他所
留着的，是美麗的回憶，永忘不了的天真的姿態，和水無
精教的悔恨，全書感人之處極多。

往者已矣及其他

王夫凡譯
實價三角

這一個集子是收錄索里尼的往者已矣及其他作家等十篇
而成。莫氏為現代世界政治上一大怪傑，其剛毅果決的
性格，讀此篇，益增興味。其餘諸篇，亦俱風格新穎，
對於現代生活各方面，作同情而冷靜的發射的諷刺，極
富詩水而幽默的人情味。現由以風度幽默見稱的夫凡先
生翻譯，真所謂錦上添花了。

出版教育類新書

鄉村小學教材研究

張宗麟編
實價九角

本書著者張宗麟先生為鄉村教育運動的前輩，對於全國各地的教育情形，社會習俗，經濟背景無不通曉，尤其辦理鄉村幼稚教育小學教育極有歷史與豐富，本書所述，盡根據其十餘年來之經驗，實地探究所得，故能語語新穎句句中樞，為本書最出色之一種，不但適用鄉師課本及辦小學教育者選擇教材之指南更可為編輯小學教課書者的參考。

鄉村教育視導

李曉農編
李伯棠編
實價一元二角

農村社會調查

張錫昌編
實價一元

鄉村小學實際問題

金一編
實價七角

本書乃從事鄉村教育有年之金一先生所編，凡鄉村小學之各種問題如行政、課程編制、經費分配、農場設施、農忙、課外閱讀、衛生設備、校舍建築、生活操作及集會等各種問題，均一一分章詳述，並插入可貴材料極多，為鄉村師範及辦小學教育者必備之參考的書籍。

職業教育

熊子容編
實價四角

鄉村實用工藝教材

孫澄情編
實價四角

鄉村佈置設計

倪錫英編
實價三角

鄉村家庭聯絡實施法

李公謀編
實價四角

中學生學習方法

鄒人全編
實價四角半

現在的學校，什麼都貧乏得可憐，而現在的中學生却有不少想努力求知的。在這極貧乏的環境中想滿足求知的欲望。惟有努力自學。然而怎樣自學呢？本書著者，把自己的學習和指導中學生學習而確有效果的經驗，告訴給大家。使中學生讀了可以取得還學習的鎖鑰，跳過智識的領土。編制新穎，行文流暢。每章之末有適合中學生閱讀是科的參考書籍之介紹，尤合中學生的需要。

性教育法

楊冠雄著
實價八角

行為主義的幼稚教育

章益等編
實價五角

研究心理學的人，若不懂得行為主義，便算不得心理學者。從事於教育的人，若不明白心理學，尤其是以科學為根據的行為主義心理學，便祇是暗中摸索，不得門徑。本書著者為行為主義的鼻祖，將他歷年在心理實驗室的研究所得，溶會貫通，應用到實際教育上來，誠為一切教師，每個母親，所應當人手一冊的佳構。今得章潘二先生，用簡明而正確的文字，翻譯出來，尤合大學及高中師範科參考之用。

蘇俄新興教育

朱一民譯
實價六角

推廣教育

錢兆熊編
實價四角

自然研究教學法

霍席編
實價七角

統計圖表編製

朱佐廷編
實價四角

課卷訂正法

楊駿如編
實價四角

出版教育類新書

鄉村小學教學法

李曉農編 實價七角

本書共十八章，自第一章至第八章，敘述普通教學法，關於教學上一般的原理和技術均甚切實，而於鄉村小學最適用的教學方式，敘述尤詳。第九章至第十八章論各科教學法，關於最新而最切實際的各種方法，盡量介紹，本書內容組織，參照教育部頒佈之高中師範科暫行課程標準而成。可供小學教師及鄉村師範學生閱讀及參考之用。

鄉村小學行政

郭人全編 實價六角半

鄉村小學並不是普通以為給小孩子開闢的地方，只要一個小小的場所，一點點設備，用一、二個教員，幾幾個兒童，那樣就能完事的。如果誠意辦小學教育的話，那末在在都會發生問題。如校舍問題，設備問題，學級編制，課程實施，教室管理，考查學生成績，如何訓育，獎勵問題，兒童的健康問題，怎樣指導兒童自治活動，校務組織與集會，表冊和統計，以及對外聯絡等等，本書將各問題均一一探討。適為鄉村師範生及辦理鄉村小學之參考。

農村工學教育原理

郭人全 張石樵 廖仰之編 實價五角

農村工學教育實施

郭人全 張石樵 廖仰之編 實價九角

鄉村小學勞作教育

方維英 金震樞編 實價二元四角

鄉村民眾教育

郭人全編 實價八角

本書選述民眾教育的重要及其史的發展，次述各國民衆概況，述及我國實施民眾教育的方針和原則，最後乃詳述鄉村民衆教育之實施法，鄉村民衆教育的實驗，材料豐富，編制新穎，凡熱心民眾教育者，必人手一編。

鄉村師範教育實習指導

郭之綱編 實價一元

在現行教育的破產聲浪中職業教育，工學教育，生產教育，生活教育等等的方劑層出不窮地從各教育專家的口中呼喊出來，總而言之不過在求教育與社會實際生活的聯繫而已為達到這目的，當然不是現行的書本的講壇式的教育制度所能解決的而在於教育須要實習。本書即指示實習的方式及指導實習的方法以期達到教育與現社會實際生的聯繫並使其推進現社會。故極適用鄉村師範的課本及辦鄉村教育的參考。

地方教育行政

李曾輝編 實價七角

本書所述係關於縣教育行政方面實際應用的問題，全書十四章每章之首列成若干問題，為敘述中心。章末列有設計研究問題，以便學者考驗和貫通，敘述簡明圖表多，專供鄉村師範課本之用。

農村教育

郭人全編 實價九角

書新類學科然自 版出

特用作物學

莫定森編
實價八角

本書編者為農學界先輩，本書乃其多年探討實驗之所得，凡關於我國有經濟價值者之重要特用作物，如棉、茶、麻、甘蔗、菸草、油桐、等等，於其性狀、來源、種類、用途、產額、風土、栽培、以及收穫調製諸端，均一一分類循序無不示以實施之法，在此農村復興聲中，不可不謂一重要之助力也。

農藝化學

葉元庸編
實價八角

本書詳述土地之成分、土壤之組合、成因及其化學變化，自然肥料與化學肥料之各種成分及施肥法。繼而述一般植物的化學、作物、家畜之化學。最後詳論農業上之各種雜品之配合成分及其功用，更為可貴。

應用昆蟲學

蕭同和編
實價一元八角

本書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為總論：概述昆蟲一般的經過，習性及其與人類的關係。中篇為害蟲防治法：分天然防治法化學防治法機械防治法等。凡各種殺虫藥劑的配合與應用，及機械與農事的利用，均用淺明的文字，分類詳述。下篇為害蟲各論：將害蟲細分科目，各述其「被害物」、「形態」、「經過習性」及其「防治法」。作農學學校課本及研究此道者之參考，本書均為最當。

家畜飼養學

鄭學稼編

實價一元六角

普通栽桑學

尹其璧編

實價一元四角

蠶桑害蟲學

張景歐編
實價一元六角

本書編者為農學界先達，本書尤為歷年研討所得。共二大章，第一章總論，泛述昆蟲在動物界之地位，構造習性，色彩及一般害蟲防治法並治虫藥劑之調製及應用。第二章各論，亦為本書之精華，凡於蠶桑之害虫，分目細述。尤為農校課本及實際經營蠶桑業者之參考。

蠶體生理學

尹其璧編

實價九角

普通養蠶學

尹其璧編
實價九角

養蠶學為蠶業入門之基本學科，本書乃參集日本蠶業界名人的著作並參編者個人在蠶業界十餘年來之經驗編輯而成。故其內容之豐富取材之新穎，為坊間各養蠶學書所未曾有，全書計分六編二十四章分論蠶室器具、蠶種、飼育、收繭、飼育、上簇、收購、製種、及消毒等，無不詳盡敘述，適用高級蠶校，高農蠶科，及蠶業專校等之教材。

化學實驗

陳同素編

實價七角

物理實驗

吳祖龍編
李韻蘭編
實價八角

本書包刮實驗五十八則，凡力學熱學磁電學音學，光學，無線電學等。物理學上各重要原則及定律，均有實驗證明。每實驗先由導言述其所以然，然後以實驗方法參照插圖實驗之。列有表格以便將實驗結果填入表中，實驗後附有習題以便學者融會貫通。本書不但可為中學物理實驗之課本，且為小學自然教師最須備的參考書。

書新類會社版出

社會科學大綱

本書乃美國內社會科學家、各就專長，分編著者而成，為闡明社會科學之連帶性的唯一巨著，社會科學之精華，咸備於此。

孫寒冰等編
實價二元

- 一 什麼是社會科學 孫寒冰
- 二 史學 黃維榮
- 三 文化人類學 吳文藻
- 四 人文地理學 王成祖
- 五 社會學 康成一
- 六 社會心理學 李權時
- 七 經濟學 吳頌基
- 八 政治學 端木愷
- 九 法理學

農村社會學大綱

本書出版於三年前，各大學及農業專門學校採作課本者極多，內容精透，為年來農村社會研究方面不可多得之佳構。今已四版，改訂之處達三分之二以上，內容煥然一新，與舊版截然不同，已購舊版者，更有一讀改訂本之必要。

馮和法編
實價二元四角

社會學與社會問題

本書條理清楚，非市上同類書籍所可比擬，便於初學，各校採作課本，更為適用。

馮和法著
實價一元二角

統計論叢

本書集國內統計學專家精華論文數十篇，盡為匡世之作

中國統計學會編
實價一元

中國古代社會

夏商周三代的中國社會，是歷來史家所不能解決的謎。著名的亞細亞社會的學說，亦為今日社會形式發展理論中各方爭議之焦點。本書討論古代中國土地制度之發展，以觀察中國社會形式發展的階段，理論至為深刻新穎。對於商業資本主義的作用，井田制度的意義，以及亞細亞生產方法的性質等，均有詳細的發揮。附有馬加爾、胡適之、季麟五等各家意見，尤為可珍。

柯金著 半編譯
實價一元六角

社會學研究法

蔡毓麟著

實價二角五分

社會統計大綱

毛起編

實價二元

人口問題研究

陳天表著

實價五角

日本殖民與人口問題

包德白著
實價三角

馬克思主義體系之崩潰

Bohm-Bawerk著

汪履泉譯

實價七角

社會主義思想史

鄭學稼譯

實價三元九角中

Laidler: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關於歷代社會思想之演進和遞變，及近代社會主義所有派別之思潮，本書均有詳細的介紹。著者態度之公正，敘述之精詳尤為歐美學者所稱道。譯筆不特忠實流暢，且又增加十餘萬字之註釋，使本書成為社會主義的辭典，既有各派主要思潮，又有各家的傳記。用為大學高中教本或參考書最為適宜。

出版政治類新書

政治學原理

R. N. Gilchris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Science.

吳友三等譯
實價三元八角

原書者係當代英國政治學界權威，本書乃其生平傑作，研究政治學者無人不不知，各大學採作課本者尤夥。上部專講理論，深刻正確，獨創一格，下部敘述各國政治制度，清晰詳盡，便於教讀。著者熟習東方情形，故毫無普通政治書籍偏重於歐美之弊。政治學中各重要問題，皆由專章詳究，議論透澈，譯者歷任各大學教授政治學有年，造詣極深，譯筆信達流暢，又經政治學專家孫寒冰先生校訂。

近代政治思想史

C. R. Getteli: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馮和法譯
陸國香譯
實價二元

本書即 Getteli 教授所著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之中譯本，自孟德斯鳩盧梭起，至最近多元主義，各派無產階級的政治思想，以及國際政治思想止，分章敘述，極為詳盡。全書共十七章，約二十餘萬言，譯筆流暢，義蘊華宣。附有註解，參攷書，索引，及漢英人名對照表多種，尤為便利讀者，各界多認此為最佳譯本。且為國內外大學採用最廣之教本。

法西斯主義與新意大利

董霖 編
實價八角

法西斯主義是現代政治思想的主潮之一，亦為世界政治中一種有力的運動，它的理想溯源於希臘的古哲學家，背景全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它的實際力量在意大利得到了完全的成功，在德意志日本充分的表現了出來，然而它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理論究竟是怎样呢？它的理論的初步是什麼？欲明瞭這些，那末，非一讀本書不可。著者對於法西斯主義研究有素，著述極多，本書尤為其精心傑構。

希特勒與新德意志

蔣學楷編
實價六角

德國國社黨

薛品源譯
實價五角

國社黨在德國究竟幹了些什麼？為什麼前總理施萊徹會被殺？這次政變後希特勒政府的壽命如何？……欲明瞭這些問題，非先知道國社黨的歷史、組織和現狀不可，本書能是最能滿足讀者這方面要求的佳作。

我的奮鬥

希特勒著

董霖 譯
實價一元一角

凡注意世界大事者沒有不知道希特勒名字，最近德國的退出國聯，奧國的大舉動，莫不與希特勒有深切關係，他時期想實行下列三大政策，為達到恢復德國已往的光榮，(一)德奧合併(二)取消凡爾賽條約(三)反對猶太人，如要明白這三種政策所根據的。想，如何發生如何進展，就不得不讀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現在已到了大戰的前夕，戰機四伏，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無疑地又是一個主角，而希特勒又居威權第二的地位。我們要明瞭這位與將來世界大戰最有密切關係的人的政治思想和外交策略，以推測未來大戰之陣容，就不得不看本書了。

滿洲與蒙古

華金鑾著
實價五角

本書分上下兩部：上部為滿洲之部，下部為蒙古之部。將滿蒙的地位及現狀，由史的變遷，詳述無遺。滿洲自九一八以後，已引起國人注目，然欲明其所以為日人所強佔的緣故，非由其歷史的情形來解說不可。蒙古現雖遠沒是到滿洲的地步，然驚耗頻傳，如現在仍不留意，不久難免為滿洲之續。本書將滿蒙各時期的狀況，對於日俄二國的關係，以及現狀，論述極為清晰精詳，留意國際問題及邊疆問題者，不可不讀。

政治典範要義

枕立武著
實價四角

日本人民對東北事件公論

吳覺農等譯
實價六角

書新類濟經版出

經濟學

李權時著
實價六角

本書為中學校之最佳課本，共分五章：(一)緒論(二)人類的消費經濟行為(三)人類的生產經濟行為(四)人類的交易經濟行為(五)人類的分配經濟行為。全書對於經濟學上各種理論問題，無不闡發詳盡，不特便於教學，即自修讀此亦勝讀其他經濟學書籍多矣！

土地經濟學

章植著
實價二元四角

農業經濟學

蘇俄 廖維珂著
吳覺農等譯
實價二元四角

勞動經濟學

朱道九著
實價二元四角

價值學說史

林一新一著
實價一元八角
Liebknecht, Rubin, Bukharin 原著

價值論實為經濟學的骨幹，不明瞭價值論，即不能談經濟學。本書以德國李卜克烈西之英國價值學說史為主，輔以當代新興經濟學界權威盧彬之論李加圖和一般古典經濟學說之基本特點，及蒲哈林之論奧地利學派的價值論。譯者歷任國內各大學教授，譯筆正確流暢，各重要文字皆附英文原文，實為不可多得之名著名譯。

價值論概要

by William Smart
何學尼 鄭宗編譯
實價三角

地租論

鄭學稼著
實價一元二角

分配論

Carver 原著
張素民 伍康成譯
實價八角

經濟學研究法

朱道九著
實價二角五分

西洋五大經濟學家

唐慶增著
實價二角五分

戰後經濟學之趨勢

朱道九著
實價二角

經濟新聞讀法

楊蔭溥著
實價一元八角

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包含：(一)無洋錢市，(二)內匯市，(三)外匯市(四)金市，(五)銀市，及(六)證券市。六章。下編包含：(一)米市，(二)麵粉市，(三)雜糧抽餅市，(四)絲市，(五)茶市，(六)花市及(七)紗市七章。全書共五百六十三頁，舉凡吾國之重要金融及商品行市，胥盡于此。本書于去年九月出版，至本年五月，初版即告售罄。再版時，更換新材料，約五十頁。又本書已由東亞同文書院彭盛木教授譯成日文，譯名為《支那經濟新聞讀法》，已于上年出版，此書價值，可想而知。

中國農村經濟資料

馮和法編
實價四元八角

本書收集材料，不下百種，莫不新穎精潔，且非輕易所能得，編制條理，至為清楚醒目，附有詳細索引，查閱極便。出版以後，學術界推銷極速。各學校各機關及研究中國經濟者，得此一書，購辦其他參考書百書。

國際貿易原理

沈光沛 李宗文譯
實價一元八角
Griffin 原著

本書現為國內外大學採作教本，對於國際貿易之理論與事實，兼顧並重，為其特點。前首三章純為貿易理論之研討關於古典派經濟學所主張之國際物價學說，闡明無遺。餘則偏重貿易之實際行為方面；如貿易之方法、海運機能、理財機能、危險之擔負及政府與貿易之關係等，各立專章，敘述扼要，使讀者對於國際貿易，得一整個概念。譯文之清暢流利，與原文無異。

書新 作合及濟經 版出

財政學原理

Dalton 著 杜俊東譯 實價一元

一般的財政學書籍多建立在各國的特殊環境上立論，或為傳統觀念所範圍，當代財政學權威者達爾頓氏，不滿於一般的財政理論，本其歷年在倫敦經濟學院所授之財政學原理的講義，輯成是書。達氏的理論以最大社會利益為出發點，給與讀者以適用於近代社會的一般財政原理的一個總括的觀念，確是一部有價值之著作，譯筆暢達，研究財政經濟者，尤宜人手一編。

近代經濟思想史

朱通九編 實價一元六角

本書共分四編：一、古典學派；二、社會主義學派；三、歷史學派；及四、限界效用學派，各派中重要思想家，皆闡專章，詳述其生平經歷，學說要旨，以及理論批判，著述綱目。凡經濟學上重要思潮之起落，及其相互之影響，本書探其本源，究其歸宿，詳盡無比。

中國農村經濟論

馮和法編 實價一元五角

本書為中國農村經濟資料之姊妹篇，完全側重於理論的介紹，所選論文十五篇，為數年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精進之所在，書分上下兩部份，前部份側重一般理論，後半部則偏於中國情形。讀此一書，對於農村經濟之基本理論，不難瞭然。

瓦格涅財政學提要

重慶正編 實價五角

日本經濟概況

趙爾坪著 實價一元

日本對華經濟侵略

饒厚培著 實價一元五角

中國土地政策

潘道憲著 實價九角

十九世紀經濟學說史

俄國佩爾著 楊心秋譯 實價八角

本書著者為現代著名新經濟學家，對於浩繁之經濟思想能獨具隻眼，詳加分析，並以嚴正的馬克思理論，對於各派詳加批判。自古典學派起至最近歐美各學派止，可貴。言雖簡而義至顯，詢為難能。

近代歐洲經濟史

區克宜譯 (印刷中)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By Knight, Barnes, & Flugel

人類社會的進化，是伴隨著經濟的進化而來。經濟史的研究實是研究一切社會現象的基礎，所以經濟史在各科社會科學中，地位極為重要。我們如要瞭解近代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之政治的與社會的繁復關係，非研究其經濟史便不能解答這茫無頭緒的謎，然此類著作絕少，有理論系統且具科學方法者更為少見。本書著者為現代經濟學界之權威，本書尤為三人合作之傑作，譯者乃國內有數之名教授，名著名譯，相得益彰，洵為大觀。全書二十萬言，書已付印。

合作事業

王世顯著 實價六角

本書作者，秉客觀的事實，將合作事實，作一全般的觀察。內容分三部，先述合作之原理定義與制度，次述各式合作方式之內容，最後復將合作歷史之遞進、合作現狀之一斑，擇要說明。書末又附入中文合作書目，俾讀者得可參證，作進一步之研究。

農村合作運動

侯哲菲著 實價五角

書新律法及史歷版出

歷史哲學概論

Robert Flint 原著

郭斌佳譯
實價八角

近代哲學史

傑波林著
林一新譯

實價一元八角

哲學為最深奧之學理，而尤以近代哲學思潮為最繁復，歷來治哲學史者，僅述各家思想之大概，殊少深究其思想之所由起，以及其歸趨。本書作者以批判的物類方法，將浩繁之近代哲學思想，加以有系統的敘述，指明自培根至現代之各個思想所代表的社會背景，及其理論之正確性。清晰易讀，譯筆流暢，凡治哲學及研究近代思想者，不可不人手一編。

近世世界史

Hayes & Moon 原著

歐淡如譯
沙牧卑譯

實價三元六角

原本為當代史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海蒙二氏大戰後之著述專供學校課本之用，本書即為依照最近改訂版譯成。全書以民主政治為中心論題，旁及社會經濟之變遷，科學文化之演進；敘述最近四百年來之史蹟，闡明民主政治發育之過程及其當前之危機；最後數章，討論現在國際政治之趨勢，尤為精到。譯文淺顯明晰，插圖精確詳密，並附有習題、參考書等，可為學校課本之用，足供自修參考之需。

近代歐洲史

Hayes 原著

余楠秋等譯
實價二元四角

本書即海蒙教授近代歐洲政治社會史之中譯本，內容自一五〇〇年近代國家成立起，迄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帝國傾覆為止，凡三百餘年來近世歐洲之重要史實，皆已提綱挈領，詳釋備載。每件大事之起源演變因果，剖析無遺。洵為近世歐洲史之唯一名著。至於編譯文辭方面，亦經再四釐訂，處處顧全史體裁尤覺暢順。凡研究西洋史者，尤宜人手一編，若採為大學課本，更為相宜。

現代歐洲史

Hayes 原著

潘斌譯
實價三元六角

本書即為近代歐洲史之下冊，內容敘述歐洲自一八一五年至一九三〇年各重大事件之政治社會經濟的背景及其變遷，因現代東西文化之接觸日密，故本書實不啻一世界史。

萬能的人類

H. Vanloon 原著

伍况甫譯
實價七角五分

俄羅斯現代史

Verbitsky 原著

陶樹譯
實價九角

憲法原理

吳友三譯
定價一元六角

Bryce, Goodnow, Strong & Morley 諸氏，皆憲法學界之權威。本書乃就諸氏生平著作選譯而成。全書共分三編：上編論憲法之性質及其發展之歷史；中編論各國憲政之實施方法；下編則編戰後憲法之趨勢。洋洋卅餘萬言。其於憲法學之理論與實際，均有深刻詳盡之論述。凡研究憲法者，尤宜人手一編，而採為大學教本更為適合。

法制

潘道基
張國幹著
實價八角

如果你是初學法律的，那末要推選本書最合你的需要了。它是用最淺明的文字供給你關於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常識，也可以說它是給你打下了法學的基礎。本書本為高中法制的講義如採作課本，那末更可顯示本書的優點。

最低工資立法的研究

蔣學楷著
實價二角五分